

宇宙風社月書第二冊

# 吳鈞集

周黎庵著

宇宙風社出版

增之  
之  
之  
之  
之

司  
黎  
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5388

120 彩文

宇宙風社月書第二冊

# 吳 鈞 集

周 黎 庵 著

吳鈞集

吳鈞  
Oct. 17<sup>th</sup> 1950

宇宙風社出版

謹把這冊小書，

獻給——

一位寂寞的老人。

幼時，她給我

讀許多書的環境；

同時，

她也是世界上

最愛着我的人。

目錄

序	一
清代文苑雜錄	五
一 衛道得第	五
二 尙書趕車	六
三 立言	八
四 毀譽	一〇
五 在朝與在野	一一
六 老倒	一三

七 標榜術 ..... 一四

八 拍馬法 ..... 一六

九 創作問題 ..... 一八

十 論節操 ..... 一九

十一 讀經與讀史 ..... 二二

關於太監 ..... 二五

西洋人與跪拜 ..... 三七

清代文字獄——丁文彬逆詞案 ..... 四〇

文字獄的株連性 ..... 四二

談清代織造世家曹氏 ..... 四四

談清人筆記 ..... 四六

讀『疚齋雜劇』 ..... 四九

談『遊山日記』……………一〇八

談隨園尺牘……………一二七

談龔定盦……………一三六

談杭世駿與全謝山……………一三八

清民族史家全謝山……………一四五

金縷曲……………一五三

汨羅江……………一五九

廬山之會……………一六五

迎降……………一七一

跋……………一七三

## 序

校完自己的集子，實在有平凡的感覺。平凡得只能寫寫過去的人物和幾本舊書；而且又寫得那樣不好。

偉大的作品是建立於經驗與閱歷之上的，閉戶造車，決無成功；但古來文士總要來一套擬飲馬長城窟，讀來真令人有些滑稽之感；不過這也是賢者所不免的事。平易到了極點的陶潛，偶然還要思慕荆軻，這豈是我們所能逆料的。

我厭惡平凡，但又不敢浪漫；平易的生活，使文章失了『奇氣』。要想恣奇雄渾，如天馬行空，大概尚須假我以二十年的歲月吧！人生幾何，豈能長役於文字以沒世。這樣一想，時想擱筆，蓋已是久矣乎的了；但見獵心喜，積習難除，



夜闌人靜，還是幹那災梨禍棗的勾當；而且還想把它們結集起來，這正也難能自料的事。

在平易的生活中，七八年前忽然興了一次寫文章投稿給雜誌的念頭，這或許是平凡中的一些特點，由這特點擴大開來，竟占據了我閑暇光陰的大部份。這七八年中，除却劇本詩和所謂文學理論之外，我簡直什麼都寫。有一時期，竟然連報紙的社評也寫過。在筆桿報國的最近，我還寫過所謂『魯迅風』的雜感。那些文字，大都收入於幾個朋友合編的邊鼓集和橫眉集裏；在個人愛好上講，我是不大珍惜那些文字的。連同去年忽促寫成的清明集，同是我不喜愛的文字。

但我所視爲『敝帚』者，却還是四五年來所寫關於人物掌故的文字，取出來重讀一遍，雖仍是平凡得很，却有親切的滋味，使我想起讀那些書籍時的優美環境，和那時像慈雲覆護愛着我的人物。今則景物俱非，即使讀些書，也都是『綠蠹』的讀物，決非我所心愛的了。

因此把這些文字結集起來，也算是個紀念吧！對自己的過去，和對愛着我的人。

這裏所收的共十七篇，都二十七目，自民國廿四年冬以迄廿九年春。在性質言，可以說是共同的；因為篇幅的關係，有許多同性質的還沒被編進去。就體裁言，最後的四篇，勉強可以說是小說的，不過我不曾讀過小說作法之類，是否合格，只好在這裏存一疑說。但時髦一些，名之曰『歷史小品』，要亦無不可。

把書名題爲吳鈞集，不過是偶然想到這兩個字而用之，深意是沒有的。吳鈞是兵器的名字，吳越春秋云：

吳王既寶莫邪，復命國中作金鈞，曰：善者賞百金。有人殺其二子，以血釀金成兩鈞以獻，向鈞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兩鈞俱飛着父胸。乃賞百金，服不離身。

這樣慘厲的出典我不喜歡，我愛的是『吳鈞』兩字，覺得頗有意義，無怪乎

詩人要屢以之入詩，夢溪筆談云：

唐人詩多有言吳鈞者；吳鈞，刀名也。今南蠻用之，謂之『葛藤刀』。

這便解釋得好，雖然沈恬不引戰國時的故事是錯誤的，但把吳鈞和南蠻合在一起，正中我的意思。我們在西戎北狄的眼中，大概也頗有被稱爲『南蠻』的資格吧！過着平凡的生活，寫着平凡的文字，偶而也想凌厲激揚一下；正如田園派詩祖有時也要歌頌古時的刺客，這大概便是人類蠻性的遺留吧！

有清一代才人黃仲則（景仁）詩云：『昨夜朗吟渾未寐，草堂風雪看吳鈞。』我很愛這一句，讀書人雖不一定要拿了一支劍默看着，要亦不可無這種念頭，何況我又在風雪的深夜校完這部集子呢。

是爲序。

（廿九年一日廿五夜，記）

## 清代文苑雜錄

## 一 衛道得第

衛道是中國文人唯一大本領，這種精神實在可以佩服，甚至如韓昌黎身貶南海，還是繼續其一貫的精神，這種精神和歐洲中古時代『殉道者』實沒有什麼分別，其志雖愚，其行倒實在可佩。清人筆記有一札記衛道精神，其大略云：『蘇州石琢堂殿撰（韞玉）未第時，家寒甚，然崇正學，闢邪說，一鄉人望歸之。一日自書肆見有四朝名臣言行錄，詆毀朱子不遺餘力，殿撰見之大怒，亟還家脫婦之金飾，往質錢，盡購歸家焚之。家設有一庫，名曰「孽海」，凡一切得罪名教之書，咸於此中焚之。殿撰固資魯，坐是學業大進，逾年遂成進士，大魁天下云。』

石琢堂之得中狀元，是否朱考亭顯靈不可知，但至少和他衛道之熱忱不無關係，譬如大才磐磐的袁子才龔定庵之流，總不會中狀元吧！

現在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雖然已給西洋文化打斷了，但是衛道者的熱忱，却未必因此而同歸於盡，例如南海有人焉，三湘又有人焉，其衛道之狂熱，確是不下於石琢堂之流亞的。反簡體字，反拉丁化，偉大又何多讓於『孽海』？

狀元現在是不會再有的了，高致似乎也不大會有恢復以經義取士的一日，那麼現在石琢堂之流做什麼呢？做做院長系主任一類官，和在幕府裏拿拿乾薪，替主人講講武當峨嵋，少林崆峒，還不是一樣嗎？

衛道一事，古今原沒有什麼分別的。

## 一 一 尙書趕車

裘毓廉編檮杌近志內有一札云：「聯軍入京，凌辱王公貴人，若肅王善者，御史陳璧等，往往迫之擔糞連石。懷塔布者，時任禮部尚書。適爲聯軍所獲，以之駕車，一洋人執御時，以鞭撻其背作聲，懷回首斜睨而笑曰：「老爺別打，橫豎這路，是我跑衙門跑熟的，包管不錯。」其意揚揚若自得者。」這位身負天下士子之望的懷塔布尚書，竟這樣無恥，真是值得後人『嗚呼』一聲，『此恥豈西江之水能濯耶』的。

但是仔細想來，吾人似乎也不能對於這位尚書公太事苛求，你想那時兩宮西狩，孤城無主，和既不能，戰又不可，強敵入京，衛戍無人，叫他『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有什麼用。所可惜的是他不能慷慨有奇節，還留下幾句穢語，給後人做話柄而已。幸好他是滿人，無學識，倘若他也會講幾句洋文，鬼鬼祟祟的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話，那洋兵決不至再叫他趕車，隔天報上還不是讚他兩句，『懷尚書幽默却洋兵』嗎？

另一方面說來，懷尙書之被捕，究竟還情有可原的；因爲聯軍之役，清廷雖弱，究屬打過幾仗，打败了，敵兵入城捉了自己官吏去。懷尙書的被捕，國破臣擄，古有先例，雖屬無恥，却不是破天荒的。

日子過得真快，聯軍入北京（一九〇〇），已是過了小半個世紀了。懷尙書的恥，我們後人始終不會雪過，而且摩登懷尙書卻又來了，我們還好再笑懷尙書嗎？

### 三一 立言

清人筆記有記王鳴盛一條，大略云：王鳴盛未達時，家貧，奔走京師大家，每入人家，輒以手作捧物狀，口噓噓作聲，人怪而問之，曰：『招其家之財氣入我抱懷也。』其貪鄙如此。然所作詩文，悍然有氣節，不類其所爲，人或問之，則曰：『口碑不過一世，而詩文則傳諸百世，百世之後，口碑漸沒，吾詩文乃可』

傳矣。」

於此方知所謂立言者，原來是如此的一回事。

新近忘了祖國，在人家提線之下號稱『滌東防共自治委員長』的殷汝耕，據報載，他却做過一本亡國慘的大作，據說內容慷慨激昂異常，歷數朝鮮印度波蘭亡國之慘，叫大家振發起來，不要步朝鮮的後塵。現在呢，殷先生自己就成了亡國的人了。但他的意思，總以為今日之事是口碑，而他那部大作，百世之後，總會替他洗刷清楚的吧！

可見立言是真真靠不住的，文字這東西，有時候也會給人用來當盾牌用的。榮任大清禮部侍郎的錢牧齋，你去看看他文集裏的東西，是多麼慷慨激昂，史可法恐怕不會寫這樣文章的。牧齋的文集，不知是誰給他刪定，至今還留着這些痕跡，而『殷委員長』座右，未知還放着他這部亡國慘的大作否？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最殿，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 四 毀譽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新文學旗幟下產生不少的成功者，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以及詩家之類。但是批評家，不要說是偉大的，當然沒有，就是較爲像樣的，也似乎不曾有過。到今日，印刷和出版事業發達已臻鼎盛時代，出版品不如十幾年前的貧弱，已隨時有偉大的作品出現，但是批評家的職務，始終沒有一個人來執行，總覺得是件憾事。

其實今日並不是沒有批評，而是沒有一種公正和客觀的批評，這種批評往往走上『毀』和『譽』的極端路上，中正準確的根本缺少，因爲他們批評的對象在於『人』，而不在於『作品』，多是情感的而不是科學的。再流而下之，就由批評而進入於謾罵之途了。二年來，我們看見文壇上許多可哂可笑的事實，怪不得有人要高呼『現代批評界的淺妄』，因爲批評界真是太沒落了。

其實這種以耳不以目的批評，並不從今日始，清人无名子撰儒林瑣記記袁子才云：『子才爲詩文，才氣橫逸，語必標新，尤喜獎掖後進。片章斷句，稱譽不休，一時文士多宗之，公卿載贄以得見爲幸。高麗琉球爭購其詩。然身後聲名頓減，學者以爲詬病，然亦不能廢也。有門生某，嘗刻私印云「隨園門下士」，袁死後，毀者日起，因復刻云：「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船山）初名其詩曰推袁集，後乃更今名。』

大才若張船山，尙轉移得如是便當，乾嘉時的一般情形，也可想而知了。我嘗見有人朝爲某雜誌撰文，暮則在另一刊物痛詆之，初頗引以爲怪，今見是編，方才知道，古今文人原是一例的。

## 五 在朝與在野

清代名人軼事有一則記劉石菴有云：『劉公（壩）爲文正公子，少時知江寧

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及入相後，適和珅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會召見新選知府戴某，以其迂疎不勝方面，因問及公，公以「也好」對之，爲上所斥。謝薌泉侍御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象辭詆，語雖激烈，公之改節亦可知矣。『劉石菴能文善書，也得算個文人，不得志時喊喊口號，愛愛百姓，及做了宰相，逢着權臣和珅同事，就得拱手無言，政事可以『也好』，給人家寫寫對子，風雅風雅完事了。』

其實劉石菴的喊口號，並非真的有口號好喊；愛民也並非真的愛民，只是覺得位置太低，知道想做大官，還是以愛民爲上策，這種計策是容易得售的；如最近祭竈的日子到了，閩南一帶，據說要用糖元寶封住竈君菩薩的嘴，權奸如和珅之流，焉得不明這種道理，於是劉石菴便被吸引而爲宰相了。一做了宰相，富貴雙全，不說說『也好』，或替人家寫寫對聯做什麼？

劉石菴是聰敏的，和珅之流也聰敏，但是被欺的是百姓，無端的被人家愛上

一愛，只造成人家昇官發財的機會，而自己什麼也沒有。

## 六 老倒

『老倒』者不知那地方的『大衆語』，言一個少壯時克勤克儉的人，到了老年便縱溺聲色起來。譬如衛道最力的韓退之便是一例，退之晚年，不獨與僧道往返，而且廣蓄媚藥，因之斃病，此所謂『老倒』中之佼佼者。像韓退之這種『老倒』頗多，少壯時候多滿口聖賢載道，到了晚年不入於聲色，便篤志於禮佛了。

清代軼聞有記朱石君云：『朱文正珪爲理學名臣，晚年酷嗜仙佛，嘗持齋茹素，學道引長生之術，時對空設位，談笑酬倡，作詭誕不經之語，鮑雙五病劇，公岸然曰：「彼祿命方長，安得驟死。」若實有先知者。』朱珪，大興人，字石君，爲乾嘉名相，與其兄笥河同爲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

宗教的信仰固是個人的自由，吾人不能用正統派衛道眼光來批評朱珪，不過

像他這種人少壯時既以理學文章名於世，而且身屢任會試總裁，隱然以天下士子領導自居的人，在身任顯職的時候，做出這樣鬼畫符的把戲來，當然難免當時的明達者如洪亮吉當面的譏諷了（洪稚存字亮吉，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洪乃於朱座，首斥其崇尚釋道，爲邪教領袖云云。）

我覺得『老倒』並無什麼不好，一個人常得因環境而改變其信仰，這是無足爲怪的。不過像朱珪這樣的人，身負天下士子之望，而且據國家要津，也來做些鬼畫符的把戲，未免無恥之尤了。

## 七 標榜術

蘆詩話提起詩人的互相標榜，這事一經陳子展先生道破，便覺得可哂；倘然讀的人不大仔細，真是看不出的。其實標榜一事，原也算不得什麼缺德，倘使人家捧我，我也得捧捧人家，這樣似乎還說得過去。

真真標榜的是另一種，是一種有預謀的標榜，這事實在現代文壇頗多，固不僅『我的朋友胡適之』已也；然也不是『於今爲烈』，而是『自古已然』的。清人筆記，有記吾鄉姜西溟（宸英）云：『慈溪姜西溟先生未達時，塾居京師，日與友朋會讌。時年已望七，一日被酒，舉杯流涕，顧同座曰：『吾輩身後不知阿誰名傳？願與在座諸公，人草一傳，梓在集中，他日倘有一人得傳，吾輩皆可借此不朽矣。』與座諸公的名字生疏得很，西溟的集中似乎沒有這種文字，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大概西溟中了探花之後，不虞自己名字的不傳，竟自食其言了吧！而在座諸公却上了一回當。

其實標榜這件事，不但古今如此，即中外亦然，蕭伯納也曾想借羅丹的塑像以圖不朽，那時或許羅丹不肯，蕭翁一定說：『我給你寫篇傳吧！咱們來交換一下。』現在，羅丹聲名似乎不及蕭伯納，將來羅丹或許要因蕭而傳了。

蕭伯納稱文人互相標榜爲互洗衣服，你的衣服我洗，我的衣服你洗，其實還

不是自己洗自己的一樣，但自己洗來又覺得厚顏，於是只得互惠了。

中國舊文人除姜西溟外，腦筋都還簡單，唯一互相標榜的辦法是作序文。鄭板橋的衣服是自己洗的，他有這樣一段話：『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茶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叙爲得也。』到了這地步，標榜之術窮矣。

## 八 拍馬法

標榜要有術，拍馬當然也要有法，不然，既要被人家眼快的挑破水泡；拍不到好處的，也反給人笑話。我日前在京滬車上，同車的有一位要人和一位不大認識的朋友，這位朋友大概頗想夤緣上進，也不防座旁有人，足足恭維兩個鐘頭，從要人的家世到將來爲止，十足拍到，而這位要人大概太『要』緣故，這種『馬屁』也受得太多，簡直毫不動容，我不禁暗笑此公的工夫白花了。究其原因公是

一個白丁——或許是商人吧——不懂拍馬有法；倘使是文人，那便有本領了。

記得清人筆記有一則記拍馬法有云：某翰林散館後，久不得差，館於某中堂家，中堂素惡大煙，某故習知之。一日詣中堂曰：『某不肖，久浸惡習，今受公感，憬然知悔矣！願自今日始。』乃於中堂前親出篋中燈檠，劈而火之。中堂大喜，引爲可教，遂密保之，不數年，位至方面。後某語人，本未有煙癖，所劈之煙具，蓋新自市上購歸云。這位翰林先生的拍馬法，真是利害，恨不令車上那位朋友知之。於是可見拍馬一事，倒非渾渾噩噩之流所能想得出的，也要能中得進士的文人才有這一副本領，譬如昨天有人才問過我：『此人本來是談三角四角的無聊者，現在爲什麼也禮義廉恥，國家民族這等有聊起來？』我無以回答，只得說：『人家連不吸鴉片的也好充作吸鴉片，難道無聊的不好充有聊嗎？』其人語塞而退。



## 九 創作問題

中國文人的作偽大概可分作兩派。第一派是用自己的作品冒充他人的東西，以圖自己文字的不朽，這一派雖然作偽，但究竟高雅一些，兩漢以來這種事情就很多，偽書攷這類書便是爲這班人作的。到最近爲止，這派人就絕響了。除了一部份人爲了投稿便利起見，冒了名作家的名字以圖騙取幾文稿費之外，其他整部的大著却不會聽見有人做過，除了最近發現一部浮生六記的完本，是禮拜六派文人假冒的。這一派人雖然作偽，却還稱得上一個『雅』字。

另一派人却不對了，他們和前者恰恰相反，一個是把自己的著作冒充他人，一個却是把他人的作品攘爲己有，這些卑鄙的行爲，曾在文壇上掀起大波，現在說來，還是件可笑可哂的事。

這種事情，大概是寫文章有稿費才興起來的吧！恕我不是有攷據癖的人，不

能舉出以前也有同樣的事情；但有一事，和現在有些相像的，清人筆記有記吾鄉全謝山先生（祖望）云：『謝山與杭董浦（大宗）爲知交，謝山歿後，其弟子以其集（鮚琦亭集）求序於董浦，董浦久留不還，其弟子固要之，則已非原物，序中且多微詞，若謝山有遺行者。及董浦之集出，見其中十七皆謝山物，特略加點綴而成，謝山弟子大怒，羣爲文攻之云云。蓋董浦嘗視學粵東，爲行不規，謝山常箴之，事洩於人，董浦遂以此修怨謝山云。』

董浦名世駿，字大宗，卽今西湖三賢祠中木主之一，其詩頗有味，有『迎風蘆葦濃於染，過雨山痕淡入詩』一聯，爲世所激賞，這位木主高拱於西子湖畔的詩人，想不到也曾於乾嘉文壇鬧過『創作問題呵』！

## 十 論節操

近幾十年來中國文人學者的節操，似乎不大聽人說起，最大原因是在今日說

節操便是落伍。我雖竭力反對女人樹貞節牌坊，却很希望文人中出幾個有節操能勵詆恭行的人物給我們景仰景仰。女人的節操固然要不得，文人們却非有節操不可——但湘粵提倡讀經諸公却不必因此而欣得同志。我之所謂節操者，不過是文人們要有其自尊的見解，不要朝秦暮楚，和妓女一樣而已。

有福得很，去秋在蘇州得把晤章太炎先生，倘有人要我舉出幾個節操之士，我便舉他爲代表。他雖然頑固落伍，我總覺是可欽佩，蓋賢於在野寫寫文章以吊在朝者的膀子者遠矣。我終覺得今人不善於養『氣』——雖然這個『氣』字是玄妙的，不然何以學生運動中最激烈的份子而是會後來的賣國賊呢！儒林瑣記記吳梅村云：『偉業爲詩有盛名，嘗賦圓圓曲云：「太息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又云：「不爲君親來故國，却因女子下雄關」，三桂病之，貽三千金請改其語，偉業不肯。』梅村賦圓圓曲的時候，固然有故國之思，深鄙三桂之爲人，待柴車既出，祭酒命下，梅村與三桂蓋亦只有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我極好梅村

之詩，這等處雖可原諒，但究竟不無令人嘆息也。

節操兩字在今日講來固難，如梅村的失節亦覺得有可恕之道在。聽說現在日語百日通之類的書一銷幾版，而我在這裏談節操，殆亦和我們看湘粵之士提倡女人貞節一樣好笑吧！

## 十一 讀經與讀史

中國正統派文人一向只知道讀經，而不知治史。只有幾位了不得的文人，才會翻一翻史鑑，實際上除了有志於獨成一代史篇的人之外，其他都是不大放在心上的。例如有清一代，考據之學盛極了，但是我們知道『皓首窮經』的有高郵王氏，東吳惠氏，無錫顧氏，太原閻氏，江都汪氏，其他的無名小卒，更是不勝枚舉。治史學的就少得很了，只有開國時吾鄉一個萬季野，乾嘉一個章實齋，晚清一個柯紹忞而已。

這是什麼道理呢？讀史和讀經到底有什麼不同？這理由實在很簡單，照通常說起來：夫史者鑑也，鑑者鏡子也，鏡子一照，原形畢現，是非曲直，一看就明白，這雖然對於讀者是很有利益，但對於另一方面的人却不利起來。這一方面爲抵制起見，於是另樹一幟來提倡讀經了；夫經者，常道也，萬古而不變，勸人作忠作孝，勿犯上，勿作亂，這樣對於那一方當然有利，而讀者除了塞沒心竅滿腔糊塗之外，也沒有什麼別的損失，何況讀了經還有巍科高第可掇，文學侍從之臣可做，於是讀經成爲士子的本業，而治史却是史官們的勾當了。

讀經的都做了大官，王氏是世代三公，惠氏更是科第連綿，顧千里也因『經術湛深』博得欽授司業，閻百詩則是『鴻博』中人物了。而萬季野獨成明史，終老布衣，章實齋白髮奔走，亦不過依傍人家門戶而已，於是讀經便成天經地義了。最可笑的，王漁洋香祖筆記有一條云：『宋荔裳方伯（琬，山東萊陽人）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

曰：「太史公」。問：「太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

進士不讀史記，還未足爲奇，清人筆記中還有許多可引，看了怕不笑破了現代中學生的嘴巴。數十年來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現代中學生，已有笑這位太史公的可能了，這不能說不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讀經運動又在抬頭，可憐的學生們，恐怕又有不知道史記爲何物之一日了。

要是學生們除了用功於所學之外，還有空餘的時候的話，則我還是主張提倡讀史，目前大中學堂所讀皮毛的西洋史，我以爲還是來精讀本國史；尤其要緊的是宋史晉史——幾部國家覆亡於異族的史。因爲照一般人的說法，歷史是不斷在重演的，劉豫張邦昌杜充吳三桂以及秦檜等等之流是永久要搬來重演的。我們到了這個時代，還好不讀史嗎？正如一個人面孔被人家打得血肉模糊的時候，還好不好去照照鏡子嗎？

至於讀經，牧兒皇帝朱太祖不是提倡讀經嗎？他自以爲是很得策的了，不提防二百幾十年後，坐享其成的，却不是他的聖子神孫，而是關外胡衣胡服的胡兒呢？

這也可以算是史，可供給後人讀讀的。

（廿四年十二月八日至廿五年二月十一日）

## 關於太監

有人說過，小脚和太監都是中國特有的文化。但，與其諷刺地稱之曰『文化』，不如老老實實自命爲蠻性的遺留吧！小脚雖然痛苦只及於兩肢，不若太監之需要『淨身』，然而却是每個女人都要遭殃的，關係於民族的健康至鉅；中國人民身體之所以不能和西洋民族相比，纏脚一事要尸其咎的。在太監，雖然它們的人數只有占全國數十萬分之一，但他們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影響，却大得可怕。歷史上政治的黑暗，一半是由於太監的作祟；漢唐宋明那些朝代太監的孽蹟，實在使一個讀歷史的人倒抽一口冷氣。

中國雖是個史學最稱發達的國家，但史籍却只限於斷代的歷史和幾部可數的通史，關於某一階級某一團體的歷史是沒有的，近來王雲五先生雖有在商務印書



館出版中國文化叢書的計劃（計劃和緣起，見張菊生先生七十紀念論文集），但我覺得他所開的範圍，還來得太狹，要僅僅靠圖書館學分類法的目錄，來顯示中國文化的全貌，不但不夠，而且也陷入於中國正統派史家的錯誤。例如『中國宦官史』，這是何等重要的一個題目，我想一個研究『中國政治史』的人，要是不明白太監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他永遠不會有領會中國政治史的一天。而太監又是不能列入政治史的，所以非另成一史不可。纏脚史當然也是社會風俗和婦女史上重要的一目，而且是獨立可以成史的。關於這種的著作，我只見過生活書店出版的中國娼妓史（王書奴先生著），然而這樣的好書出版後却一直沒有銷路。

薛格蒙·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博士新近在英國逝世了，我很少讀他的著作，不知道他對於中國太監的心理，也曾發過議論否？歷代政治上人物，有忠良有好佞，唯有太監，却是很少不是紊亂朝政的壞蛋，這當然和他的『淨身』一事有關，用佛洛伊特的學說來解釋，一些不會錯，那些太監們完全爲了性慾抑

制，成了變態心理，凡有作爲，無不是陰險的舉動，以虐待他人爲快。另一方面，當然是知識淺薄，不知爲善，這兩件事便造成太監的可怕。

太監之禍，始於東漢的十常侍，此後無代無之，而唐宋尤烈。到了明代，簡直完全是太監的政治。這原因始於永樂，明成祖以太監的內應取得天下，視太監爲從龍之臣，遂造成太監的跋扈飛揚。明中葉的一個王振，爲了要皇帝重駕一幸臨他故鄉第宅，遂不惜把中原共主，輕輕往夷狄一送，造成『土木之變』，弄得骨肉慘變。晚明又有了一個魏忠賢，激使天下鼎沸，東西廠衛，黑暗不見天日，結果種下屋明社的禍根。那些事大概有一些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

然而到了清朝，却是太監最失勢的時候，這完全是開國幾位帝皇明察限制的結果，後世雖有昏悖的子孫，也不敢十分違背他們的祖制，使三百年中沒有宦寺之禍，這實是二千年中政治別開生面的。

新近在友人文載道先生處看到清宮史略一書，清室遺老金息侯（梁）所輯印，

內列六門：曰訓諭，曰典禮，曰宮殿，曰經費，曰官制，曰書籍。而訓諭一門，尤足珍貴，蓋故宮自經整理以來，所輯錄的書籍甚多，國朝宮史一書（即清宮史略所由節略者），雖僅乾清宮上書房及南書房所貯的三抄本，然另見於其他書籍者，亦已居多；獨訓諭一門，皆爲清初四帝對於內臣所立的家法，爲研究清代宦寺消沉的最好資料。

『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宦官』，這是清初的公論，自魏忠賢專政之後，明季內監多至萬餘人，而清代乾隆最盛時，不過二千人，可見得相差很遠了。明懷宗卽位後，斥除客魏的黨羽，很像有作爲的明主，但他也脫離不開太監。崇禎十七年中幾次最重要的軍事，均是因有太監的監軍而僨事的。如崇禎十一年兵部尙書盧象昇的拒清兵死事，全是監軍高起潛的作祟。象昇是當時唯一能戰人才，崇禎雖予以『督天下兵』名義，實則所部不過二萬人，而大軍均屬於太監出身的監軍高起潛之手，高既不知兵，又畏憚怕死，象昇猝當大敵，他竟擁兵不救。象昇

死節，他還捏造事實，誣人投降的罪名，真是陰險得可怕極了。

這一次失敗後，後來兩次更重要的軍事，也是因太監的監軍而僨事。十四年洪承疇松山之敗和十六年孫傳庭禦流寇的戰死，全是監軍一意孤行，迫使主帥敗績的，吳梅村雁門尙書行云：

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堪似昔年，催軍還用松山箭。

那種太監一馳到軍前，便是一軍的催命符到了，明代的天下，都是送在那般沒瞭子傢伙手中的。崇禎帝史論其剛愎卡急，不能用人，其實明朝的帝皇，書讀得通順與否固然是各人的生性，但對於知識的淺薄，世事的糊塗，除却開國的二三帝之外，其餘都是一律的。崇禎帝雖以外藩入繼大統，實在也逃不出這一路中人，其原因即在太監的包圍。蓋『明代皇城以內，外人不得入，禁城以內，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門而止，中外阻絕，人君所與處者，惟若輩（太監），羣臣有數十年不得望見顏色者，而鬼蜮之計得行，其失皆由不與士大夫相接耳』（乾隆

七年十一月上諭)。明神宗（萬曆）據說有三十年不曾設朝，那時幸虧有權臣張居正主持一切，政務不致荒廢，但皇帝一人在宮中作何勾當呢？除却和太監宮妃們相接觸之外，還有何事。

因此，雖以崇禎之孜孜求治，畢竟還不能洞鑒前非，仍舊去相信他藩邸時朝夕相處的寺閣，結果釀成國破身亡爲天下所笑的慘劇，實在也可憐得很的事。

明朝的太監：司禮監是宰相，三公的位次都在他們下面。監軍太監是元帥，真真的元帥是傀儡，明代對外戰爭沒有一次是勝利的，便是這緣故；卽是內戰，也有監軍的牽涉，明代最有武功的王守仁，碰巧監他的軍的太監張永却是一位好人，所以比較少吃虧，但已是困苦不可言了。領東西廠衛的太監位在刑部之上，要殺人只要緹騎四出，不問刑律如何。而最有勢力的却是秉筆太監，因爲明代的帝皇，十凶九懶，自己不肯動筆，所以要會寫字的太監秉筆批諭，不像清代的雍正自己一批便是數千言。明季幾個帝皇恐怕連筆都提不起的，因之秉筆太監便掌

了帝皇的大權，雖說不致如前代的矯詔，但在字句之間出入一些，已夠使人死生了。

滿洲起家漠北，雖然沒有文化，但女的不會纏腳來討好男子，男的不懂『淨身』去伺候帝皇，那是野蠻民族的好處。清代開國的幾個帝皇眼光都比較銳利，讀史也很有所得。順治十年六月諭：『寺人不過四品，凡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不許干涉外事，不許交結外官，不許假名置產。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覺察糾參，審實一併正法。』這便是清代三百年中所奉行不敢有背的祖訓。

隔了二年，順治帝還恐子孫玩忽，又在內務府立一鐵牌，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九寸，厚一寸，那塊至今尚存的鐵牌，關係近代中國政治史甚鉅，沒有它，說不定清代也會出幾個魏忠賢型的人物。牌上敕諭旨云：

順治十二年六月諭：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

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足爲鑑戒。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交結官員，越分奏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卽行凌遲處死。特立鐵牌，世世遵守。

到了順治十五年，才發生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作弊納賄的案件，這是太監們久蟄思動的一個試驗，結果吳良輔處死罪。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又發生太監錢文才打死民人徐二一案，錢文才被判處絞刑，康熙諭云：

凡太監殺人，斷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古來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慎之於始。太監原屬陰類，其心性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尙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

玄燁（康熙帝）在這裏的批評，乃絕能看懂太監的變態心理者，蓋玄燁秉性聰慧，讀書史皆能融會貫通，遂不致遭豎闖之播弄；且在他初卽位時，大內尙不

乏明宮舊人，所講太監播弄明季帝皇的故事，乃被他資爲笑料，如康熙四十八年諭云：

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採運至京，不能昇入，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

又崇禎帝號爲明季諸帝中最有作爲者，乃亦：

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明朝太監之柄權者，與王公宰相共起坐，遇皇子勳戚不爲禮，胤禎（雍正）乃大加訓斥，凡太監遇見『諸王大臣官員進內，必須起身站立，行走之際，必然讓路，存一番恭敬，無禮之人，定不輕恕。』太監對外廷的氣餒，便與明朝大大不同。但外官對於太監還是敬畏的，因爲清代還保持明朝的一個苛政，叫做『傳



旨申飭』，無論是王公大臣，很容易碰到這輕微的處分，却是極大的恥辱。因爲傳旨的一定是太監，大臣直挺挺的跪着，太監使着最下流最混賬的語句罵着，有本領的太監直可叫罵一二時辰，從上下三代直到『混賬王八蛋，起去』才休，這是一個讀書尙氣節的人所受不了的。清季創辦京師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學部尙書長沙張百熙先生，因與滿尙書論事不合，遭那拉后傳旨申飭，那滿尙書用了錢，罵了一句便罷，獨有張先生被太監足足罵了兩個鐘頭。他老人家受不了，回去便氣死了。

胤禛對於太監的杜漸，比他父親更厲害，記得禮親王昭槤的嘯亭雜錄里曾記有一次宮中看小太監唱戲，有一生角飾戲中常州府甚善，胤禛高興，賜他酒食，那生角無意中問現在的常州知府爲誰，胤禛立刻扳下臉來，命把那太監牽出去砍掉，這也可見得清初三朝對待太監的嚴峻了。

到了乾隆，雖然還嚴守祖訓，但已不如前三朝的嚴峻了，乾隆三十九年，太

監高雲從洩漏道府記名案，高雲從並不會處死。但百餘年中，太監們也不敢干豫政事；直到那拉氏聽政時代，太監的權力，纔有一些死灰復燃的氣象。然以安得海之寵幸，被一知府逮捕，便處了死刑，就因為他犯了順治的祖訓私擅出京的一條，那拉氏雖然寵幸，畢竟也相救不得。

安得海之後，便有了李蓮英，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均以參奏李蓮英奪職，庚子之際，爲李之全盛時代。但以李蓮英和明代幾個大璫一相比較，便顯見差得太遠了。因爲那拉氏畢竟不能違反祖制，李蓮英雖然炙手可熱，他的官職不過是四品的總管而已。金息侯（梁）敘所輯清宮史略有云：

有清一代家法最嚴，起居出入，皆有定章，毋得踰越，……及慈禧皇太后訓政，臨朝既久，偶事遊宴，常駐別苑，舊制乃稍稍廢矣。聞太后嘗欲自選宮監，內務府大臣榮祿以非祖制，執宮中則例以爭，太后無以難之，乃以私窺秘檔爲言，竟斥之以退。實則內廷諸臣，例得豫聞，非其罪也。

榮祿乃那拉氏的外戚，人所共知，但於『祖制』一事，竟然和她抗爭，可見得宦官在有清一代未釀有巨禍，蓋有自所來的了。

(廿八年九月三十日)

## 西洋人與跪拜

中國和歐洲人之有往來，有史可稽的是始於威尼斯商人馬哥孛羅（Marco Polo），他歸國後所著的遊記，十餘年前被譯成中文，而近來還在美國攝成了電影，開映時震於馬哥孛羅的大名，我曾去觀光一下，看後覺得很爲失望，因爲描寫中國的事情景物，竟使一個中國人看來覺得不倫不類。但仔細一想，馬哥孛羅雖曾到過大都（北京），畢竟他所往來的人物是蒙古民族，僅受過學校中普通歷史教育的人，對於蒙古民族的過去事蹟，恐怕遠不及埃及和希臘的知道得多，我們看歐洲人與蒙古人交往的史蹟，正和看歐洲人與印度人的一樣，決不能敢有所批評的。

但在那影片之中，我曾注意到一點，便是歐洲人馬哥孛羅覲見蒙古皇帝時，

亦會行使跪拜禮與否？那影片中是並不跪拜，不獨馬哥孛羅不跪拜，連蒙古的臣子也不會行使跪拜的禮節，這只好有愧於我的對蒙古史毫無知識，究竟是好萊塢導演的失實還是蒙古人的朝儀如此，只好存一疑問。

到了明末，中國和歐洲人的往來已很頻繁，歐洲那時候還是葡萄牙與荷蘭海上縱橫的時代，爲了通商和傳教的關係，這兩國與中國往來也最早，南中國的澳門（Macau），那時候已租借給葡萄牙，荷蘭也在那時佔據了台灣島，後來給明末的民族英雄鄭成功所驅逐的。

葡萄牙和明廷的皇帝已有了非正式的往來，明季的帝皇爲了要抗拒滿洲民族的侵略，還曾求葡萄牙人相助，去年八月號的天下月刊，曾載 C. R. Boxer 葡人武力助明拒滿（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 1621—1647）一文，紀述二十六年中的事蹟很詳。後來永曆（桂王）偏促一隅時，還會上書求救於羅馬教廷，那些書件到現在都還保存

着。據天主教徒的記載，似乎永曆及其太后均信仰天主教，但羅馬教廷對之却並不救援，而坐看他們滅亡。

以上所說，數世紀來陸陸續續的往來，都說不上外交上正式的交聘，最正式的一次，恐怕要算是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使馬憂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 Baron of Lissanoure 當時文書尙各加口旁，表示譯音）的來聘。

這次交聘，始於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兩廣總督的奏聞，終於翌年八月的覲見（東華錄所載），計籌備及途程所費，共有十月之久，其將事之鄭重，可謂在外交史上空前絕後。乾隆把這件事看得如此鄭重，其故甚多：第一，這是一件創舉，以前歐洲人的來華，不是教士，便是商人，都是供技術上的顧問，從不會代表一國元首的。而這一次的馬憂爾尼勳爵，不獨是元首的代表，而且是當時英王喬治三世的從弟；他的來意，是恭祝乾隆八十大壽的。在乾隆方面，他即位五十八年來，做下不少的事業，自命爲『十全老人』，除了稱雄亞洲之外，忽有一個遠方的國

家來聘，心中自是歡喜，因此便大事鋪張起來。

關於這次朝聘，歷史自有記載，許多書上及博物館中，都有那時的畫像，算是中外交通史上最大事蹟之一。但使我最感到興趣的，却是兩國的禮節。中國的儀節要跪拜，歐洲人却不作與有這樣的舉動。在那時，中國固然是以天朝自命的大國；十八世紀的英國，又何嘗不是歐洲一等的強國。兩國各要按照本國的儀節辦理，那糾紛是免不掉的。

其實不獨是跪拜，即是交聘的『國書』，在中國方面，對歐洲國家敵體的國書，也要發生問題的。但這個問題容易彌補，因為中國人並不識西文，歐洲人也不識中文，只要翻譯者弄一些玄虛，便可使兩下無事了。

故宮博物院十七年出版的掌故叢編第一輯，載有馬憂爾尼來聘案中的譯出吉利國西洋字樣原稟及譯出英吉利國字樣原稟。所謂『西洋字樣』者，乃是拉丁文，另一稟則是英文，並附有當時的原文，仔細一對看，便覺得這種外交翻譯，

錯誤得可笑。在今日看來，原文的文書，固然和二十世紀的英國外交文件無所差別，而被譯成中文的，却成爲中國的臣下對皇帝上的奏章了。乾隆亦會令在北京的西洋人翻譯，他們說只有『西洋字樣』的一件能辨識，蓋卽拉丁文的一件。那時在華的歐洲人，都是天主教國家的人，故對英文不能認識。現代的中國人，對於英國，婦孺俱知，不知一百五十年之前，舉國上下，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僅據所謂『西洋人』的胡說八道，謂『該國卽係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者，該國與西洋向不同教，亦無往來』云云，其實十八十九世紀之際，拉丁歐洲國家，安得謂與英國得有往來？那種飾詞，不過是客卿之間，各懷妬忌而已。

按擺勞中國旅行記云：『葡萄牙教士彼那鐸，前此曾有挑撥中英惡感之舉，蓋最近英葡戰爭結局時，和議中有將葡國領土劃歸英國之議，該教士寄居中國，恐一旦澳門爲英國所有，於葡人大有不利，遂上密呈於中國朝廷，謂英吉利乃虎狼之國，中國若以澳門劃歸英人，則英人一在中國得有立足之地，不難立使中國享受



印度斯坦之命運云云。』於此可見那時歐洲人士，在中國互相傾軋的厲害了。

紙面上的禮節，雖然在後人的我們看來可笑，在當時是不成爲問題的，最易發生的糾紛便是覲見時的跪拜，在歐洲人以爲除在所謂『上帝』之前外，決無下跪之禮，何況還要三跪九叩首，而『天朝』的儀注，却非要叩跪不可。馬戛爾尼爲來華正式使節之第一人，古無前例，遂身當其衝，短短來華一年中，關於禮節的交涉獨多。他歸國後著有使華自述一書，由故劉半農先生譯成中文（民國六年中華書局出版），那時劉半農先生還用『劉半儂』的名字，用的是文言，書名乾隆英使覲見記，內關於禮節的交涉很多。尙未到乾隆的行在便有欽使樊周金三人來教他們習禮，覲見記云：

兩（樊周）大人乃復言及覲見時之禮節問題，此問題自前次提議時，經吾（馬自謂）否認後，各華官已數日不復提及，今兩大人乃復極力言之，若必欲迫吾承認，無有轉圜之餘地者。余曰：敝使承敝國皇帝之命而來，在理

不能改變敵國原有之禮節，卽曰可改，恐非嫻習有素，臨時必有失禮之譏，與其強而不可改，而又始終不能甚肖貴國之禮節，無寧不改之爲善。兩大人曰：敵國禮節，習之殊易。因自就地板上作跪拜之狀，堅請余照式習之。余曰：敵國禮節，既萬不能改，此項華禮，亦毋庸學習。兩大人乃命吾譯員習之，意將欲以榜樣示我也。而吾譯員雖係華人，乃唯我一人之命是聽，聞兩大人言，卽請命於吾，吾曰不必，譯員竟不跪拜，兩大人乃大不快意。

英使到了北京之後，乾隆那時在熱河行宮，照料覲見的官吏又提及跪拜的問題，馬戛爾尼以爲萬萬做不到，但有一辦法，卽要他行跪拜禮，必須清廷差遣一官職與他相當的中國大臣，到英使館邸中英帝后肖像前行使同樣的禮節，然後可以作交換條件。但中國官吏辦不到。樊周兩大人謂他們私人則可以行之，而馬戛爾尼以爲他們官職太卑，還不配交換，遂沒有結果而散。

到了熱河，碰巧那時的首相是好貨著名的和珅，那位英國使臣大概賄賂了不

少，還不能在禮節上爭些面子，幾位承辦入覲大禮的官吏，恐嚇騙詐，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想用一種辦法，不供應英使的食料，餓得他們就範。這種手段被英國外交人員，詔爲『此種外交手腕，乃亘古之所未有』。覲見記云：

彼等曰：倘貴國不肯行中國禮，卽行英國禮，亦屬不妨，但不知英國禮是何式樣，貴使亦能賜教否？余曰：英國禮乃係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親之。彼等大詔曰：怎麼這事，在咱們皇上面前使得嗎？余曰：自然使得，敝使以見本國皇帝之禮見貴國皇帝，已屬十分恭敬，何言使不得？言次，屈一膝，作行禮之狀示之。

英使態度的堅決，使他們不得不屈從其意，改爲用西禮覲見，據馬戛爾尼自述所載，則在熱河行在覲見與乾隆八十祝嘏時的禮節，均用本國禮節，但據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文獻看來，却又顯是用跪拜禮的。

據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的上諭：『徵瑞奏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嫻天朝禮

節爲愧，連日學習，漸能跪叩，徵瑞隨時教導，俾臻妥善。『徵瑞卽覲見記中的『韃靼金大人』，馬戛爾尼和他最合不來，據此則不是徵瑞『欺君罔上』，便是馬戛爾尼爲本國掙面子，而意圖飾掩了。又據八月初六日上諭：『今該使臣到熱河（行宮）後，遷延裝病觀望，許多不知禮節，昨令軍機大臣傳見來使，該正使托病不到。』可知歐洲的勳爵，被跪拜禮節迫得無法，只得用裝病來應付。但究竟覲見時跪拜與否，檔案中却無明白說明了。據晚清外交權威無錫薛福成氏所著的庸庵海外編所說，則乾隆英使來覲是依遵西禮的。不過薛氏居海外久，其所根據不知是中國抑英國的材料。在英國，後來的使臣均援馬氏不跪拜的先例。但在中國，於一八一六年的來覲案中，嘉慶帝又口口聲聲堅持一七九三年的先例，命英使行跪拜禮，可見這實是外交史上值得研究的一個關目。

馬戛爾尼之來中國，其志非小，當然不至因那些禮節而鬧翻，只要看他們在華僅一載，便學會了中國文字的寫法，字雖幼稚，却也見得用志之苦，故宮博物

院保存了一封他們離華時的謝恩書，乃馬氏的副使斯當東（英使覲見記譯作史但躊躇滿志

頓）所手書

（見圖）斯

氏手雖能

書，文義恐

未甚曉，隨

便被人家捉

弄，這樣卑

躬屈節的謝

恩書，無怪

乾隆看了要

用的是白話，雖然嚕哩嚕嘛，但已是很不錯了。



了。

斯當東

回國之後，

於乾隆六十

年的英吉利

交聘案中，

居然發見了

他在倫敦手

寫的文字，

到了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英使再行來聘，便因跪拜的緣故，鬧得不歡而散。那次來聘的副使，仍名斯當東，但已是能作漢字的斯當東之子，即馬憂爾尼來聘案中的小斯當東，二十年五月出版的故宮博物院文獻叢編，存有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軍機處存檔兩件，乃是關於英使朝見時的儀注，其中有關於跪叩部份的，摘錄如下：

……鳴贊官贊『排班』，該使臣等排班立。贊『跪』，該使臣等跪。……鳴贊官贊『進跪』，該使臣等皆進跪。贊『叩興』，該使臣等向上行三跪九叩禮。

尚有進擬的賜宴儀注，不知道要磕多少次頭，但這一次的英使却倔強多了，在天津賜筵後望闕謝恩時，祇肯向上三免冠九拜揖九俯首，不肯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嘉慶可大怒了，下諭切責英副使斯當東等云：

……以爾曾於乾隆五十八年隨貢使來至天朝，一切瞻觀宴賚禮儀，俱經目覩，其時先朝大皇帝不准爾國使臣行本國之禮，嗣經三跪九叩頭，始蒙恩

賚駢蕃，禮遣回國！……爾等不肯遵行儀禮，斷不准爾等瞻覲。

嘉慶還把責任加在辦理入聘的大臣蘇楞額和廣惠兩人身上，如三跪九叩禮練習不熟，便要把他們治罪，但正使羅耳阿美士德還是倔強不允，以『不敢更改本國禮節』爲抗辯，蘇楞額等詰以馬戛爾尼的前例，則答以馬氏回國時未曾告知。英使這樣不肯屈節，倒楣的是照料進貢的蘇楞額和廣惠，一起『交部嚴議』，另派和世泰穆克登額兩人，但還是不能強使英使就範，到了京師召見之日，『正使羅耳阿美士德猝然患病，不能行動』，嘉慶『以正使患病，先召副使進見，又奏副使亦患病，亦不能進見』。這顯然患的都是政治病。於是嘉慶大怒，以爲他們『蠢愚無福，不能仰承恩賚』，便勒令回國，鬧成不歡而散。

跪拜的禮節，現在據說是不通行的了，但我們時常見到的，還很不少。在我們個人看來，似乎也沒有什麼十分大不好的地方。表示最鄭重的禮節，鞠躬握手等等，實在不及跪拜來得莊重，在結婚祭祖等大典中用之，亦又何妨？但自明朝以

來，帝皇的權威日重，臣下見了皇上，不獨要跪拜以示敬意，且於召對時亦須跪着對答，這就很近乎殘刻，年老的臣子，上朝時簡直非用厚棉裹膝不可。爲了剷除封建意味的禮節起見，廢除跪拜，我也很贊成。其實禮節一事，隨俗而殊，並沒有什麼可笑，而且大可不必十分認真。倘要認真起來，如嘉慶和羅耳阿美士德之流，非弄成僵局不可，真是何苦來！

自嘉慶以後，清廷和歐洲使節的往來日繁，國勢也日衰，不獨不敢再命外使行跪拜禮，到了同光間，以太后之尊，而且還紆尊下從西俗和他們往來。而歐洲人居中國久，漸漸覺得中國文物禮制之可貴，也有以摹倣中國風俗爲榮事的，生時穿着補褂頂戴，坐着轎子用大紅名刺拜客，死後使用朝衣入殮的，也很不乏其人。那時他們見了『滿大人』（Mandarin），大概也一樣的打扞請安，很引以爲榮事的吧！

（廿八年十二月九日）



## 清代文字獄（丁文彬逆詞案）

清代文字獄最盛時期，去今已二百年，在革命之前，無論官私記載，對於文字獄總帶些忌諱，以致許多慘厲的史蹟，都湮滅不彰，直到清末，民族革命運動已臻成熟，有許多文人要想藉文字的宣傳，來提高民族意識，於是把三百年前記載滿人蹂躪漢族的禁書，都重印了出來。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痛史，便是到今日還容易見到的那時候產物。

但那些書籍之中，却沒有一本是關於文字獄的，原因當然是前人不會有過這種著作，然而後人要想輯錄一部，也很困難，因為關於這方面的材料實在太缺乏了。所以人們對於文字獄的史蹟只好憑着想像，想像起來當然是這樣的：文字獄的主角們個個都是心存故國的志士，想借文字的力量來推翻滿族的統治，於是滿

族的統治者放出屠伯的手段，羅織成許多大獄。在文字獄的史料未經發掘之前，是只得想像的。

發掘文字獄史料最大的功臣是孟心史（森）先生，他在心史叢刊中已指出許多路徑，直到民國二十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把清代文字獄檔一書逐漸編印出來之後，纔真相大露，因為該書所用的材料，乃取之於文獻館所藏左列三種清代文書中：

- 一 軍機處檔
- 二 宮中所存繳回硃批奏摺
- 三 實錄

這三種中『軍機處檔』和『奏摺』，均未經刪削，自然是最好的史料，我們看了之後，纔覺得所想像的並不皆是這樣一回事，文字獄的許多主角們不獨並不是心存故國的志士，而且相反的是道地的奴才亦有之，更奇怪的連迂腐不堪甚

至於瘋癲的人物亦有之。但滿洲統治者的屠殺手段，倒是施之一律，愈見其面目之猙獰。因為屠戮真革命志士，尙是保持統治不得已的手段，而加罪無辜的書獃，適足見得其殘刻和卑劣了。

魯迅先生看過了清代文字獄檔之後，也在隔膜（且介亭雜文一集）一文中提起這一點，他舉『馮起炎注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作例子，指出文字獄主角們的可憐和無辜。原來馮起炎秀才想得表妹爲妻，中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毒，竟以投呈所注易詩兩經爲名，請皇帝爲媒。這是一些惡意都沒有的，然而結果皇帝並不如小說中的解趣，馮書馱畢竟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名而『加恩』遣戍黑龍江；這樣的趣事也佔了文字獄檔的一頁。

比馮起炎案更有趣的，尙有所謂『丁文彬逆詞案』。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山東曲阜衍聖公府邸來了一個浙江人，自稱衍聖公親戚，並帶有書籍進呈，門役不肯直接通報，乃投字云：

予小子丁文彬，原係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人，予父丁善至，祖公世居務農，有叔祖芝田，在北路教習，曾與先岳老聖公爲盟，予小子帶府留住數日後，予小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令在松修道，於己巳年曾有文武記二本，太公望傳一冊，申村松江（江蘇）學政莊有恭，至今五載，未有復命，今續成洪範春秋五本，已終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所以衛聖門之道，敢伸達尊覽，面談不暨。

照情理推測起來，丁文彬這樣一個人，實在夠不上做衍聖公女婿的資格，因爲衍聖公是幾百年來唯一的世家，乾隆中和他家聯婚的，如阮芸臺（元）張得天（照）等，均是一時名臣大儒，決不會和一個窮士訂有婚約的，則丁文彬這個人的狂，也可想而知了。

冒稱親戚，罪名不過是送到曲阜縣去打幾下板子而已，事情壞在攜帶的書籍上面，據衍聖公孔昭煥參奏的摺子上說：

臣見其字中皆狂誕虛擬之詞，卽意其人必屬匪人，隨搜其行李，得其所攜書籍兩部，計十本，面書文武記，傍書洪範春秋，書面中間寫大夏大明新書，內多大逆不道之言。又另有偽時憲書六本，傍書『昭武』偽年號，

衍聖公並非行政的官員，原可以不必專摺參奏，興風作浪，釀成大獄，只因乾隆承康熙雍正兩朝對付文士殘刻政策之後，作官的最怕看到略涉悖誕的書籍詩文，因爲一看到如不立時舉發，將來遭他人舉發時，他便脫不了罪戾，如本案中的莊有恭，卽是一例。孔昭煥的參奏，也不過是要脫他自己的干係，故乾隆硃批曰：『所見甚正，所辦甚決，嘉悅覽之。』要不然，衍聖公也必倒楣無疑。

丁文彬是怎樣一個人呢，據承辦那件案子的山東巡撫楊應琚奏摺：『伊與伊母皆曾受僱於人，炊爨服役，迨後雍正年間，伊兄丁文耀移家松江華亭縣，賣燒餅爲生，伊卽依兄自行讀書，稍知文義，隨於兄家教書。』可見他還夠不上一個通順的士子資格。所著書中用『丁子曰』字樣，也不過中了子書的毒，到後來似

乎發了神經病，所以將『丁子曰』改爲『天子皇帝曰』，那就不通得可笑了。而且妄想舜的故事，捏造衍聖公會許二女爲配，傳以堯舜之道，並且卽了大位，國號『大夏』，年號『天元』，封兄丁文耀『夏文公』，叔丁左白爲太宰，僞造憲書，更自畫鑄錢式樣，種種所謂『悖逆』的行爲，實在全是他一個人在燒餅攤旁所玩的把戲。

丁文彬一案中最有趣味的，是保存了軍機處檔的丁文彬等的供單，便是審問丁文彬的筆錄。被訊問的是一個狂人，而審問者却是惟恐人之無罪的官吏。那官吏倒並一定是周興來俊臣一流酷吏傳中的人物，而是當時清廷文字獄政策的一貫方針，逼使承辦文字獄的官吏不得不然。官問道：

你既是小家出身，現在看你形如乞丐，當年衍聖公怎肯與你結親？況結親從無兩女同許一人之理，又並無媒妁，顯屬妄賴了。供來！

丁文彬供得妙極了，他說『小子結親，是奉上帝之命，何須媒妁呢？那一夫

二婦，乃堯舜之道，舜妻堯之二女，斑斑可攷。當年老聖公守先王之道，實應稱帝，看小子講道論德，與舜無異，故傳位與小子，以二女妻之，這都是上帝啓迪所成。』這供詞是荒唐到了點極的，照現代刑法，這種人便是殺掉人，也得宣告無罪，但在專制時代，問官聽了便會認真的。不特認定他個人大逆不道而已，而且一定要他供出同謀的人來，問道：

你既敢著作逆書，謀爲不軌，一定有主謀的人，還該有羽黨助你的人！還不實說嗎？

丁文彬供道：『小子原不願做這事，實是上帝之命，無奈何，並沒有什麼主謀的人，那裏還有羽黨？現在衣食不充，百分窮苦，那裏還有人幫助？叫小子從何處供出呢？』

這當然是實話，於是夾了起來，終於也供不出什麼主使教唆的人，有之，只有所謂『上帝』，他『實是蒙上帝時時啓迪，常在身旁說話，人不能聽聞的。』

丁文彬的所謂『逆詞』中，有『董妃』等字樣，據供：『那董氏是松江人，他父親叫董恆山，開茶館的，小子沒飯吃，幫他扇過半年風箱，見他這女兒，年方十五，生得好，小子心裏想，就把他封了妃，記在書上的。』這裏荒唐不堪的書馱子，竟在欽命大員刑訊之下，問成大逆的冤獄，真是可憐復可笑了。

當時的衍聖公孔昭煥有兩個姊妹，一嫁原任尙書張照之子蔭生張應田，號伯耕，一許字於太常寺少卿袁承寵之子舉人袁光裕，至併嫁丁文彬之說，情勢和年日，均有些不合，可見賴婚一事，是不會有的了。丁文彬十分銜恨於那個娶衍聖公姊爲妻的張應田，官問：

你書中記張七，是什麼樣人，爲何這樣惱他呢？

丁文彬供道：『張七卽張不賡（按卽伯耕），他是松江張司寇之子，小子承聖人之緒，聖公之女應配與小子，不料被他奪取了去。那年張七娶親豪華已極，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師妹不得所，因此惱不過，記這一句的。』一個書馱子的



癡狂，活活都在這幾句中勾劃出來了。

清代文字獄的文獻，不獨保全當時文網的真實情形，而且還可以從這裏看到那時讀書人的面目。像丁文彬，除却他在文字獄上所罹的慘禍不算，他的行爲，和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筆底下的人物比較起來，還要來得生動，我們從丁文彬的身上，可以推知清代乾隆嘉慶全盛時代那些中了科舉毒素的迂儒一般情形。例如丁文彬，他是個窮無立錐的人，因爲他祖父讀過書，他便終身掛上一塊讀書人的招牌。母親替人家煮飯，他還是讀書；自己替人家扇風箱，他還甩不了他的長衫。要是他有一些天才，自然這樣便可以爬上去了，入學中舉，點了翰林或是放了外任，利祿富貴，都在這上面。不幸丁文彬又是極愚笨的脚色，但對於讀書人得意的情形，倒想像得出。於是想到讀書人所最崇拜的，無過於孔子，做了孔門的女婿，總算極士子之榮了。碰巧孔門的女兒恰嫁給同郡的豪室，絕望之餘，乃想做出皇帝的舉動來。那些原都是那時讀書人的幻想，而他却竟敢筆之於書，於是便

闖了大禍，實在是可憐得很。

那時清高宗（乾隆）統治天下纔十餘年，正是一個壯年的屠伯，他對於丁文彬辦得嚴極了，乾隆十八年六月上乙未諭山東巡撫楊應琚云：

楊應琚另摺有該犯氣體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之語，此等大逆之犯，豈可使其逃於顯戮……如恐不及待，卽照所批先行凌遲示衆，勿任痍斃獄中，致奸慝罔知懲戒也。

又同月十六日，軍機處奉旨：『丁文彬著卽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這案子連累所及，有丁文彬的兄弟叔父丁文耀丁士賢丁士麟等均定爲從犯，而加恩『改爲應斬者着秋後處決』，還有那時任江蘇巡撫的莊有恭，因爲在江蘇學政任內，曾接受過丁文彬的書面而不予舉發，也得了奪俸的處分。莊廣東人，狀元出身，在文字獄中，這算是最薄的處分了。因爲丁文彬並不是正式的士子，與之往還的很少，所以株連不多。倘然舉一件株連很廣的案子來看，則清代辦理文字獄

的嚴峻，較之明成祖的『瓜蔓抄』，覺得真有過之無不及，這只好留在下次細述了。

(廿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 文字獄的株連性

許多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學者，總喜歡把中國制法的年代追溯到很古遠，從堯舜迄於清季的歐美法系侵入時代，以表示我國法治的悠久。實則中國從未有過法治，在專制政體下，只有人治，是無所謂法治的。幾千年來所創制的許多法律，實在是等於具文，只要君主有一句話，什麼都可以推翻，也什麼都可以創造。例如從文字獄的刑罰來看，在大清會典裏是找不出法條的。但滿清的帝皇却可以隨着他的『聖意』來處理。有過了一次，以後發生的，便可以科比辦理了，這便是叫做『例』。所以和大清會典並行的，還有一部卷帙浩繁的書，叫做大清典例。『例』，即是英美法系的所謂 Case，用例來判案，是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不同的地方。中國古時的法律，是傾向現在大陸法系的，但實際上却有和英美法系

用『例』來判案相同的地方。照理採用法條的，應該先用法條，遇到沒法條可適用時候，纔可援用例案；但我們却又不然，清代的法律明明規定例的效力高於律文，楊鴻烈先生中國法律發達史導言云：

律文以外，尚有許多的『例』；而『例』之效力抑且高於律文。這也是中國舊律的一種特殊現象。這種情形始自何代，愚雖尚未細考，然清代則在有明文可稽。譬如嘉慶續修大清會典卷四十一所云：『凡引律必全引其本文，例亦如之，有例則置其律，例有新者則置其故者；律無正條者得比而科焉。』……承認例之效力高於律文。又刑案匯覽續增刊第十四卷亦載有『查律乃一成不易，例乃隨時變通；故有律本輕而例加重者，亦有律本重而例加輕者』等語……蓋專制之國，君主即萬法之源，律固出於君主，例亦往往係曾經奏請君主核准之案……。

我引了這些專門的著作，無非想證明文字獄的發生，在一個法治國家內是不

能有的。日耳曼民族走出森林未久，不獨美術文化均楚楚可觀，即在法律一門，也執大陸法系之牛耳。但自獨夫希特勒秉政以來，德意志的法治精神便被破壞無遺。國社黨執政以後的一次修改德國刑法，主要的地方即相同於上述大清會典所說的話，無非把人民生殺之權，從法律攘奪為獨夫所有而已，因之焚書坑儒的一類文字獄把戲，在德國便可以自由出現了。

清代文字獄的案件，迥異於其他的刑獄，其刑罰之慘酷，固然在我們想像之中。倘使僅及於文字獄的主角身上，似乎還只有幾個人的事，可怕的便是文字獄的株連性。這是比明成祖所創的『夷十族』和『瓜蔓抄』更來得可怕，因為所謂『夷十族』和『瓜蔓抄』者，被株連的條件，至少和主角有一些關係，『十族』是父祖戚串的關係，『瓜蔓』雖和瓜藤那麼容易蔓延，畢竟也有一定的地位。而文字獄的株連，却是防不勝防，率土之濱，皆有被株連的危險。例如一個人著一冊書，做序跋的，印刷的，販運的，甚至於購藏一冊的，一旦著者成了文字獄的

主角，那些人便個個逃不了罪戾。那時幸虧出版印刷和文化都不甚發達，若在今日，書店老闆和印刷所主人，將沒有人敢做了。

清代辦理文字獄的步驟，即是所謂『例』，是這樣的；先審問主角，從主角口裏得到印書的本數，誰人雕板，誰人印刷，誰人作序跋，送給賣給誰人，一一訊明，然後再指名向各人追問，把所有的『逆書』都吊齊銷燬，一千人犯皆定了罪，纔算了結一宗案子。因之，案子大而株連廣的，經年累月不結，牽攀的人犯滿全國，也往往有之。文字獄的案子株連這樣厲害，更有誰敢冒大不韙去幹出版和印刷的書業呢？在統治者以爲借此酷刑苛求箝住人民的口，而不知妨礙文化的發展，真是有非常的關係。但統治者的愚民政策，却由此而成功了。

要說明清代文字獄的株連性，最好引一件文字獄做例子，如乾隆中葉的『齊召南跋齊周華天台山遊記』一案，雖並不是株連最廣的案件，但因為在文字獄檔中保存的文件較多，易於顯示，故來把它一談。

齊召南是乾隆時代著名的詞臣之一，官至禮部侍郎，而且齊氏是浙江天台的大族。這宗案子的主角，實是他的族人齊周華，他不過是著有一篇跋文而已，然而在案卷中却以他尸其名，實因是他名彰的緣故。

齊周華實是個可憐的老實人，他在文字獄發生之前，着實上了一次乾隆的父親——雍正的大當，這是很有價值足以一述的。清代文字獄開始於順康之際，康熙統治的六十年中，對於文字獄政策，取着一貫的態度，即是用嚴峻的刑法來鎮壓。到了他的兒子雍正以詭譎得天下，文字獄的發生愈來愈厲害，他覺得六十年來的高壓政策不能有顯著的效果，一定是政策的錯誤，於是他想改用『民主的手段』來收懷柔的功効。他認為滿漢際的種族成見，在這時應該需要一種調協。當時適值發生了呂留良（晚村）和曾靜等的詩獄，呂曾之獄並非乾隆中有許多胡鬧的文字獄如『丁文彬逆詞案』和『馮起炎獻書案』等可比，而是確有民族意味的文字獄。照一貫的政策，呂曾之流『大逆不道』，立刻照例辦理好了。但雍正却



想趁此推行他新的政策，即前所說的『民主的手段』，他把呂留良的『逆跡』行文布告天下，叫各省的秀才們來做審判員，對於呂留良應否治罪投票處理。其實這種投票倒還是現代希特勒之所謂『公民投票』的老祖宗，很容易一致通過的，而呂留良（那時已死了）畢竟是治了罪。對於曾靜，雍正用了更『民主』的手段，竟然不加以一些罪名，而由皇帝和他辯詰，當時雍正曾親自著了一本『鉅著』，叫做大義覺迷錄的，便是和曾靜辯詰的實錄，極力要辯明滿漢的關係。最近我曾設法借到這本書，滿口仁義道德，令人看了頭痛，我竟然沒有耐心把它看完。但在當時，那書是要當作聖諭廣訓去讀的，恐怕每一個士子都要人手一冊，然而後來却又消滅了，所以現在要找一本雍正年間的原刻很不容易。因為雍正死後，他的兒子乾隆又恢復高壓手段的文字獄政策，覺得他父親的方法太失帝皇的尊嚴了，於是又把曾靜重行處死，那『御頒』的大義覺迷錄也在乾隆朝成了禁書，令天下一體銷燬，不准存留了。

雍正的那種令天下秀才投票處決呂留良，原是一種裝幌子的『民主手段』，並不真的予人民以什麼參政權。所以乖巧一些的士子，當然以皇帝的意志爲其意志。但愚笨的老實人却上了當，真的以爲皇帝給自己有說話的機會，那便非倒楣不可。齊周華便是這樣的一個老實人。他於雍正九年奉旨詢問時，看到有『各省生監，如以呂留良應行正法，卽行出結（卽投贊成票），內有獨抒己見者，令其呈明學政，不得予以阻撓隱匿』等語，他便於投了贊成票之後，又自稱他有『獨抒己見』，當時被訓導（縣學官）王元洲阻抑，遂赴京向刑部具呈控告。這樣不識竅的行爲，當然是碰壁的。但幸而雍正當時雅不願興大獄，只辦他一個押解回籍永遠鎖錮監禁的處分。到了雍正去世，乾隆御極，纔因大赦而放回家去的。

這件文字獄的發生是在三十餘年之後，還是因爲那件事種的禍根。齊周華自放歸後，卽遨遊天下，對於自己『獨抒己見』的一回事，頗自鳴不凡，想借這件事留名後世，於是想到把那些文字槩刻起來。沒有錢，便把產業變賣來作印刻費

用，他的妻子勸阻，他非但不聽，而且去控告妻子和人家通姦（那妻子已七十歲了），弄得親朋不齒，大家對他都覺得討厭。這樣反而激成他的剛愎脾氣，成了一種變態心理，越發神經質地胡幹起來，總於釀成了大禍。

據當時閩浙總督蘇昌 浙江巡撫熊學鵬的奏摺：熊學鵬至天台縣盤查倉庫，齊周華將所著名山藏初集古文二本，諸公贈言一本，半山學步時文一本，又爲呂留良事獨抒己見奏稿一本請熊學鵬作序，其間還夾雜了許多控告妻兒族人的狀子。熊學鵬見了他詩文內容怪誕，知道這正是升官發財和討好主子的捷徑，便到他家裏另外吊出許多詩文，一起參奏，又因齊周華的族弟原任禮部侍郎召南曾爲他的天台山遊記作跋，也一起參奏在內，這件株連甚廣的大獄便很容易成立了。

齊周華詩文『悖逆』的地方，除了應『旨』的奏稿之外，其實也只有在獄中祭呂留良一文，將呂晚村『極力推崇，比之夷齊孟子，希圖煽惑人心，是其存心黨逆，牢不可破。』另外則是別號之怪僻，如『自稱爲獨孤跛仙，忍辱居士，含

元子，尙古先生，華陽山人，岳六子，懔懂道人種種詭異名字。原來在專制的政治下，人民的姓名權也是不能自由的。例如上述諸別號中，『忍辱居士』一號便可單獨興成大獄，因爲『忍辱』兩字，在異族入主中原的滿洲帝皇看來，便是漢族志士對他而發，所以清代文字獄中因名字別號而起風波的，也在不少，這裏不過是最好的一个例示。

據該督撫的奏擬，除齊周華的一門全行依大逆律凌遲和斬決之外，又牽連到許多當時的名士，卽『諸公贈言』一書內的角色，有鄭義門房濱蔣拭之鄭如蘊盛禾張若震陸大業呂撫楊匯陳溥葉紹詩謝濟世陳升階侯嘉縉丁學希趙元容陳思亭李紱等，謝濟世與李紱尤爲著名的詞臣，幸而他們都已去世，不及身受熬煎，但死後也不肯放鬆，統治者還是要追根到底，這且下文再說，且先述幾個活着的被牽連者。

在世的爲齊周華詩文作序跋者，有沈德潛齊召南及桑調元三人，其中除桑調

元並無藉藉名之外，沈濟兩人均是乾隆文壇的巨擘。沈江蘇長洲人，字歸愚，編有明詩別裁清詩別裁等書，爲乾隆詩壇的祭酒。據傳說：他實是那位皇帝詩翁的捉刀人，乾隆的御製詩，其實都是他代筆的，所以官運亨通得很，從登進士第不到十年便做到禮部尚書了。齊周華的序文，據稱是託名的。因爲『歸愚宗伯』的名氣響得很，所以借名增光，這也是常有的事。這一次文字獄他似乎不會得着什麼處分，大概那時乾隆還要他捉刀，『聖眷正隆』的時候，當然不會有罪戾。但到後來這位『捉刀人』畢竟也成了文字獄的主角，因爲他替皇帝代筆的詩都刻在自己詩集裏發表了，把皇帝詩翁的假面具完全揭破，使乾隆恨他到了極點，終於借另一件文字獄（似乎是徐述夔的一柱樓詩獄）把他也牽連在內，得了很大的處分，但那時幸而沈德潛已經去世了。

至於齊召南，據熊學鵬蘇昌的奏摺所奏，乃是『雖於該犯犯事（指雍正九年事）之後，不與往來，卽所跋台岳遊記，亦經該犯刪改，並非原本，但齊周華係

齊召南堂兄，召南身爲大臣，既知該犯素行狂妄，不行稽查勸阻，任其刊刻悖謬書籍。『乾隆看了奏章，第一注意的便是他，也說『齊召南身爲侍郎，近族有此逆犯，從前何以並不據實奏聞？齊召南着來京候旨。』』

齊召南雖對齊周華負了這樣重的責任，但齊周華却還要控告他許多罪狀，說他有錢寄存在江姓處生息等情，乾隆以爲齊召南『平素以讀書立身爲事，豈應自蹈商賈牟利惡習，且現既邀恩寬免其治罪，又何得安然無事坐享贏餘，着傳諭熊學鵬，可卽密行查辦，惟酌留餬口外，所有生息餘貲，卽盡行查出歸公，以充地方公用。』這簡直是所謂『抄家』了。其實可憐得很，齊召南寄存揚州江姓鹽商生息的銀兩，實在不過三百兩，地方官吏以爲三百兩這樣數目太不成話，乃將他家裏所有的產業計四千餘兩全行變賣充公，齊召南總算加恩寬免治罪，着押解回籍，閉門思過。可憐齊召南經此大故，氣憤交併，不上半年，便去世了，這也可說是文字獄中一個可憐的犧牲者。

至於被株連的已去世的人物，如謝濟世，生前因著書案而與過文字獄（乾隆六年），死後又因齊周華案而查抄他的遺著，吊出梅莊雜著一書，『中多乖謬怨悵之語』，除書籍銷毀劈板之外，還連帶他的兒子謝夢思夢熊等治罪。

呂撫，係浙江新昌縣生員，已故，從他家中抄出聖學圖一書，亦劈板銷毀。其中有浙江德清縣人房演者，因呂留良案流戍陝西，齊周華遊西北時，著有過秦草一書，房演爲之序，有『東莊之禍，勢若燎原，一時學士大夫，非不欲維持挽救於其間』等語，又齊周華訪房演於長安詩，有『往事不堪回首憶，嗟予一臂似螳螂』之句，『東莊』是呂留良的住處，齊周華與房演大概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對房演辦得最重，發往伊犁，給披甲人爲奴。

此外還有李紱，紱字穆堂，江西臨川人，爲雍正朝名儒重臣，亦因齊周華而遭牽連，又在他家中查出生前詩文，有與文字獄主角戴名世等唱和的詩文，據當時辦理案件的官吏的意見，又將另興大獄，幸李紱已死，統治者無意再興大獄，

總算把所著詩文銷毀了事，但他的家屬已是受累不淺了。

綜觀文字獄的株連性，可以見到比『瓜蔓抄』更爲可怕的地方，關於處刑的輕重，全由於帝皇一己的高興，真所謂『君主乃萬法之源』。於此更可以看到，在文字獄案件中，不被株連則已，一有了關係，承辦的官吏，非要從被株連者的身上或著作中尋出些罪狀來不可，即使已經死去，也不肯放鬆，清代有許多文字獄主角們都是遭開棺戮尸的。文字獄的治罪雖有輕重，或竟至寬免其罪，但有一事是相同的，即無論如何，必須將其所著的詩文銷毀劈板，列爲禁書；這即是只准御用文化而不准有私人文化的意思，乾隆時代雖然文化斑斕，但文字獄也在這時期發生最多。明末大儒顧炎武說過，滅人國者必先滅其史。滿洲要維持在中國的統治，也不得不用這樣高壓的文字獄政策。但畢竟效力如何，在後來的歷史，已經給我們一個明白的答案了。

（廿八年十一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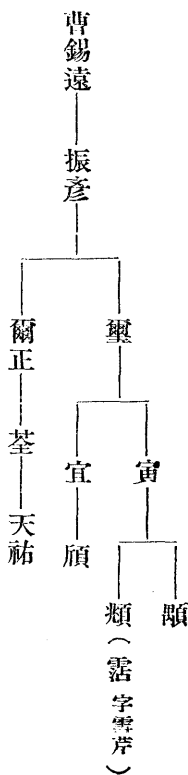
## 談清代織造世家曹氏

### 關於紅樓夢攷據的一些新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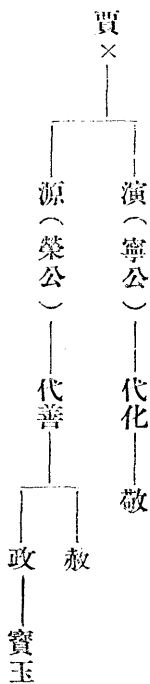
紅樓夢一書，自經胡適之（紅樓夢攷證）俞平伯（紅樓夢辨）兩先生論定後，一切附會的『紅學』攷據，都已不能立足；連有政治癖的蔡子民先生也不能自圓其說，在紅樓夢索隱第六版自序一文結尾處默認此書有爲作者自傳之可能。既然推定紅樓夢爲作者的自傳，則進而研究作者家世，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可惜材料實在太貧乏，像曹寅（書中的賈代善）這樣顯赫的人物，不獨不能找到他整篇的傳略，連在同時人的文集中，關於他的『墓誌銘』和『神道碑』一類文字都沒有。以胡先生之博洽與用力之勤，尙且無所發現，想來我們對於整篇的傳

略是無法得見的了；但對於『墓誌銘』和『神道碑』之類的文字，我想一定是有些辦法找到的。因為像曹寅那樣一個喜歡文字及接交的人物，又富於貲財，死後那些諛墓文字一定很多，只要有人肯發狠遍查一下康雍間文人的集子，一定可以如願以償的。

對於紅樓夢作者曹氏的家世，只有胡適之先生用了一些孤據的工夫，俞願（頴剛）兩先生所見大概也與胡先生相同，所以在紅樓夢辨中提及極少。胡先生所舉出的幾點材料，雖然很瑣碎，却是費大功夫得來的，所以珍貴異常。他首先從袁子才的隨園詩話中尋到『（曹寅）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一條，又從吳修的昭代（指清代）名人尺牘小傳揚州畫舫錄韓慕廬（葵）的懷堂文稿章實齋（學誠）的丙辰筭記宋和的考獻類徵陳鵬年傳中找到關於曹寅歷史的一鱗片爪，然後他根據八旗氏族通譜來作一曹氏的世系表如左（胡適文存卷三第八四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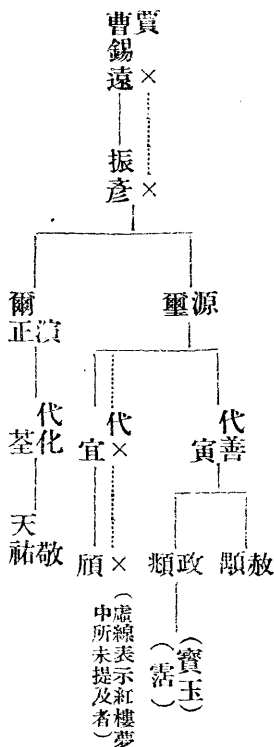
因為八旗氏族通譜並未標明一等血親(父子)的關係，只是把曹錫遠作主體，僅說明子孫對他的親等關係，所以『這個世系頗不分明』。胡先生的世系表也僅說明是『假定』的，倘使用紅樓夢中賈氏的世系一比較：



然後再把兩家的世系併合起來：

可以說是完全相吻合的，所異者，照八旗氏族通譜的次序看來，應該是曹璽屬長，而紅樓夢中，却是賈演（寧國公）屬長。這個不成問題，錯誤大概是屬於八旗氏族通譜一方的。還有曹寅之弟曹宜及其子曹頌一系，在織造世家的曹氏中，曹頌當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而紅樓夢中，却找不出他的影子。

織造，在清代的官制上，並不是一個官位，不過是一個兼差，兼織造的本官並不高，大都是由內務府的郎中主事或員外簡放的；說得不雅一點，即是皇帝私人的奴才，算不得朝廷的一員。即在今日君主國家的皇室中，也有相似的官吏，



但他們的帝皇因爲沒有實權，所以不能和實際政治發生關係了。

清初的織造，共有杭州、江寧、蘇州三處，都是在江南極富庶的地方。倘使有人要研究清初異族侵略漢族的資料，則清初在寧蘇杭三處設織造的史跡便不可放過，因爲這正是清初最大的弊政。在明代，自然也有這樣官守的，但是否名之曰『織造』則未曾攷及。據我在明人筆記所見到，則明代也有這種弊政，蓋明宮上下所用的便紙，均由杭州所貢入，其質料爲黃綢，四周且須繡邊。這樣的奢侈，恐亦與清廷同一副面目，但我已無確實證據可提出了。

清初織造是病民的弊政，可以從清初人的詩中知道一些，江南通志云：『蘇州織造始於順治三年，兼督蘇杭，至十三年歸併一局，遂止管蘇州織造事務。』

梅村詩集卷十三有聞撤織造志喜一律云：

春日柔桑士女歌，東南杼軸待如何？

千金織綺花成市，萬歲廻文月滿梭；

恩詔只今憐赤子，  
貢船從此罷運河；

尙方玉帛年來盛，  
早見西川濯錦多。

照吳詩所紀，則織造爲病民之官無疑；清廷撤去之後，所以值得歌功頌德。但不久蘇州的織造又復設立，是以曹寅做了蘇州織造四年之後，又專任江寧織造二十年之久。

江寧織造一職，自康熙二年起至雍正六年，除其中有八年是由桑格担任外，餘均屬於曹氏，可見稱之爲『織造世家』，足以當之無愧。

織造雖是清帝室私人的官吏，但因爲皇帝是當時實際上的政治元首，所以織造的官職雖微，却是皇帝的耳目。清制外省官吏，除督撫可以專摺奏事外，其他官吏都是沒有這種殊遇的，惟獨織造則可以獨奏，不需要督撫的會銜。所以清初在江南三處置織造的本旨，除監造帝室衣飾食用之外，實有更重大的深意；卽想以織造來監視最囂張的江南各地士氣。

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十七年刊行康熙硃批諭旨，內關於曹氏的，計曹寅的奏摺凡百十八件（康熙三十五年至五十一年），其子曹顥摺凡十七件（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曹頌摺凡四十六件（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在這些文獻中，可以得到關於曹氏不少的資料；但可惜的是曹氏的『世澤』至曹頌劃然而止，關於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紅樓夢作者曹霑的事蹟，竟然一些沒有。不過有了這些資料，對於紅樓夢上幾代的家世，也得有所佐證了。

清康熙硃批諭旨所有的曹氏奏摺，始自康熙三十五年，蓋當康熙三次南巡之後，曹寅奏謝欽點巡鹽並請陛見摺有云：

念臣寅於稚歲備犬馬之任，曾無尺寸之效，愚昧稚魯，不學無術，蒙皇  
上念臣父璽係包衣老奴，屢施恩澤，及於妻子，有加無已。

康熙硃批云：『朕體安善，爾不必來。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

心，小心！」這四個『小心』，便可見清帝室與江南織造的關係了，明白的說一句，所謂『織造』者，實是滿清統治者唆使偵察江南漢族動靜的 spy 而已。

所謂皇帝的間諜，並不是無因，且看康熙對於休致的故相熊賜履（死後倒是諡爲文端的）的偵察和留意，便可見織造這一職位的重要了。康熙問他道：『熊賜履近日如何？』曹寅覆奏道：『打聽得熊賜履在家，不曾遠出，其同城各官往拜者，並不接見，近日與江寧一二秀才陳武循張純及鷄鳴寺僧看花做詩，有小桃園雜詠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謹呈御覽，因其不與交遊，不能知其底蘊。』後來隔不了半年，熊賜履（他實是湖北孝感人，寄寓於金陵的）死了，曹寅連忙去報告，康熙還不肯放心，硃批道：『知道了，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爾還送些禮去才是。』康熙對熊賜履不知道有什麼過不去，但面子上還裝得好好的；賜諡之外，又叫家奴送些禮去光光場面；而暗下在打聽他的虛實，却是不遺餘力。在曹寅的奏摺中，關於奏聞熊賜履生前狀況，臨



終情形，死後家境的奏摺，實在不少：連隔了六七年後（康熙五十五年）曹寅的兒子手裏，還囑其察看熊賜履兒子的情形。按熊賜履爲清初一代名臣，輔弼康熙甚久，若單看正史的記載，總以爲是君臣很相得的，不知道他們之間猜忌之深，一至於此，連死後都不肯放鬆。我從前看清人筆記，有提及熊賜履的子孫者，都說其愚笨和潦倒，現在方明白這是政治上的悲劇，累得子孫都不能出頭。看來熊賜履休致後不回孝感原籍而僑寓金陵，原是康熙的授旨，可以令曹寅就近察看的意思。於此也可見織造一職，在清初實際政治上的地位了。

曹氏的家世，即是曹雪芹筆下紅樓夢賈氏的家世，這是已經確定的，在康熙殊批諭旨中，我找出兩件有關紅樓夢家世的事件，是很值得討論和足以與胡著紅樓夢攷證參看的。第一是曹寅（賈代善）的兒子問題，據胡適之先生所假定的世系表，曹寅有兩個兒子，長名顥（賈赦），次名頤（賈政），這個假定，不獨於紅樓夢中的賈氏的世系不錯，即於八旗氏族通譜及江南通志的江寧織造年表看來

也不錯，但在文獻最足有徵的曹氏本身奏摺看來，却不免有些問題。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曹寅子連生（連生卽是曹顥，『顥』是康熙所欽賜的）奏曹寅故後情形摺有云：

竊奴才祖孫父子世受國恩，涓埃未報，奴才故父一生。叨沐聖主浩蕩洪恩，出管江寧織造二十餘年，四差鹽務，遭逢異數，疊加無已。方圖天誠報効，上答高厚，不意壽命不延，遽辭聖世……先臣止生奴才一人，擔任所教養……奴才堂兄曹頌來南奉梁總管傳宣聖旨……

於此摺內，可見曹寅（賈代善）所生，實只曹顥（賈赦）一人（尙有一女，詳後），曹顥（連生）於曹寅死後的奏摺所說如此，萬無再生出一個曹頌（賈政）之理，故胡適之先生紅樓夢攷證（胡適文存卷三第八三〇頁）『是曹顥之爲曹寅兒子，已無可疑。曹頌大概是曹顥的兄弟』一條，我可以用下列的材料。把他修正，改爲『曹頌是曹寅的嗣子』。又（第八四五頁）『到康熙五十四年，曹

顯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換了，故次子曹頌接下去做』一條，我也可用下列的材料把他改爲『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頌死了，死時無嗣，康熙命他的堂兄弟曹頰爲曹寅的嗣子，繼任織造。』

曹頌之死，大概在康熙五十三年或五十四年正二月中，故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頰有繼任江寧織造及代母陳情兩摺，後一摺有云：

竊奴才母（此當指曹寅之妻而言，卽紅樓夢中之賈母，但非曹頰之親母）在江寧，伏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將奴才承嗣襲職，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聞言之下，感激痛哭，……奴才之嫂馬氏（指曹頌之妻）因現懷妊，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彼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於此可證明曹頌做了三年江寧織造，而死在北方的，並不是被撤職。曹頌死時無子嗣，僅有遺腹，生長與否不可得知，因之康熙命曹寅的姪兒曹頰，爲繼嗣

任織造之職。

曹顥這個遺腹子大概不是曹蒞（雪芹），或許是賈璉也說不定，但在曹氏世系中，已無他的名字可攷了。曹雪芹是生於曹頌入繼曹寅之後的，故在紅樓夢中隱去這一段筆蹟，因為中國人的習慣，對於入嗣爲人後的人，大都是不願子孫知其詳細的，曹雪芹雖然知道，當然也不肯寫上去了。於此更可知紅樓夢中的賈母爲什麼和賈政住在一起的緣故，原來雪芹並不會親見其伯父之爲人，紅樓夢中的賈赦並不一定是曹顥的影子，據我推測起來，乃是曹璉孫子行中的一個。

於這個摺子中，更可校正胡適之先生對『璉』字解說的錯誤，宋和的考獻類徵陳鵬年傳中，有『當是時，蘇州織造李某伏寅後，爲寅璉』一語，胡先生以爲『璉字不見於字書，似有兒女親家的意思。』實則這個推測是錯了，『璉』字乃指郎舅的關係，李某卽李煦，與曹寅同爲織造及巡鹽御史，曹頌代母陳情摺中有『奴才母李氏』一語，又有『奴才母舅李煦』一語，可見李煦與曹寅實是郎舅的

關係。於是更可見紅樓夢第四回中『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的史氏，即是李氏；而賈母也姓李，史湘雲也是李煦的孫女了。

胡適之先生於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一文中，攷訂版本的異同，於第二回『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一語的堅持，反對高鶚竄爲『兩個兒子』的改本，最爲有見地，曹氏是個大族，影射的賈氏也是個大族，決不能把所有的旁支親屬都寫進去的。即榮公的兒子也決不只是代善一人，根據上面，應該把胡先生所假定的曹氏世系表修改如下：



在曹寅與曹宜之間，曹鸞一定還有旁的兒子，否則何以很有名的曹頤不出嗣

給曹寅，而由曹頌來入嗣呢？那一定是因爲次序的關係了（當然倘使曹頌是個獨子也是個理由）。

還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是關於紅樓夢中賈元春（元妃）的，紅樓夢既爲作者自傳體的小說，除却小說所不免的誇張之外，似不該撤下這樣大的一個謊。胡適之俞平伯兩先生都認爲是曹雪芹故誇張其事，胡先生還認真地『查攷過清朝的后妃，深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沒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賈元妃是虛構的人物』。這個皇妃其實並不是全無影響的，曹氏雖不曾有女爲妃后，但嫁給王子爲妃（福晉）却是有的。這個證據不能舉得很詳細，只知道所謂『王子』者，是『鑲紅旗王子』，而出嫁者爲曹寅的女兒，於曹雪芹爲姑母。清康熙硃批奏摺中有關於此事的奏摺四：一於康熙四十五年奏奉女北上，有『太監梁九功傳旨，著臣妻於八月上船奉女北上……竊思王子婚禮，已蒙恩命尙之傑備辦無誤，筵宴之典，臣已堅辭』等語。第二摺同年奏王子迎娶情形。第三摺康熙四十七年，有『臣接家

信，知鑲紅旗王子已育過世子』云云。第四摺康熙四十八年奏爲婿移居摺，有『……臣愚以爲皇上左右侍衛，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遠，如於東華門外置房移居，臣婿並置莊田奴僕爲永遠之計。臣有一子，今年卽令上京當差，送女同往，則臣男女之事畢矣』等語。

鑲紅旗王子究爲何人，我對於八旗制度不大熟悉，但鑲（箱）紅旗是漢軍，或可無疑，尙可喜投誠後，或卽編入此旗，他的子孫有任鑲紅旗都統者。就中承辦婚禮的尙之傑，疑心是平南王尙可喜的兒子，我藏有上虞羅振玉校錄史料叢刊的尙冊，是記錄平南事蹟世系最詳細的。尙可喜二十三子中，竟無尙之傑其人，更不用說找出一些他和鑲紅旗王子的關係了。但可以猜測的，鑲紅旗王子是尙可喜的襲爵後人。因爲清初隸漢軍封王的，只有尙可喜能延其世澤，其餘都沒有下場，如耿繼茂吳三桂之叛變，孔有德之絕嗣是。

據此，則曹氏門中，是有一女嫁爲王子福晉；而且是由皇帝作伐的。則曹雪

芹描寫起來，把她抬爲皇妃，也是應該誇張的事（倘真的是皇妃，恐怕要寫成皇后了）。不過對於這個事實，也有可疑之點在，因爲這位福晉是曹寅之女，於雪芹爲姑母，並不是紅樓夢中的大姊姊，年齡和雪芹至少相差二十歲以上，雪芹不該把姑母寫成自己的姊姊。但在紅樓夢中，寶玉對這位大姊姊，確乎比姑母還敬重。觀乎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口中對於寶玉姊弟兩人生年的舛誤，則賈元春這個人無論如何不能成爲寫實的人物，至少要大大折扣，由皇妃減爲福晉或由姊姊增爲姑母。

但即使照胡適之先生所說，賈元春爲虛構的人物，則我這個材料也是很重要的，因爲那位嫁給鑲紅旗王子爲福晉的曹寅女兒，便是紅樓夢書中嫁給林如海的賈夫人（敏），也即是紅樓夢中女主角林黛玉的母親了，這又是何等有趣的事！據康熙硃批奏摺，不獨確定史湘雲是姓李的，更可以有一半推定林黛玉是姓尚的。這些發現，倘使給附會紅學家們見了，『李』和『史』，『尚』和『林』，



不知道是怎樣『拆字格』的謎呢？

織造一職，除監造皇室的衣飾食用之外，據曹氏奏摺所見，雜務似乎很多，如放賑，運米，修補明代皇陵，替寺院上匾額，代和尚求地位，開書局刻書（現在所見的全唐詩，還是曹寅在揚州開局所刻的，曹氏所刻書甚精，便因為他領着官書局差使的緣故），還有進晴雨錄，奏報一路的見聞，察看在籍大臣的動靜等等，雖是閒官，竟是席不暇暖的紅差使，無怪乎曹寅出門要假裝在車上看書，連受百姓敬禮的工夫都沒有了（事見隨園詩話）。

織造雖是好缺子，却是容易賠累的差使，曹寅的舅子李煦是抄了家的，胡適之先生已查出了文獻，他因此推定後來的曹頌也不免到此末路，這當然是很可能的。不獨此也，即是曹寅和曹頤，雖然『聖眷優渥』，據我看來，竟然也是因為虧空太鉅，彌補無方，憂煎交迫而死的。曹寅死後，計虧空五十四萬九千六百餘兩，數目也很可觀，由康熙責令李煦於一年內代曹寅補完，於是李煦也拖倒了。

曹顥繼父任三四年中，更是無日不戰戰兢兢於彌補虧空之中，連家中所有三萬兩也獻給皇帝，以明心跡，總算皇帝只收他『六千兩養馬』，他大概也是急死的。到了曹頌手裏，一到任便捐出三千兩，供皇帝『採買駱駝』之用，接着便奉旨查問家產實況。照這樣看來，曹家的織造做下去，豈有不賠累精光的嗎？

清代織造世家曹氏，自康熙二年曹璽做起，迄雍正六年曹頌去任，六十餘年中，都是他家祖孫三代當這差使，間有李煦參與其間，也是他們的至戚，實可說是八旗氏族中一件盛事。由這盛事而產生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曹霑，更是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大事。

曹氏自曹頌後，據江南通志無後人爲織造者，但據故宮懋勤殿所藏曹氏父子奏摺匣子的貼簽，則云『雍正元年×××織造曹福交來硃批奏摺一匣』，這曹福不知是誰？故事，皇帝有硃批發還的奏摺，例須由子孫繳納，曹福也是曹寅的子孫無疑。然江南通志及八旗氏族譜均無曹福其人，而雍正元年又是曹頌在任的

時候，則曹福卽是曹頌的別名（像曹頌原名連生一樣），或是印刷的錯誤，那只好作結束本文的疑案了。

附記一 這是一篇數年前的舊作，因爲有許多書還沒有查出，便一直擱着。近因重對紅樓夢發生興趣，遂檢出更定數語發表，以就正於幾位有同好的朋友。以一切而論，這是不能算爲定稿的；但因爲忙，又加以亂離之餘，故籍飄零，要想寫完全是不可能的了。例如鑲紅旗王子是否爲尚可喜的襲爵者，至今還尙未一致，也只得由他了。

附記二 批本隨園詩話，如臯冒鶴亭（廣生）刊行。作者爲乾隆時閩督伍納拉子，所批多遺聞軼事，彌足珍貴。袁子才爲首先記載紅樓夢文獻之人，詩話云：『康熙間，曹棟（棟）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携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其子（孫）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批本云：『乾隆五十五六年間，見有鈔本紅樓夢一書，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書中內有皇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家近是。』傅恒爲乾隆孝賢后之兄，故曰『內有皇后』。至『外有王

妃』云云，亦皆可致。但今傳八十回之紅樓夢，除賈元春入爲貴妃外，並無王妃其人，豈批者當時所見，乃曹氏全書，而以探春嬪於藩王者乎？此批本惜未令胡適之先生見之！否則，不失爲一好材料也。又於此可見附會紅學家之鼻祖，既不始於道光間之徐柳泉，更不始於民國初年蔡子民，紅樓夢問世一二十年中，已傳說紛起矣。世之附會紅樓者，常指納蘭明珠，清世祖，廢太子等事，而指爲傅恒家者，尙於此書初見，故記之。

（廿九年一月三日深夜，記）

## 談清人筆記

近幾年來因爲有幾位文人在努力提倡晚明文學的結果，鬧成坊間一片晚明世界，例如袁中郎全集的翻印，國學珍本叢書的整批發行，裏面大都是明人的東西居多，這種現象當然不能說不好，橫豎有珍本之類的書供給大家看看總是好的。不過照我看來，明人的東西，最大的成就還在於思想的解放，和文字的清麗。至於才力之薄弱，和並無雄偉魄力，也一正如清初詞臣的鄙貶公安，現代革命文人之奚落小品，無可諱言。故晚明文學，我以爲『山人』一脈，有陳眉公王百穀已足，公安有中郎，竟陵有鐘譚亦頗可已，其餘枝枝節節的，除却學者們要作系統的研究外，要是給我們門外漢看來，似覺不必，蓋思想雖然通達，文章雖然清麗，大家瞎寫一陣，究竟寫不出什麼東西，枉論能『開卷有益，掩卷有味』也。

中國目前出版界有一種極端的毛病，有一種刊物太嚴肅，其弊在『道』，另一種刊物太前進，其弊在『矯』，這兩者都有其毛病的。我想清人的筆記，倒合乎中庸的。

當晚明文學在出版界活躍的時候，我就有想起清人筆記的念頭，其目的在於要使大家於消閑之中寓以知識的意義，因為有幾部清人筆記，網羅一代故實，凡國家弊政，人物臧否，確足以補正史之不逮，蓋正史的面目病在太矯，往往記事不敢翔實，要研究一件事實還在於野史中搜羅。例如研究太平天國時代的歷史，湘軍志，平定粵寇記略這種書也只能窺其大略，真真的實在客觀情形，遠不如在野的私家記載和客卿的書籍。

我所以愛好清人筆記的緣故，却還有些恍惚，大概是因為對於清史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因為清代比較的離現今爲近，容易從故老的口中得到一些傳說（我有一位老祖母，她是身經洪羊亂離的）。再則清代雖以滿族入主中原，而牢籠士

子得法，表面上看起來比較明代的兇惡面龐好得多。清代帝皇尙不肯失去稽古右文之主的美名，雖然其用心是不可問的。

現在且來說清人筆記的內容。

清人的隨筆偶記，其開山祖大概由於晚明文壇盟主的王弇山（世貞），而乾嘉之時集其大成。以後道咸同光四代，一時盛極，差不多有些文名的文人除其所謂正當著述外，都要來一本筆記敍敍其見聞的書，這種流風餘沫至民國初元還未盡泯，不過到現在受了西洋文學紹介的影響而壽終正寢吧了！這種輔助正統文學的著作，在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在中國文壇上着實佔些地位，不容我們忽略的。

考這種筆記風氣起源的原因，大概不外乎考據學的影響和士子對於經術的厭倦。考據的影響令士子不屑於清談而致力於現實和過去。經術的厭倦令士子致力於史學的研究。（雖然這班著書的人都是從經術中得來翰林進士，於此可見到讀經亦不過牢籠知識份子至某一時期而已，過了這個時期對於『經』仍舊要表示厭

倦的。讀史是專制壓迫下士子的一種反抗，蓋統治者每以讀經愚弄天下士子爲唯一工具，而天下士子的唯一反抗統治者愚弄政策的工具也便是治史，這種動向也非但『自古已然』，而應該『於今爲烈』的。因爲『經』不過命令人家如何作忠作孝，而『史』却告訴讀者國家如何會興，如何會亡——尤其是幾部晉宋明諸朝中國覆亡於異族的『史』，令人可以驚惕，和謀所以救濟之道。清代文人主張最烈的要算龔自珍（定庵），道咸間的文人能談考據，言掌故，精史學者實定庵開其風氣，這種功績定庵實要比幾位兩廡吃冷猪肉的大師來得偉大。現在呢，讀經運動已由呼聲至於現實，這個時期，來讀讀有關於歷史故實的清人筆記，雖不致有人推崇，但挨罵也不見得吧！

清人筆記，大概可分爲兩種，一種是浪漫的，這一種談狐說鬼，文人不得志往往爲此，最大的成就而博得中外廣大讀者的，可以舉聊齋爲代表，次之則袁才子的子不語（新齊諧），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和螢燈異草等書。這一種書我



在這裏並不談起，因為它們銷行既廣，家曉戶誦，何必再行紹介。我要說起的是另一種的隨筆偶記，這種筆記是現實的，其內容同前文所說『翔羅一代故實，名人軼事，國家弊政，人物臧否』，但並不枯澀，裏面往往有幽默，有笑料，並不道學，並不嚴肅，清人在扳起面孔做的所謂正統著述外，在這裏還可見到他們嘻笑怒罵的真面目，令人讀得下去，不會半途而廢。而讀者的好處，却在『開卷有益，掩卷有味』。

我有幾本清人的隨筆偶記，雖不能如教授學者們所講究的版本秘笈，却也奔走四方未嘗離身，那幾本書往往可以在我的枕邊看到，原因內容太有味，簡直捨不得，陳眉公所謂『讀舊書如逢故人』，良有以也。

關於這類書的書名和作者，可以列舉於此，以後可以略加說明。

我所獲爲『枕中秘』的幾種書籍，大都是清宗室禮親王（昭槤）的嘯亭雜錄，王漁洋的池北偶談香祖筆記，戴蕨塘的藤陰雜記，梁章鉅（荃林）的浪蹟叢談歸

田瑣記南省公餘錄，阮吾山（葵）的客餘茶話，陳鈞堂（康祺）的燕下鄉脞錄（潛紀聞，俞曲園（樾）的春在堂隨筆茶香室叢鈔，王端履的重論文齋筆錄。以及幾本貼切人生，談談閨房瑣事的，例如沈三白（復）的浮生六記，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香畹樓憶語，舒白香（夢蘭）的遊山日記（這本書已由宇宙風社重印出版）。再次之如鈕玉樵（琇）的觚賸，高澹人（士奇）的天祿識餘。這幾本書大都很好，都能符合上述『開卷有味，掩卷有益』的原則，可放在枕邊消遣，也不至於有流入『玩物喪志』之誚，蓋賢於三角四角的戀愛小說遠矣。

這裏要特別推薦的，是昭槎的嘯亭雜錄，陳鈞堂的燕下鄉脞錄和潛紀聞。嘯亭雜錄有商務印書館的早年鉛印本，而兩者都收在吳興王文濡所輯說庫內（文明書局版）。前者昭槎爲滿清的近支宗室，爲彼族唯一博雅之士，生時當乾嘉盛年，所記爲入關起迄於乾嘉，內容關於清初的設政，關外的掌故，時人的言行，大概可以盡羅無缺，而最足珍奇者，則爲記薩賴爾之叛，金川之戰，平定回部本

末，台灣之役，癸酉之變，滑縣之捷，廓爾喀之役，光顯寺之戰，關於乾嘉二代內外用兵本末無不悉備，爲研究清代外藩史實者不可或少的資料。嘯亭雜錄可以算是清人筆記前期的代表者，從開國起頭迄於嘉慶，而陳鈞堂的燕下鄉脞錄和郎潛紀聞兩書，却算是後期的代表者，從道光起迄於光緒，作者身經洪羊亂離，關於清代方面的事情記載頗翔，雖然不免於立場上的徧袒，究未作泛泛語，足爲後人立論的根據，似乎算得上清人筆記中的佼佼者了。

吟梅居士戴蕨塘撰的藤蔭雜記，也是一部好書，其內容大致與晚明人劉同人（侗）的帝京景物略相似，但藤蔭雜記所重在人物，文學上的成就去帝京景物略遠甚，這本書載康熙乾隆嘉慶三朝名臣文人都門寓處頗詳，在未到過北平如我者看來亦頗有興味，不知在北平的周作人沈啓无俞平伯諸先生亦一會愛好是書否？我曾爲是書屢興北遊的念頭，也只好算是愛書狂吧！

話說得太長，理該帶住。清人筆記，應該大家都可以讀讀，中華書局的清代

筆記叢刊的是選擇得不差，上述幾種大致都有。或許因為定價太貴，則不妨至舊書店去買幾本文明書局的說庫，或進步書局的小本子筆記叢書，也是一樣，不過印刷紙張太劣罷了。

文人好作短篇的隨筆偶記，原是病處，第一是筆記之類的書魄力不能大，決不會有偉大的作品，而文人們好作筆記其原亦在於每日扳起面孔做正統派的神道碑，墓誌銘，徵，啓，疏，牘，沒有自己性靈寄託的地方，他們的真面目在筆記中纔可流露出來，我以前亦頗非議紀昀朱竹垞之鄙貶明人文章，後閱清人筆記所載，則竹垞曉嵐固皆是風雅人物，全不是正統書中一副面目，因此悔悟讀曝書亭集不如看竹垞小志，買曾文正全集，不如花幾個子買其家書也。大家倘使真有偉大的創作或翻譯可看，當然最好，不然，看看清人的隨筆偶記之類，也應該比三角四角的戀愛小說，和胡說亂道的海派文學好得多，這也算是區區這篇文字的主意吧。

(廿六年二月廿五日)

## 讀『疾齋雜劇』

如臯冒鶴亭先生（廣生），新稟疾齋雜劇行世，迺演明清之際的故事，此時此景讀之，令人感慨倍生。對於詞曲一道，我是十足的門外漢，本來用不着來嘵舌，但因為對於明清之際的史事發生興趣，所以讀了之後，還是借此來談我的所好吧了。

疾齋雜劇分四折，演明清之際四個故事，第一折『別離廟 蘆仙入道』，這是敍作者的家事，顯見得四折中最出色的一幕，主角爲長洲女子吳蘆仙（琪），如臯冒巢民（辟疆），宜興陳其年（維崧）。巢民乃明末四公子之一，爲南中清望所歸，當金陵羣起攻阮的時候，慷慨激昂，不可一世，清兵下江南之後，巢民復歸水繪園故居，雖不出仕異族，但也毫沒有作爲了，世所傳影梅庵憶語，僅敍兒

女情事，把當年貴公子的俠情豪氣，消磨得乾乾淨淨；中年傷於酒色哀樂，明末四公子，都是這樣鬱鬱而終的。

蓋仙以宦家子女而久歷風塵，到如皋想依巢民終老，因為『我前生孽多，今生墮落，你金閨有箇朝雲伴坡，我縱然讓他，他須怨我，成就你伉儷和。』（哪吒令），這樣便由巢民爲之建廟出家。

趙景深先生以爲冒先生不如一寫南都攻阮防亂揭的冒巢民，我很同意，但雲亭山人的桃花扇傳奇已寫過這一幕，恐怕有雷同的關係，所以不寫的吧！

第二折『午夢堂葉女歸魂』，敍明季才女葉小鸞的神奇事蹟，小鸞爲吳中名士葉天寥（紹袁）小女，胡適之先生嘗爲天寥做過年譜（？），雖負盛名，實是個迂腐的讀書人。小鸞在中國婦女文學史上很占一席之地。這一折葉天寥的扶乩招魂，神奇鬼怪，且多內典中語，這大概是作者好談佛學的結果吧！

第三折『馬湘蘭生壽百穀』，敍明末大名士王伯穀（穉登）和秦淮名妓馬湘

蘭的事，湘蘭貌不及顧橫渡柳如是董小宛陳圓圓等後起的名妓，然才華清絕，能詩文，如皋冒伯麀以她的詩合趙今燕朱泰玉鄭如英三人爲秦淮四美人詩稿。不過在這一折內却太煞風景，伯穀七十稱觴，還不妨爲老去風情，馬妓年亦五十，未免太使人皮膚起粟了。

第四折『卞玉京死憶梅村』，在我看來，這是最有興趣的一折，吳駿公風流倜儻，允可推明季第一流人物，少年登第，高掇巍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如此才華，不獨天下士子仰慕，卽女子也都爲他而傾倒。但梅村爲人，比較拘謹，國亡後雖然出仕兩朝，其內心的痛苦是不堪的，而且日懼收者在門，所以連醇酒婦女那種逃世的勾當也不敢做。『卞玉京死憶梅村』劇中，梅村可惜並未出場，否則，能一寫他貳臣的心事，一定是很動人的。

梅村詩集中關於卞玉京的詩計三首，槎河感舊，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過

玉京道人墓。寒河感舊七律四首云：

白門楊柳好藏鴉，誰道扁舟蕩槳斜；金屋雲深吾谷樹，玉杯春暖尙湖花；  
見來學避羞團扇，近處疑嗔響鈿車；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驄容易別盧家。

油壁迎來是舊遊，尊前不出背花愁；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却羞；  
故向閑人偷玉筋，浪傳好語到銀鈎；五陵年少催歸去，隔斷紅牆十二樓。

休將消息恨層城，猶有羅敷未嫁情；車過捲簾勞悵望，夢來攜袖費逢迎；  
青衫顚顚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記得橫塘秋夜好，玉釵恩重是前生。

長向東風問畫蘭，玉人微嘆倚闌干；乍拋錦瑟描難就，小疊瓊箋墨未乾；  
弱葉嬾舒添午倦，嫩芽嬌染怯春寒；書成粉筆憑誰寄，多恐蕭郎不忍堪。



關於梅村的所謂『風流佳話』，詩集中尚有七律四首，題曰無題，吳詩集覽引梅村曾孫紫庭箋曰：『王先輩玉書麟來志芸云：虞山瞿氏有才女歸錢生，生病瘵，女有才色，不安其室，意屬先生（指梅村），扁舟過婁，投詩相訪，先生以義自持。因設飲河干，賦無題四章以謝之。氏去歸石學士仲……梁溪顧舍人梁汾（貞觀），石所取士，實爲之作合云。』這是一折很像當爐艷的戲劇，能曲折演來，一定是很動人的。惜乎這樣一個故事，只剩下四首詩而已。詩云：

繫艇垂楊映綠灣，玉人湘管畫簾深；千絲碧藕玲瓏腕，一卷芭蕉展轉心；  
題罷紅窗歌緩緩，聽來青鳥信沈沈；天涯卻有黃姑恨，吹入蕭郎此夜吟。

到處鶯花畫舫輕，相逢只作看山行；鏡因硯近螺頻換，書爲香多蠹不成；  
愧我白頭無冶習，讓卿紅粉有詩名；飛瓊漫道人間識，一夜天風返碧城。

錯認微之共牧之，誤他舉舉與師師；疎狂詩酒隨同伴，細膩風光異昔時；  
畫裏綠楊堪贈別，曲中紅豆是相思；年華老大風情減，孤負蕭娘數首詩。

×

×

×

鈿雀金蟬籠臂紗，鬧粧初不鬥鉛華；藏鈞酒向劉郎賭，刻燭詩從謝女誇；  
天上異香須有種，春來飛絮恨無家；東風燕子知多少，珍重雕闌白玉花。

作者冒廣生先生風流世家，才華曠代，吳瞿安先生之歿，詞曲一道，允推南  
中祭酒。我於此道雖爲門外漢，但私意以爲先生能善於剪裁題材，多作一些迴腸  
蕩氣的故事，像吳梅之風洞山傳奇者，不知冒先生以爲何如？

(廿八年七月十六日)

## 談『遊山日記』

## 『遊山日記』跋

遊山日記十卷，詩賦二卷，清靖安舒白香（夢蘭）撰。日記自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六月一日戊午入廬山敘起，至同年九月十日丙申出山止，恰得百日。因爲標點這本書，得有機會多看幾遍，案上工作數日，遂疑化鶴飛去，臥作廬山遊也。第一，他敘事就好，似乎就是普通隨意寫寫，並不用什麼力，而我等看來，却清麗可喜，時時雲烟滿紙，簡直釋手不得也。

遊山日記之所好者，好在其並不完全記日記，他日記內，亦遊記，亦幽默，亦小品，亦道學，忽而敘高山奇峯，忽而記草木蟲魚，有時爲神道設教，有時對和尚談禪。總之，他文筆所至，一如其心中馳騁，不可有一些拘束，於是乎妙文

汨汨不絕矣。

白香是天才，他崇拜豪杰，也體恤愚人，恐怕他一生香是吃庸人的虧，所以庸人頂看不入眼；他對於庸人幾乎破口大罵，而却又罵得合理，令人不能給庸人辯白則個。丁丑條下有云：

周濂溪亦大儒也，宜朝朝體認經疏，代聖立言，講之作之，津津而說之，那得閑情著愛蓮之說，留心小草？庸人必譏玩物喪志。

白香山謫居江州，理宜避嫌勤職，以圖開復，乃敢夤夜送客，要茶商之妻彈琵琶，侑觴談情，相對流涕，庸人曰：『挾妓飲酒，律有明條，知法玩法，白某之杖罪，的決不貸。』

彼其中庸之貌，木訥之形，雖孔子割雞之戲言，孟子齊人之諷喻，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若第以粗迹觀之，即古聖先賢猶恐不逮，我何人也，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氣喪，言動皆失其常度也乎？

白香這一段，簡直是在罵人；但是罵那一個却未指出，恐亦是當時一般情形耳！於是不佞始知庸人之多，不自今日始，卽嘉慶時亦已有之。白香之言若曰：孔子孟子若生在今日，割鷄之戲言，齊人之諷喻，亦一定被庸人目爲打倒之列無疑。吾知白香一定羨慕孔子，何以知之？從讀三代時的書知之，那時究竟沒有一個人要罵孔子玩物喪志也。

嘗有人問我怕什麼，愚率然對曰：『我不怕盜賊而怕丘八，不怕孔孟而畏宋儒；盜賊不足懼，懼其形似盜賊者，孔孟不足畏，畏其竊孔孟衣冠者。夫博奕之徒，賢於干祿之流多矣。』白香也有這種話頭：

日晡歸黃龍，比入寺，虎嘯者三，聞之甚快，此虎殆欲嗣『虎林三笑』之風，遇我不薄，欲臥，更留意聽之，輾轉不寐，至漏深燈滅，怪風滿林，始復聞其吼，大慰岑寂。西輔謂予『不畏虎而畏犬，不畏龍而畏蛇，不畏王公而畏驅僧小人。』可謂知言。

遊山日記是一部閑書，閑便閑得好，閑能文章，閑能幽默，閑能通世故，達人情，白香的閑筆極多，善填表解的人看來，一定以爲浪擲筆墨，實則在閑筆中倒頗能看出些真理，如記剃頭云：

小僧爲予呼侍詔薙髮，洞洞屬屬，手執刀欲墮，予或畏其傷首也，得半而止，僧有慚色。予曰：『無害，彼蓋剃僧頭，任意馳騁，圓通罔礙，今見我首與僧異，故不能游刃有餘，曷足怪也。』

再如己巳一條云：

晨起，命奴取被囊食箱同詣玉淵石漱衣，徐徐澣濯，如去心垢，仰首見五峯諸老面談也。俄復不見，不知是峯起入雲，抑是雲下接峯？汲者必以爲山川出雲，則齒冷矣。

中文中亦有此等閑筆，施耐庵水滸一序之外，不易多見得也。

板橋道人善罵秀才，白香則善罵和尚官吏，板橋罵秀才是扳起面孔大罵，白

香罵和尚官吏却有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便是以幽默出之，雖沒有板橋那麼淋漓痛快，然還是白香有涵蓄，非令人會心一笑不可也：

山僧頗疑我狀貌，似曾爲大官也，時時作周旋問訊，竊厭其擾，遂指天誓水，自明非官，且謂「彼官者，上應天星，即使微服來遊，夜必放光。予實欲依法座下，聽講修心，種來世放光之福，師第以行者沙彌畜之可耳！」於是乎僧有傲色。我得自在嬉遊，久居避暑，不亦樂乎？

再看他罵官，其實官何足罵，青年文豪，小學學生類都能道官之劣，但白香以遊戲出之，便令人看得進，強勝日日千言之標語口號也；丁丑條下云：

晴。據至。予得以窺簾看官，聞其說官話，唾官痰，著官衣，雍容緩步，詣山之後主祭，僕役廿餘人，齋於客堂，則聞憂憂然唇齒聲，相罵聲，呼笑之聲，鼾齣聲。良久官自後山還前殿，終不拜佛，蓋亦崇正學，闢異端，有道之士也，亦不屑賞鑑天池，但仰面望鐵瓦問曰：「生鐵乎，熟鐵乎？」

僧對曰：『生鐵。』復問曰：『落雨時，池水溢乎？』對曰：『不溢。』官曰：『亦溢耶？』蓋緣僧畏官而喉不響，官傲僧而聽不卑，故兩誤耳！齋罷即還，竟不暇照例遊山，而主僧之瓶有餘粟，釜有餘羹，并以其餘羹乞我，我腸得潤，皆椽之惠也。謹記其高風遺愛如此。

白香行文善幽默，以幽默罵人即見一斑，丁亥有一例云：

又有數遊客，自言以徵租入山，特來隨喜，而僧庖之，磨聲復作。沙彌言：『客文人也，傾立四仙祠讀天池賦良久，讚曰：「好長」。』

白香雖善嘲人，究竟是熱心用世人，但與長沮桀溺爲相近耳。且引證日記一段，以明白香并非口呼大衆而脚踢車夫者：

聞佛手巖老僧病，命宗慧以錢饋之，此僧猶未面，比曾以斗米借我，情可念也。

關於白香的思想方面，他有許多地方是反動的，如贊成封建制度，主張神道



設教，這等處當然與時代有關，不佞不爲之諱亦不之苛求耳！他是個儒教傳統的人，但也傾心內典，所以他主張三教同流，而反對韓愈『人其人，廬其居』那一套，理由是涉到人口論方面，他是馬爾塞斯那一派消極論的主張，有幾點是和馬爾塞斯相同的。丙戌條下有云：

偶閱前日論二氏無損於治，不妨卽其道以治其身，恐迂儒惑其無子，欲令其人人返俗，歸入四民，以蕃戶籍；將見肆廩壟畝皆人滿，而不復相容。然後知食粟用器之家，其名雖四，其實且日見其多，則何也？爲僧尼道士，皆相匹而生子也。不識臆斷者籌及此否？

道學之士如韓愈及其羣衆，幾曾有一日虞及此乎？

◎周作人先生極愛好是書，他在雜記（兒時的回憶，見廿四年十月十三日大公報文藝副刊）中提及白香的兒時生活，以爲難得，蓋中國文人，大都恥道其兒時的生活，白香作此記時，大該行年總在五十以上，猶肯談談兒時的回憶，自屬難

能；但庚寅一條，似涉於神怪荒誕，真難逃現代人眼光之誅，姑念其是兒時的回憶，吾輩且以周先生的眼光看之可耳！

關於白香的歷史，我知道得有限，因為白香根本不是什麼名人，你去檢人名大字典，或者可以找出一個三甲末的翰林，却沒有一個舒布衣夢蘭。他的家世，就不佞所知也極有限，不過他是江西靖安人，靖安舒氏，世爲江右巨族，白香父守中，由進士出守（黎按：人名大辭典作爲明人，殊不可解，容攷）。其兄鬯亭亦仕至監司，白香則布衣未仕，嘗爲怡恭親王客，與詞學名人樂蓮裳均相友善，結有蓮根詩社。著作除遊山日記外，以白香詩譜最著名於世，聞此外尚有天香戲稿，未見過，周作人先生有白香雜著一部，未知戲稿在其中不？

遊山日記，計包含日記十卷，詩賦兩卷，都六萬餘言，林語堂先生久思重印此書，今秋乃舉以點校兩事相囑；雖不是什麼巨著，却也並非易事，因白香深研內典，日記內屢及之，而我對於佛學，全是門外漢，全憑佛學字典標點，錯舛至

所不免，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說：『標點古書是大難事，錯殆亦難免』耳！此書并承周作人先生指示闕文，海戈先生幫同校閱，特此誌謝。

再日記中關於廬山的地名古蹟極多，未經親歷，從事至感困難。海戈先生甲戌曾借語堂先生道暑亢廬，載是書與俱，按址訪尋，蹤跡極詳。故是書由我標點後，即交海戈詳加校閱。所以這本小書，粗枝大葉工作是我做的，而成海戈董其成。至於我們重印這部書的意義，不過介紹給大家另一種日記文學而已，旁的重大意義是沒有的。

（廿四年十月十七日）

## 談隨園尺牘

天地間最好至情至理的文章，只有在尺牘中方才能見到，蓋無論如何率真的人，做起文章來總要帶些道學的偽態度，因為文章是要給大家看的，不免裝點些自己的身份。唯有尺牘却只有兩個人說話，雖遠在千百里外，還好如良友密室對談，可以嘻笑怒罵，不涉一些道學氣息，而無往不談到天下之至理。例如最近風行一時的袁中郎全集，其全書精華也聚萃於尺牘一門。遠之如楊惲報孫會宗書，何等激昂牢騷，這種事情寫文章就做不出來；近之如鄭板橋家書，曾國藩家書，也比他們的全集流行要廣，此無他，尺牘平易近人情，娓娓喁喁，可以不顧文章格調，只要心中有一句便說一句，好文章天然而成，便令人讀得下去。

再則古人之所謂正當著述，都是代人立言，如墓誌銘，神道碑，放不進自己

一點意見進去，而自己胸臆中的一種主張，却又非宣洩不可，於是借與朋友通信之便，發揮自己的意思，倘然中國文人思想不是如此狹仄，則尺牘到今日決不會有這樣大的成就，他們老早著成一部文藝思想批評或理論了。袁中郎的全部反對傳統文學思想，差不多都包含在他的尺牘內，如答張幼于書等通信，裏面就是縱談他的文學思想。今人推崇中郎及其他明人尺牘無他，尺牘即明人性靈思想所寄耳。我極喜歡中郎尺牘，然尤愛隨園尺牘。喜歡談談中郎，也喜歡談談子才，愛子才尤過於中郎。從前中郎隱晦無聞，故大家競談中郎；今中郎已成爲家曉戶誦的讀物，而二百餘年來爲猪肉氣所壓的子才，亦容我有談談的價值乎？

我謂子才與中郎有八九分相似處，倒並不是爲的兩個人都姓袁，因爲兩人的生平遭際都差不多，生時的名氣都極隆，身後就遭冷猪肉的壓迫都是一樣可慨。中郎主張性靈自我，子才也是這一番話頭，但可以保證子才決不仿效中郎所云亦云（考子才一生，似乎並不會認識中郎，對明末文人亦沒有什麼特殊的推崇和批

評，這也是他一生不肯低首古人處；不然，便不成其爲子才。

中郎的造詣，似乎不及子才的深高，這地方可從中郎之佞佛和子才對於佛老的批評看出來，這似乎和兩人的年事有關，中郎死得很早，而子才却壽躋大耄，天假中郎以年，其成就或不至此吧。隨園尺牘內的論佛教諸段，實爲最珍奇的材料。蓋唐宋以來，中國文化上滲入佛學思想極多，蘇東坡，白居易，中郎兄弟固然不必說起，卽諫迎佛骨的韓愈亦不免『老倒』，晚年浸涵佛學。北宋理學大都與佛氏相去不遠，朱熹有『一聞鐘聲，便覺此心把握不住』之語，周敦頤亦有『不除窗外草，與自家生意一般』之說，他們自命翊翼聖教，實則此心早被佛氏拉過去，已非孔子一副真面目。子才雖非理學中人，却能清清楚楚認得孔子一副近人情的心地。子才於孔子則推崇，於宋儒則訕笑。答某學士云：

孔子在齊聞韶，心隨韶住，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乃真把握不定矣。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試問玉在石中，聲在鐘內，不扣不擊，於何

研求？孔子聞子游之絃歌而喜，遇館人之喪而悲，其未喜未悲時，不聞聖人有所參悟也。

這幾句話挖苦宋儒的道學甚深，子才是看得清楚，他不能做韓愈朱熹，也不能爲東坡中郎，只是以自我爲宗，這種成就在中國歷代文人是希有的。答項金門云：

嘗謂文王望道未見，而孟韓兩公以道統自任，矜矜然或關楊墨，或關佛老。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淚清之，俱是書生習氣，與世無補。僕則不然，不佞佛，亦不關佛，不信九流，亦不攢九流，何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君子不爲。佛老亦小道之一端，聽其說法誘衆，其中養活多少閑民，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養活閑民這種說法，吾於舒白香遊山日記中也曾見之，中國十八世紀文人能及於社會人口等問題，殊不多觀，大概關佛派做夢也想不到的吧！蔣荅生嘗爲文

辯牛郎織女並無其人，子才訕笑之，曾有人目子才爲迷信；實則像子才這種人豈有迷信之理，尺牘中屢勸人不必聽信風水擇葬等說，數見不鮮，固不必爲文辯之也。

上文說到子才與中郎相似處，子才身後的名氣也和中郎一般可慨，這當然由於他的批評主張對於正統派太近於反動，爲一般人所不喜；再則其爲人太率真，住住肯做他人所不敢爲或不屑爲的事，此是身後名大殺的唯一原因。實則子才爲官，一令溧水，再令江甯，其清廉殆有過於道學之士萬倍，這類記載在清人筆記中屢可見到。大抵後人的批評子才，吾無一佩服處，徒見其迂腐可笑，只有周作人先生去秋在大公報作一文談隨園與笠翁，却頗中肯，大概子才的白髮簪花的風情，確有些「不取吧！子才對於當時文學整個的批評，有十三種，可以說是『詩文十三弊』：

(1) 談心論性，頗似宋人語錄，一弊也。



(2) 俳詞偶語，學六朝靡曼，二弊也。

(3) 記序不知體裁，傳志如寫賬簿，三弊也。

(4) 優孟衣冠，摩秦仿漢，四弊也。

(5) 僅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五弊也。

(6) 餽釘成語，死氣滿紙，六弊也。

(7) 措詞率易，頗類應酬尺牘，七弊也。

(8) 窘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可厭，且受不住一個大題目，八弊也。

(9) 平弱敷衍，襲時文調，九弊也。

(10) 鈎章棘句，以艱深文其淺陋，十弊也。

(11) 徵書數典，瑣碎零星，十一弊也。

(12) 馳騁雜亂，自誇氣力，自作粗才，十二弊也。

(13) 寫說文篆隸，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十三弊也。

這是當時文壇一般情形，子才之所深惡者蓋盡於此，有幾條移來放在今日，恐亦恰相適合耳。

我之賞識子才，蓋只是近年來的事，以前頗無福看到他的東西，幼時家中雖有藏書，却無子才著作，父師云：子才得罪名教，這種書讀不得。及至中學，圖書室中亦無是書，詢之主任，則國文教師某秀才不許置此書以貽誤青年學子。後至大學，才得從塵封中搜出隨園三十六種。子才的厄運，蓋和中郎差不多，遭禍的原因，恐怕還是他揭破正統派的面目太醜，為他們所不喜，遂深加忌嫉之吧！

英人吉爾士 Herbert Giles 曾稱子才為最偉大的批評家，這未必是過譽，當之毫無愧色，他最表示其思想的要算隨園詩話，次之則在本文所談起的尺牘——小倉山房尺牘，其他的大著作，諛墓文字佔一大半，似乎不甚足取。關於隨園詩話，我曾經大略談起過，關於尺牘，却久想談而未曾談起，就在本文談談。

子才尺牘的文字，精深邃博，富有雅趣，於世故人情，透澈無遺，此無他，只是他真率，自我，能幽默，近人情而已。這四種觀念是互相爲因爲果的，不能真率的人，必不敢有自我的見解，不近人情亦必不能有幽默，此是一定之理。子才之真率處，決不是凡人及得來，他自承好色，挾妓看花，並不掩諱，這是道學其言而狎邪其行者之所難能的，辭妓席札云：

來書道不赴妓席，疑僕晚年染道學習氣，則大不然，僕之不來，正慮逼我走入道學故也。何也？凡人必先抱正心誠意之學，矜矜自持，不得已，一登妓席，爲冶容所動，遂喪其平生而溺惑之，如是則樂矣。今我素非壯士，先存好色之心，欣然而來，不料一登妓席，被其惡狀阻興，使頃刻間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終席如對嚴師，如是則苦矣。

這幾句話調笑道學中人實在太甚，而且幽默之至。子才對於思想批評及人物臧否，是推崇本色之美而深惡傍依門戶的，他主張樸實之爲美，而非欺名盜世之

流，這種思想可從他的論飲食中看出來，與尹似村公子云：

且飲食之道，不可以隨衆，尤不可以務名，嘗謂燕窩海參，虛名之士也，盜他味以爲己味，鷄鴨魚豚，豪杰之材也，卓然有自立之味，各成一家，且如廣大教主，往往以陰德濟人，而已不居其功。

這等處可以喻詩，可以喻文，鷄鴨魚豚，正如班左司馬之文及李杜之詩，而後世榜依其門戶者，雖採盜虛名，究算不得什麼也。子才對於君子當然推崇，於小人亦無所疵議，惟於僞君子則疾首痛心，與樹齋尙書云：

君子小人，世所恆有，但使一出於真，俱可以情相感。孔子惡穿窬，不惡其內往，而惡其色厲也。孟子惡鄉愿，不惡其掩然媚世，而惡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楊誠齋云：『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僞君子。』何也？真者易知，僞者難測故也。

這等處可以見得子才如何深惡虛僞而崇拜真率，他對於人和對於詩文見解是

一貫的。他自我精神的可佩服處，固不獨不依傍李杜八家爲然，卽書法亦不屑依學古人，與尹相國論書云：

某平生雖未學書，而落筆自超，若無此數者，雖摹倣古人，不過如剪綵之花，繪畫之美，謂之字匠，可也，謂之名家，不可也。

我雅不善書，常有王世貞『吾腕有鬼』之歎，故於子才的見解最是傾心，願不爲名家，亦雅不願成爲字匠，貽子才之哂笑。

我對於子才最佩服之處還在於他近人情，這亦由於他的真率，不矯情，故他對於矯情的人最所深嫌，不辭口誅筆伐，他的尺牘中關於這類文字最多，也寫得最好，篇篇可以令人讀得下去，答家惠纒孝廉云：

朱子語錄中，譏孔明太粗，岳飛太橫，韓歐不知道，此種吹毛之論，不一而足，朱子賢人也，非老生腐儒也，其識論尙且如此，況其下焉哉！

此書諷譏腐儒尙不怎樣，尺牘內與楊笠湖二書論李香君薦卷，及與洪稚存（

北江三書論吳中行奪情，真真是天下間之至文，與楊笠湖書第一通見於宇宙風第二期，姑不具引。第二書結尾數語大佳：

宋蓉塘詩話責白太傅去杭州，憶妓詩多，憶民詩少。余駁之曰：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太王王季，而憶后妃也？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憶定公哀公，而憶及門也？凡此數言皆足下所厭聞，然而我輩立言，甯可使腐儒厭，不可使通儒嘔。

這種至情的文字三代後就很少有過，無怪冷猪肉要把子才壓死了。

總之子才的文字，除却上述幽默，近情，自我，真率外，還能夠語必驚人，劉澄齋贈子才詩，有『語必驚人總近情』一語，實可以包羅子才的全部著述思想也。

（廿五年一月卅日）

## 談 龔 定 盦

我對於清代人物常想談談，尤其是袁子才，鄭板橋，李笠翁，汪容甫，金聖嘆，龔定盦這幾個有骨氣的文人。子才和板橋，已經在論語上談過，關於汪容甫的材料搜集不多，金聖嘆却不便談起，談起金聖嘆，總不免談起他的死，或許會說起他臨死的幾句話的幽默，我不信受了委曲到『殺頭至痛也』的地步還有閑情說笑話，則其說笑話或是幽默實是要免去獄吏羅織自己家族而已。我以為聖嘆臨命說笑話比破口大罵還要可哀，那真太可嘆息；現在因為還鄉，身邊只有一部定盦文集，其餘的書都扔在海上，因而有機緣重看一遍，所以還是先談談定盦吧。

定盦爲人，最好以怪誕不羈，玩世不恭盡之，我在很少的時候便知道清代文人中有龔定盦其人，大概從晚清筆記中所見爲多，定盦爲人是幽默的，全不是我

們日常所見道學派中人；他思想以自我爲宗，不榜依門戶。有清中葉，桐城方姚濫調統制全國文壇，定齋所爲詩文，獨廉悍偉麗，不立宗派，思想尤淵淵入微；平生治學頗雜，著作亦夥，然多已人間不傳，今日坊間所通行者，如世界的國學名著，商務刊行國學扶輪社出版的龔定齋全集，皆據程助趙惠甫江建霞諸氏的評校本，算不得定齋的全集，定齋的全集有廿四卷，他的好友魏源（默深）手輯，今已不可見，龔子孝琪手抄本，亦頗完全，有人曾於西湖畔尼庵見過，尼蓋孝琪之妾也。世界及國學扶輪社的定齋全集並不好，將定齋之所謂經濟文章都刊在裏面，在刊者以爲堂皇，而我輩正厭其頭痛，大概定齋最好的幾篇文章，要算遊記雜說。其小品可觀，大品文章失之太澀，沒有什麼好處。定齋的思想。最好要從這類小品中去看他，如說京師翠微山云：

昔者余遊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矣，形偃神正，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



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也。

我讀定齋奇文，大概要推此爲第一，其好處却正苦說不出；然讀之無有不好之者。定齋是天才，爲文神采飛舞，不苟繩墨，桐城濫調，當然不足牢籠，卽士大夫進身之階的『八股』，又何嘗願意幹過來！故定齋累試不就，有感而作病梅館記。及既捷春官，殿試時又不得入翰林，但當時定齋的殿試文章確做得極好，題目是安邊綏遠疏，時張格爾甫平，方議新疆善後問題，定齋臚舉時事，洋洋灑灑千餘言，直言無隱，閱卷大臣皆大驚，卒以楷法不中程，屈列三甲十九名；故事，不由翰林起家者昇遷遲滯，定齋憤而作干祿新書（此書已不傳只存一序），這是天才對於壓迫的呼號，如病梅館記云：

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

又不可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歿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歛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粥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樛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我在學校時，受不喜歡的功課壓迫，每至苦極，讀此文時不覺潸然淚下，乃知定齋之言，非言梅，實言其自己當時受制義楷法壓迫之苦，由衷而發，觀梅而有感於中也。

關於定齋的科第，是頗有趣的，定齋既以楷法不中程不得入翰林，乃恨翰林刺骨，令家中婦女悉習書法，凡有人道及翰林；必憤然對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女，無一不可入翰林者。』其叔龔文恭公爲禮部尙書，有門生求見，蓋新入翰林者，定齋避入耳房。文恭詢作何事，門生以寫白摺子對，文恭稱善，復告之曰：凡考差字跡宜端秀，墨跡宜濃厚，點畫宜平正，則考時未有不入

殺者。定盦忽鼓掌大笑而出曰：『翰林學問，原來如是。』於是遂與其叔絕住來。作干祿新書以刺之，書至今已不傳，唯一序尚存。其實欲書法中程也是一件難事，人各有其天性，強之學柳學顏如何要得來？昔王世貞有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袁子才禮親王（名昭槤，嘯亭雜錄作者，此公在清代爲宗室中第一博雅人物），皆有此感，今得定盦有三矣。我喜求人作書，然不喜求諸名家，以所謂名家者，非魏漢，必六朝，我家藏碑帖，盡日摩揣尚有餘，何用此輩並碑帖且不如者？然我所求者，正欲如定盦子才其人，懸吾書齋，供我欣賞其個人筆調耳！

定盦爲人善談，工諧談，而且極精蒙古語，這等處頗可見定盦是天才。間嘗論人，以爲善於屬文的人，却不善談，其人未必真率；但善談之人，則正可不必見其文章，有其波瀾氣勢無疑。天下盡有善文而不善談者，却無善談而不善文，此說似極有理。定盦談鋒極利，中雜以諧談，嘗記其一事，令吾神往有日，出處

已忘却，只得自撰：

定齋客某宦家，有客來訪（大概是魏默深吧），與之暢論今昔，縱橫千古，自晝達旦，未嘗呼飲饌；客興盡欲去，定齋欲送客，而所着履已杳，乃白足送之，及反，令館僮偏覓之不可得。歲終撤帳，僮子始於帳頂得之，蓋定齋與客談時，神采飛舞，興酣色動，不覺頭科足跌，所着履以一蹴之力，遽反飛至帳頂，而主客竟兩不察覺，蓋可見其善談。定齋不可及，客亦不可及。

這種主客精神實在難得，吾人讀其事即可想像其文章！此種人倘得以之爲山長，爲講師，其功效殆勝於死猪式之教育萬倍，定齋既然善談，則善談中必有幽默流露，嘗記其一事，頗有趣，可想見其玩世不恭的態度：

定齋在揚州時，一日於鹽商席間，酒半，行聯句之令，一商云：『正是桃紅柳綠天』，定齋急續云：『老夫人移步出堂前』，大笑絕纓而去。

定盦治學，雖繁雜浩博，然而不依傍門戶，取懷疑態度，不肯輕低首古人，定盦年譜載其謁孔林，極可見其一斑：『先生屢過兗州，未至曲阜，至是自幸著書有成，慨然曰：「可以謁孔林矣。」遂謁至聖廟，兩座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強一揖不可者。』晚年以研學佛，亦精內典，故其於學可謂無不窺，大概清初鴻博人物，毛西河朱竹垞之流以後，定盦之學，當推第一，惜其爲人放誕，遂不齒於正人君子之目，歷數諸子，殆無作爲比。胡甘伯以汪容甫（中）魏默深（源）龔定盦（自珍）爲國朝古文三大家，謂汪文內閱肆而外謹嚴，定盦則內謹嚴而外閱肆，魏則兼之而兩不及。這評論也不見得有什麼獨到，定盦之文，失之用字太僻，乃是實在耳。但當時士大夫，能誦史鑑，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實定盦開其風氣，較之只知八股制義殆已高出萬倍。大概定盦經學史學，都有淵源，定盦父闈齋爲金壇段玉裁壻，而定盦又爲玉裁孫壻，段氏爲一代大師，定盦幼承其教誨，這等處總有些淵源也。

關於定盦的死，我集有三種資料，可供談助，（一）以暴疾卒。（二）被宗室貝勒所酖。（三）被所眷妓所酖。（一）出於年譜，無病狀記載，遽言『七月至丹陽，館於縣署，八月十二日暴卒捐館。』關於（二）却有一段艷史，晚清筆記記者頗多，今轉錄於此：

初，定盦官京曹時，常爲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蓋弈繪，號太素，封貝勒），主人之側福晉西林春太清慕其才，頗有曖昧事。後稍爲主人所覺，定盦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酖之也。

此說大概最可靠，蓋定盦集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闋，實爲此事而作，如桂殿秋云：

明月外，淨紅塵，蓬萊幽眷四天隣，九霄一脈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關於第三說是：定齋晚年眷妓靈簫，別有所私，定齋知之，囑與之絕，靈簫陽諾之，而跡愈密，定齋乃懷酖以往，語靈簫，倘其人再來，當酖之，靈簫反以之酖定齋，藥方蓋出自禁中，服之不卽死，死亦無傷痕，因之而卒云。大概定齋之死，以第二說最可靠，以定齋之風流放誕，不護細行，當亦可能也。

定齋有子名孝拱，蓋亦奇人，有奇才，但清廷疆吏，如曾國藩輩，知而不能用，卒爲漢奸，英法聯軍掠圓明園之役，孝拱實爲主謀。但孝拱讀書極博，精語言學，爲英使威妥瑪客（或云巴復禮），其狂放尤過乃父，定齋文稿半經孝拱修改。其改稿時，置定齋本主於旁，以竹杖擊之曰：『某句不通不妥，若爲我父，故爲改之，不敢以此欺餽後人也。』其狂放真不可及。

定齋父子，可謂狂極怪極，而其父子取名尤奇。定齋名自珍，字麴人，號定齋，一名易簡，字伯定，更名鞏祚，又名率人，愛吾，自暹。定齋之名多而已，其子之名則大奇，孝拱名橙，又名公襄，字孝拱，更名刷刺，又曰太息，又曰小

定，又曰昌匏，到晚年始去一切，更名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曰半倫。其奇其狂如此，因談定齋，故并及之。

(廿四年七月廿二日)



## 談杭世駿與全謝山

清代二百年中，杭州文人獨多，約略一算，已有十多個了：梁同書、丁敬身、奚鐵生、厲太鴻，再有袁子才，也是杭州人。提起厲太鴻，令我想起西湖三潭影月中的三賢祠，三賢祠的神主一個是厲樊榭，乾嘉人筆記中所謂『詩癡』，當中一個黃宗羲(?)，還有一個是杭世駿。樊榭和世駿都是杭州人，梨洲却是餘姚，雖然也可算鄉賢，不過我忽忽一看，無從斷定，只得在這裏存個疑問號了。

關於杭世駿，胸中有許多可談，至於他會成了鄉賢，這却莫名其妙，因為他根本是個狂人，才學或許有之，而『賢』字則未必有也。世駿字大宗，號堇浦，錢塘人，亦作仁和，這且不要管他。我說他是狂，實在不錯，他就是狂得好，而狂却把們功名前程犧牲了，清人筆記有云：

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大宗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巖直。末又言滿人官督撫者過多，觸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甚得，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街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奉旨放歸云。

因狂丢了官，只得回去做做山長。他有錢癖，館俸所入，却去買銅錢，累累積於床下。還喜歡賭博，他的賭博不能和龔定齋相比，只是和市井少年小賭賭而已，清人筆記有記其賭博一事，頗見風趣，實亦可見其疏狂也：

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仙橋下，時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住訪先生，鹵簿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

『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而去。

太宗之狂，不獨此也，他連碰着皇帝也要幽默一下，清人筆記中有極有趣的君臣一番對話：

高宗：汝何以爲活？

太宗：臣世駿開舊貨攤。

高宗：何謂開舊貨攤？

太宗：買破銅爛鐵，陳于地上賣之。

于是皇帝大笑，寫『買賣破銅爛鐵』六字給他。後一次高宗的南巡，他們君臣更妙了，一見面高宗就問：『杭世駿尙未死麼？』但是太宗真的在那天晚上死了。不過這是否是信史，是一個疑問。不然，則皇帝是聖口，或者是太宗已遵旨

去自殺，這似乎有些慘劇的可能了。

關於大宗的神話，傳說很多，據說他是什麼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奇靈童子，因窺燒香女美，偶動凡心，便爾謫落人間云云。這種神話亦頗尋常，落人家舊套，似乎用不着仔細的引證也。

大宗的詩文，雖有些天才，但究不能成一家言，他的詩不及厲樊榭，文不及全祖望，然而有些地方却清麗可誦，如『迎風蘆葦濃於染，過雨山痕淡入詩』一聯。他的著作並未十分傳世，榕城詩話和桂堂詩話好像收入什麼叢書內，道古堂詩文集似乎掃葉山房印過，但究竟大家不大熟悉了。

關於大宗的事，大致已說盡，現在姑且說他和吾鄉全祖望（謝山）的一樁公案，這件事是轟動乾嘉文壇的。烟嶼樓文集記大宗與謝山之事頗詳，要比鮚埼亭集的序跋上看來顯明得多：

始二人（大宗與謝山也）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

日不相見談笑辯論，相服相稱嘆，數十年無間言也。

既而謝山膺東粵制府之聘，主端谿書院，董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餽時物亦峻拒之。而董浦則網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董浦，董浦不敢辯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

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樗庵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莫董浦若，乞之銘墓。董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以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董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鮎琦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又遍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己作者六七篇，於是知董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云。

照這裏看來，大宗的狂，也有些不高明了。他和謝山的交情，實是親切，據謝山年譜所載，謝山二十歲始交大宗，三十年交情如此，真令後人爲之太息。謝山的門人除上述蔣樗庵外，其餘諸子對於大宗也都有憤懣的意思，史夢蛟跋鮚琦亭集云：

謝山先生鮚琦亭集，嘉慶八月夢蛟在杭州紫陽書院從沈松門大令得之。

松門得之杭董浦編修，云是謝山手定本，間綴評點，乃董浦筆也。

又董小鈍跋鮚琦亭外編，亦可以證明烟嶼樓文集所記不虛，文云：

而鈍所句董浦之志竟不報，并所遺馬氏文集十冊亦歸董浦，索之再三不應，是則可爲長慟者矣。

吾鄉陳鈞堂（康祺）所著燕下鄉脛錄有云：

董浦學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攷據論辯之作，頗與鮚琦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以唏矣。

再有一段，似乎說謝山不該和他交朋友，更是罵得大宗體無完膚了：

董浦之行，本與謝山異趨，愛其才而仍與之比，則仍謝山之過也。

這大概是指董浦與里中市井少年賭博而云，究竟有些方巾意味，似乎不足爲大宗病吧。

大宗雖是個狂人，或者可以說他無行，但我們看來覺得他風趣極佳，把他放在三潭印月的三賢祠內，是不會辜負月白風清美景的，何況還有一樣疏狂的厲樊榭作伴，一定不嫌寂寞。只是黃梨洲太道學些，照我看來最好把梨洲的木主移到兩廡去，再添上一位本地的才人如袁子才，則三賢祠索性改爲『三狂祠』，豈不爲湖山添一重佳話。

寫完這篇文章，平添起對於西子湖的回戀，大概這篇小文登出以前，我已在西湖作第三次遊覽了。

(廿五年十月十五日)

## 清民族史家全謝山

我在明末浙東的對外抗爭一文中，曾提起過浙東人於易代後對異族所取的態度：起先是積極抗爭，終於消極的不予合作。我曾猜測，那時候浙東許多書香鉅室，一定有過共同的家訓，命後世子孫不去應試出仕，以示對故國的懷戀。要證明這種猜測的不錯，則浙東鄞縣全氏便是一個好例。

當清兵南下之日，浙東遺民抗爭不仕異朝，而其中以全氏一族爲最，同時棄諸生籍者，計二十有四人。高武部嘆曰：『昔謝皋羽棄子隱遁，終身不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有全氏之駢聚也。』這句話中，很可見得全氏合族的高風亮節和謝山先生成爲民族史家的所由來了。

明社屋後五十餘年，而民族史家全謝山始生，當此之時，南明諸朝早已遭剪



滅，連三藩台灣之救平，也已很久的事，漢族光復運動已經一些沒有火種了，而謝山却畢生以文字的力量，極力來表彰明季死事的遺臣孤忠，明清之際的一部歷史，至今得以保存而不致湮滅者，完全是他的功勳，謂之民族史家，一點也不會有愧色。

梁啓超說過：明末許多由士子發動的抗滿運動，在當時雖是螳臂當車，無裨實益的；但於三百後辛亥革命的成功，有極大的影響。啓超一代史家，其論斷當然不差的。但在滿清的三百年統治下，文網之嚴密，遠超前代，斷代作史，完全操在帝皇豢養下的官吏手裏，對於前代激烈反抗的事蹟，類多取抹煞的態度。例如爲滿人視爲心腹之患二十年之久的浙人張煌言（蒼水），明史便不爲立傳，這等事蹟，沒有一位不避斧鉞之誅的史家來執筆表彰流傳，則百年間口碑既沒，後人們便會對先民堅苦奮鬥的史蹟閉塞到絲毫不知，則三百年後的辛亥革命，雖欲蒙其影響，也不可得了。

明末士子於螳臂當車的抗滿運動失敗後，孤臣遺民，遯跡荒江野村間，固然多有恃著述以舒憤懣而思以文字力量排除異族者，那種著述，雖皆爲身經目擊的事實，但中經清初三朝（康熙、雍正、乾隆）文字獄風厲雷行的洗滌，已使民間不敢留隻字，更何論刊佈流傳。辛亥革命前後所流傳的一種仇滿的小冊子，託名於明季遺民著述，實則多是當時革命文士所杜撰，因之今日除了故家冷攤上偶可見到外，簡直完全絕跡；而鮑琦亭集中所存的幾篇，却是千古不磨，足爲學者重理明季史書的重要史料。因而謝山之爲人，雖在清代理學家中，是姚江一派的重要人物，儒林傳中已屹然有其地位，却不可不對之重行估價，使他成一個民族的歷史家。

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明季滿兵南下，全氏族中同時棄諸生籍者，他的曾祖全太和便是二十四人其中之一。謝山出生，去明亡已有數十年，當時不仕異族的信誓大概已成過去。謝山也出去應試，而且於乾隆元年中了進士，在

館的時候以事件首輔張廷玉，灰心仕途，講學隱居，始終不出。數十年中，孜孜以求先烈行狀著爲文章爲職志，他的學行影響及於其友人和後學甚多。友人中如杭世駿（大宗），後學中如龔自珍（定庵）戴望，都是清代文人中主張攘胡的人物。這些人皆和謝山一般，都是登了仕途後，看見種族間的不平，憤而退爲著述，雖不敢像文字獄中主角們作明目張膽的正面攻擊，而旁敲側擊，發人幽思，其於後來民族革命的成熟，其功也非淺了。

謝山之成爲民族史家，自有其造成的環境。第一，他生長於浙東之鄞縣，浙鄞爲明季抗滿戰爭最激昂的發難地，殉難的遺民孤臣之多，甲於天下。謝山自少陶冶於最富民族革命意味的鄉梓文獻中，自然有那種念頭蓄伏於胸中。

第二，謝山爲浙學大師黃梨洲（宗義）的私淑弟子，梨洲是參與明季抗滿運動的人物，他的光復神州之思，至死不衰。晚年講學於甬上，萬氏諸先生均受業其門，而謝山又曾受業於萬氏之門，故其所研之學，於天人性理之外，尙參有民

族之意味。謝山既爲梨洲再傳弟子，當然承受先儒的整個思想。

再次，對於謝山的身世，還有許多不經的傳說，說他生而有異，爲他的同鄉明季抗滿運動主動人物錢肅樂的後身。錢林文獻徵存錄云：『紹衣生而有異，傳爲錢忠介公肅樂後身。初無子，三十九得子昭德，方舉，忠介子澹恭年七十，賀之，紹衣曰：「何知之神也？」曰：「夜來吾家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故來訊耳。」紹衣有詩紀之。然紹衣嘗編次錢忠介前後諸集，又紀其畫像，又搜討忠介遺集，取見事跡可見者，合之家傳，采摭於野史，成神道第二碑銘。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黎按：皆忠介公之弟）三公墓文，又序侍御（黎按：亦忠介之弟）東村集，於錢氏獨惓惓焉。』按浙鄞錢氏肅樂肅圖等兄弟五人，擁魯王倡義海東，爲明季壯烈之家第一，謝山表彰鄉梓人物，不遺餘力，全以不忍壯烈事蹟之湮沒爲出發點，決非惓惓於錢氏，後人遂捕風捉影，造作荒誕不經之傳說，實爲可笑；但於此亦可見謝山對於搜討先烈事蹟爲力之勤了。

但影響於謝山的一生學業最深者，却是他的一位年耄族母。她是張蒼水的女兒，對於明季諸先烈的壯烈抗滿事蹟知之獨詳。謝山少時，最喜聽她述明季的掌故，積之既多，復益以攷據和親歷，乃發之爲文章。結綺亭集中有穆翁全先生墓誌，卽述其先世與張蒼水的淵源：

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賣負郭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師於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斂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子（按卽謝山之族母）。已而江上大亂……督師蒼頭異軍，累蹶累起，崛起山海，遂爲大朝所指目。先生買屋於黃巖，將以密置督師之家，未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挈婦往避地焉……臨終書末曰：『吾未得爲蒼水延一線，汝曹當世奉其祀。』

謝山嘗作明故權兵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長五六千言，

對蒼水的壯烈事蹟，搜列無遺，當時去蒼水的死節，尚不過七十年，而傳其事蹟者，如高氏雪交亭集，黃氏墓志，翁洲新志，吳農祥所作傳，對於蒼水的官階出處，均已荒誕失實，謝山乃『攷公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并得先族母之所傳者』，成爲信史，倘使沒有謝山此文，則我們對於三百年前這樣一位足以頡頏文天祥的民族英雄事蹟，便漠無影響了。

謝山鮑琦亭集中，除却少數論學著作外，都是有關於明季抗滿運動人物的傳述，如錢忠介肅樂兄弟、張煌言、張名振、王翔、馮京第等，均不嫌冗繁，詳敘其壯烈事蹟。謝山爲那些著述時，時當乾隆中葉，正是文字之獄風厲雷行的時候，一些些略涉前朝的文字，便會興起大獄，何況謝山專以表彰前代壯烈事蹟的著述。謝山於此當然也很知曉，行文特別當心，不敢以當時的敵人滿清爲對手，而只敘述片面的行爲，因此不致招致清廷之忌，但其間也經過可怕的風波，劉光漢撰先正事

既歸，貧且病，饔飧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浙東官吏乃以細事羅織之，欲白撫臣興大獄，并及董浦（杭世駿），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文集令鄧令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

從這些簡略的記載中，可以見得當時一定有人要出首謝山期興大獄而得厚賞的，要不是那時的巡撫幫忙，則謝山恐怕已成爲文字獄的主角，而鮚琦亭集也要成爲禁書了，這實是史學界的大幸。

謝山卒時，年僅五十一，倘天假其年，對於明季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定更有所貢獻，惜乎其人不壽，但卷帙浩繁的鮚琦亭內外集，已足爲後學者奉爲至寶的了。

嘉慶二十年，甬上人士倡議建祠奉祀明季死事的鄉邦人物張煌言錢肅樂等，以謝山爲張錢諸公的功臣，其勞不可沒，把他附祀在內，也可見鄉梓後人不負他的苦心了。

（廿八年十月十五日）

## 金 縷 曲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彈指詞

(一)

十月的北京天氣，已抵得上江南的嚴冬了，尖削的北風帶着大漠上吹來的黃沙，箭似的射在人的臉上，不知不覺的把頭縮在肩窩裏，戴起北國特有的風帽走路。特別是北京的城外，冷清清的找不到一間房子，茂盛的梧桐葉子，早已隨着漠北吹來的大風，送向江南去，剩下的只是一些疏疏枯黃的樹幹，映着淡黃的日光，偶然有一隻失羣的寒鴉，棲在樹的極枝上，一聽見有了人的聲音，啞的一聲向半空飛去，剩下的仍是寂寞和一種黯然魂消的感覺。



這是離開北京城十餘里的一條古橋，是歷史上有名送別的地方，幾世紀來多少生死交情的朋友，癡情的男女，在無何奈何之下，到這裏生離死別，多少人在這裏噙着眼淚奔往前程，多少人懷着悲哀在這裏依依送人遠去。這條橋，不知經過多少閨人的咒罵，多少詞客的題咏，幾百年來，牠仍舊是牠，靜悄悄的無情的供給人們來演一幕幕的悲劇。

離開橋堦十多步的樹傍，停着五六輛車子，趕車的都把鞭子插在車上，把頭縮在衣領裏，圍着抽烟。那邊橋堦的一個亭子裏，疏疏落落坐着幾個人，都是穿着挺厚出風的皮衣，面孔現着慘愴的面色，一些也沒有笑容。坐在左邊的，是一個中年的男子，穿的衣服和別人有些不同。高高的鼻子，和闊大的嘴巴，在他尖削的臉上，成了對稱，面色是憔悴得可憐，大概總有幾天失眠了，緊鎖起來的細長眉毛，和底下黑大的眼睛，都蓋不住他一副英桀的天才和持才傲物的脾氣。坐在他對面的是一位俊俏瘦長的人，看去只有四十五左右樣子，他的愁容似乎較對面

的一位更深，默默的朝着那位中年的看着；大家不做一聲。倒還是那中年的先開口，向坐在他傍邊的一位年老的說：

梅叔，這樣冷的天氣，累你老人家也來送別，真是過意不去呵！

那被叫做梅叔的，穿着挺厚的狐嵌，正在那裏發抖，聽了他的話微微露些笑容，不過一開口那笑容立刻斂去，換了一副慘愴的面色：

季子，這也難說呵！你這次到寧古塔去，爲期是十年，回來的時候，你也要快六十歲了，等你回來，我那裏還能見到你？所以，所以一定要來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老淚縱橫了，同座的幾個人也陪他大家洒淚，那個叫做季子的中年人更不必說了。

季子是江南吳江人，持才傲物有名的吳漢槎，那老的是詩人吳梅村，對坐的那瘦長的是他的同學顧梁汾，其餘兩個也是他的同鄉。

漢槎，你什麼都放心去吧，吳江的家裏和在北京的令弟，都由我來替你

懣法，你只管放心去吧。

梁汾懷着滿腔友情說這句話時，十分不自然，因為他自己根本也是個窮官，寄寓在北京的一個古寺裏，那裏有什麼力量去幫助人家呢。但是這幾句話却又把漢槎的滿腔心事引起了，止不住又落下淚來，噙着眼淚說：

梁汾，你的狀況我是知道的，這事在你也很爲難呵！想起北京的朋友，當時何等的熱鬧，現在，別的不用說，便是想設法些途費，也都是閉門不見了。只有你，梅叔和幾位同鄉，可是大家都是京裏裏的冷官，啊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漢槎由悲哀而說上感慨了，又發洩他持才傲物的老脾氣，他執拗的性格，始終與世人相反，要是他肯到權門去活動活動，不但不會有今日，而且早做了大官，可是他願。他只是負才使氣，吃醉了酒，便要發洩一下；嘴又尖利，萬事不肯讓人，慢慢弄得他的朋友都見而生畏，不願理他，他也毫不在心。只有梁汾

是他唯一的好友，他眼中只有梁汾一個人，也唯有梁汾能了解他的個性。他這種脾氣梁汾雖然勸過他幾次，可是沒有用，以後也不敢再勸。他終於在持才傲物之下，招了誹謗，遠戍寧古塔去。

歷盡家國興亡之恨的老詩人吳梅村，聽了他的話，想了他的生平，也感慨起來了，擣着頭低低吟出兩句杜甫的詩來：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又想起漢槎的父親茲受，是自己頂要好的朋友，當年也會在這裏送他出塞，想不到他的兒子也會遭同樣的命運，送茲受的時候，大家還是翩翩年少，而今鬢星星也，詩人老去，還值得什麼呢？不禁又想起當年贈茲受的詩，低低從嘴裏念出來，離別的氣氛中又滲入傷老的情緒了：

魚海蕭條萬里霜，西風一哭斷人腸；  
勸君休望令支塞，木葉山頭是故鄉。  
此去流人路幾千，長虹亭外草連天；  
不知黑水西風雪，可有江南問渡船？

看看漢槎，念起茲受，白髮滿頭的吳祭酒，已止不住老淚縱橫了。

正在感慨系之的梁汾，忽然把案一拍，向漢槎說：

可惜容若隨駕到木蘭去了，不在北京，不然，他雖是宰相的兒子，却沒有一些富貴執袴的習氣；倘然他在北京，我想今天一定是要來送別的。你的事，我看還是同他商量吧！

漢槎也不說什麼，只是默默的無言。淡黃的太陽給雲遮沒，括起一陣大風，吹得亭簷上的一些鐵馬丁丁冬冬的亂響，大家陡然感到一陣寒意。梁汾的家人從外面進來說：

回老爺，到口外趕車的說，時候不早了，恐怕遲了要趕不上站頭，請吳老爺上路吧！

漢槎的面容變成更慘淡了，再也沒有勇氣站起來。梁汾的家人進來酌了五杯酒，詩人吳梅村先生站起來顛巍巍的端起一杯酒，向着漢槎：

季子！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一杯冷酒和着酸的老淚咕嚕嚕喝入肚子，大家也跟着他把酒和着淚喝下去。梅村是詩人，生平歷盡憂患，胸中塊壘比誰更多，今日再碰着平生最得意的門生生離死別的慘事，胸中更覺有說不出的難過，他做詩的心思又勃發了，從外褂的襟襖裏摸出一錠墨，一枝筆，把和着淚的酒灑，倒在碟子裏研起來，一面對着大家說：

今天送別，不可無詩，你們大家來一首吧！

他蘸飽了墨，揀一塊粉白的牆壁嗖嗖寫下一首長詩：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并學史，生長江南長紈綺，詞賦翩翩衆莫比，白壁青蠅見誹詆。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尙愁不歸，我行定已矣。八月龍沙雪花起，橐駝垂腰

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后蒼兕，土穴偷生若蟻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髻爲風沫爲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敏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憂患祇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他寫詩完，寫上一個悲歌行贈吳季子的題目，把筆一擲，硬起心腸催漢槎上路。這時漢槎和梁汾已是嗚咽相對，大家說不出一句話了。漢槎倏的站起來，拾起地下的筆，也嗖嗖的寫出幾句詩來：

憶昔雕窗鑲玉人，盤龍明鏡畫眉新；如今流落關山道，紅粉空嬌塞上春。  
 氈帳沈沈夜氣寒，滿庭霜月浸闌干；明朝又向漁陽去，白草黃沙馬上看。

因爲他是個犯罪的人，恐怕更招些什麼意外，只得委委曲曲寫上『金陵女子王倩娘題』八字。擲了筆，頭也不回上車走了。

北國十月的天氣，已飄起鵝掌大的雪了，梁汾梅村依依望着漢槎的車子，駛

過古橋下而北了。

(二)

北國的冬季雖然很長，但是究竟也很忽忽的過去了。北京城裏千佛寺園裏的桃花，很茂盛的開起來。那些桃花，不知是誰種植在這裏，寺裏的和尙，除掉每天做功課之外，誰也不會注意過；倒是借住在寺裏的一位江南人，天天很小心地在桃花叢裏代他們灌溉。他是江南人士，在這裏借住，已經三度見過桃花的開放了。前二年桃花開的時候，總可以見他和一位高鼻樑闊嘴巴的朋友，在桃花叢裏笑着談天，或是吟詩下棋，這一年已經要到花謝的時候，千佛寺裏的和尙還沒有見他的朋友來過。有時見他一個人在桃花樹下徘徊，連叫他的僕人來澆水的事情也沒有了。

一天的下午，園裏的桃花正開得頂茂盛而將要萎謝的時候，他一個人坐在房中捧着一本書發獃，他的僕人正從外面回來，對他說：



老爺，聽見人家說，吳老爺放回來了。

那裏來的消息？

一天愁霧被這句話打散，眼睛裏發出異樣的光彩來。

下人從吳祭酒府中聽來的。

呵！

他驚喜得跳起來，把手裏一本小晏詞扔在帳頂上去了。

漢槎回來了，想不到這樣的快。什麼事前會一點沒有消息呢？顧福，你快些去套車，到吳祭酒府中去。

×

×

×

兩小時後，他從吳祭酒府中回來，沒精打彩的。顧福給他打了臉水，很高興的問他：

老爺，去年的吳老爺回來了！

主人瞪了他一眼，只管洗他的臉，自言自語的：

漢槎：我道你回來了，誰知是宏人。唉！

他洗好臉，掣出一張詩箋，寫上喜吳宏人兄弟生還有懷漢槎的題目，筆下寫出兩首五律：

數有還鄉夢，真成夢裏還，何年吳季子，生入玉門關？向闕悲歡并，全家去住艱；傷心遂飄泊，絕域損朱顏。

遂有南歸日，終傷北望情；一身仍萬里，令弟卽吾兄；所適無親故，何由問死生？自好同攜手，不禁淚縱橫。

寫完詩，直着喉嚨叫顧福：

你把這封信去給吳祭酒老爺，說有人到寧古塔去，便把這封信帶去。順便到計中書的府上去回計老爺，說代我向內閣請幾天病假，這幾天我不上衙門了。

梁汾雖然絕代才華，却在京裏做一個中書的小官，一向鬱鬱不得志，連衙門都懶得去了。只是看着這兩首詩副稿不住唸着：『何年吳季子，生入玉門關？』

(三)

北京城裏沒有什麼高的建築物，連禁城裏的皇宮，都是些平屋。一下了雪，望去只是白漫漫的，連高低都分不清楚。千佛寺的園子裏，已找不到一些花木，全是白皚皚的籠着冰雪。寄寓在寺裏的江南人顧梁汾，這幾天除了上衙門之外，不會見他出去，也沒有客人來訪他。只是一個人圍着爐子，沉默的坐着，連高聲唸詞的聲音也難聽得了。這幾年來，他老是有一樁心事橫梗在胸中，再也沒有興高彩烈的一天。人到了中年，飽歷憂患，總不免有這種消極的情懷；但他，不，他只是記牽着一個朋友，他平生認爲最能互相瞭解的朋友。

他們是同里同學，從小一直做着朋友，而且大家都是驚才絕艷，梁汾是歉和不過的，漢槎却持才傲物，眼中沒有一個人，但大家都有一副火熱的心腸。漢槎

有了詩，只肯給梁汾一個人看，他說除了梁汾外，沒有一個旁人能知道他的，這樣，他們便成了生死交情。

漢槎家貧，吳江家裏尚有老母弱弟，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治生產的，平常的時候尚可勉強應付過去；這幾年來却全持梁汾的接濟了。梁汾的家，一樣不是富有，京師的冷官，靠着一些薄俸所入，已是很不堪，何況還要負擔朋友的一家？於是這也成爲他愁思之一。

外面的雪愈下愈大，敞大的寺房一點也沒有暖意。他手裏拿着一本詞集，眼却望着爐火，想起少年時的一幕：也是這樣的大雪，在故里的書院中，圍坐着許多同學，大家談論着自己的詩文，談鋒最健的是漢槎，他只是讚歎他自己的詩和梁汾的詞，對於別人，一概表示看不上眼。外面冷得很，他要小便，怕得到外面去，就順手把一個同學的帽子拿來，便當作溺器使用。用了還說：『像你這種詩文，只好當糞紙。你的帽子當我溺器，哼！還不配！』這樣，他得了狂名，大家

對他都疏遠了。

梁汾想到這裏，不禁又嘆息起來：

漢槎，我早知道你要惹禍的，但想不到會在這樣大的年紀，還要去受絕塞苦寒。這幾年的磨礪，不知道還有當年的豪氣不？

梁汾是填詞的好手，但却並不十分著名，名卿巨公能欣賞的，只有成容若一人，容若待他很熱心，他心中雖十分的感激，但對之却很冷淡。因為他也是最孤傲不過的，容若是宰相明珠的兒子，門下趨奉的人很多，他更不願和他們合流，因此倒是容若來看他的時候多，他是不大去還訪的。

掌燈的時候，外面的雪下得更大，千佛寺幾乎成了一座雪山，圍着爐子的梁汾，只是索索的抖個不休，想起自己的遭遇和三千里外冰雪中的朋友，他走起來，伏在案頭，用一枝烘了又烘的筆又在寫他的詞了。

在一間甲第連雲府邸中的書齋裏，梁汾破例去看成容若。

呵！難得的，大冷天請過來，我道那個顧中書老爺，以為不知又是什麼俗物來纏繞不清了，原來是你，哈哈……

笑聲溫和而清朗，多少帶些貴介氣，却令人並不討厭。輕裘側帽的成容若，覺得這樣一位朋友在大冷天來訪是難得的，說話中帶着不少歡迎的意思。

這是一間清靜的書齋，是最適宜於招待朋友之用的，四壁琳瑯的都是古今的詞集，不論刻本或抄本，都是裝潢得異常考究，能使人一望而知主人是風雅的人物，但主人所愛好的書，除了詞之外，却很難找出別的。主人覺得像這位來客，在這裏再配沒有了。

是呵！好久沒有到府上來拜謁了，抱愧得很。

梁汾照舊還是冷寂的，憂鬱塞住他的心頭，很難露出一絲笑容來。

別這樣俗態客套了。梁汾，近來填詞沒有？

他覺得這兩年來的梁汾變了，不似幾年前的活潑，什麼事都不很高興。但問他的還是關於填詞，離開詞，他們幾乎不成其爲朋友。

好久沒有親近筆墨了，近來幾乎沒有興趣去弄這個。但昨夜却填了兩闕金縷曲，正要送來給你看，而且還有事拜托你。

他說到最末一句，聲音有些顛動了，他從沒有在這樣一位貴公子面子說出這樣的話來，這是他平生第一次，連耳根都有些紅了。

金縷曲嗎！我最愛你這個，去年承和的兩闕真是美妙得極了，這次一定又是佳作。

他從梁汾手裏接到一幅詞稿，先看題目：

金縷曲（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時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  
他看了題目，猛然記起什麼似的：

漢槎，我幾乎把他忘懷了。呵！他到寧古塔已經三年了。這事很冤枉。

可惜那時我隨駕在木蘭，沒有在京師，連送別都沒有去，真有些過意不去。

是的，漢槎去的日子還提起你，那時送行的還有梅村先生，可惜他不能見漢槎生還了。

梁汾感慨着往事，又哀悼不久在江南去世的吳梅村詩人，眼淚幾乎掉了下來。

容若似乎沒有顧到他，一心只要欣賞梁汾的好詞：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覓？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愁。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  
 恨，爲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這兩闋詞，寫在一張普通的詩箋上，字又寫得潦草，再加上容若流下來的眼淚，幾乎糊塗得不成樣子，讀到後來，也瘡啞得不成聲，勉強說出幾句讚歎的字來：

這樣的好詞！這樣的友情！

說完又低低回味：『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忽然抬起頭來對着

梁汾：

梁汾，漢槎的事情，我看很累着你吧！你的境況我是知道的，他的家庭還是我來負擔好，這十年之中我替他想法子，用不着你操心好了。

梁汾面愈加紅起來，這完全誤會他的用意了，他從不會這樣想過，想從人家得些接濟，減輕自己的負擔，他覺得他負擔漢槎的一家是義不容辭的，決不想有人來代替自己的責任，要是容若只能替他做這一點點，他這高大的相郎是不會來的了：

但是，這是十年呵！這悠長的十年，三千六百的日子，人生得有多少日子呢？而且他實是冤枉的。你想，漢槎的才氣，弄些功名還有什麼問題麼？然而這些狠心的試官，竟誣他是舞弊。舞弊豈是他的行爲？要是他肯和大家一樣，也不至今日了……

梁汾由感慨而說上牢騷了，他滿望着容若肯答應一聲：『我和父親說一聲好

了』，然而不，容若竟說出這樣的話來：

是呵！三千六百天，這悠長的日子，但於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這於容若，倒並不是存心推託，要他對父親說一聲，實是一舉手之勞，可是他從沒有做過這種事；他不滿意他父親的作爲，更看不起他父親門下奔走的一些官吏，而這些官吏又正是漢槎的得罪者。

這話對於梁汾，顯然是失望太大了，他十萬分的希望，到這時只歸於零；覺得這次是白跑了。絕望的悲哀，他覺得尚有一線光明的存在，爲了漢槎，爲了友情，幾乎放棄他平日的氣節。在無可奈何之下，他直挺挺跪在容若的面前了。

梁汾，這算什麼……？大家還有不好商量的事嗎？

突然的舉動，把容若驚呆了，他萬想不到平素最高傲最冷淡的梁汾，爲了漢槎，爲了友情，竟會屈志到這地步。對於漢槎，自己也是要好的朋友，爲什麼人家可爲朋友屈志，而自己反不可以呢？他覺得自己的渺小，而跪在面前的人才偉

大。這樣的屈志，才是人格偉大的表顯。營救漢槎的責任，除了自己，確是沒有別人可以担任的了。

(五)

納蘭太傅的府邸中，開着盛大的宴會，京師裏紅一些的官吏差不多都到齊。每一個被邀請的賓客都帶着懷疑的語調去探問他的同僚：他的同僚也同樣的回問他，誰也猜不透這大冷天請客的原因。

這被邀請的貴賓中，居然也有了梁汾；這許多名卿巨公之中，區區一個內閣中書，自然是『叨陪末座』的了。他當然猜不透這是什麼一回事；但也有幾分可以知道，大概總和漢槎的事有關，因為容若已經告訴他，把這樁事告訴了他的父親；這次的被邀請，一定不是無因的。

坐在最上首的是大學士余國柱，他第一個想打破這個啞謎，在政治上，他始終做着明珠的助手，關係較為密切一點，當然先談起天氣，大家哈哈幾聲之後，

他向着明珠發問：

太傅，這樣大冷的天氣，叫我們到這裏來，一定有什麼事情吩咐吧！

沒有什麼的，只是昨天偶然看到兩闕詞，好得了不得，因此想給大家欣賞欣賞。

明珠，始終保持着他雍容的態度，雖然他愛才，但決不肯十分流露出來。他見了梁汾的詞，便愛好得不得了；今天特地請了許多人來替他延譽。這也是他的野心，他要把天下的英物，都收爲己有，造成他門下一種非常的勢力。他雖是一個滿州人，却有非常的天才，無論政治上，文學上，都是超特的好手，雖然在私德方面缺少一點，但在『愛才若命』這一點上，實是瑕不掩瑜的。

這幾句話在梁汾，簡直是一顆炸彈，他再也想不到這些的話會在這席面上聽到，他自己覺得有些不相信起來。自己的詞，除了容若，除了漢槎，居然從這樣一位高貴的人嘴裏也會吐出讚歎的字來，這還不是做夢嗎？於是他連舉止都不安

起來，人家在說些什麼，他也聽不清楚了。猛然聽見有人說：『我給你們會見貞觀舍人』，他連忙站了起來，千百隻的眼睛，都注視着他，他覺得這是從未有過的光榮，也是從未有過的難受，只是昏昏沉沉的站了一會，又坐了下去。耳裏聽得的是一陣陣議論的聲音。一會兒有聽見有人在那裏高聲誦讀他的詞了。他總覺得這是夢境，然而坐在他下首的容若正在對他笑，這顯然又是真的。

健庵，你知道吳漢槎嗎？容若說他是你的同鄉呢？

『漢槎』這兩個字在梁汾是一盆冷水，把他潑醒了。他知道主人在提起他，這事情該是十分有希望了。這一種喜歡，比剛才更利害，他只是靜靜的聽着。

吳漢槎這人，門生也知道一些，他是吳江人，才氣是很好的，只是行爲和性情太放蕩一些。老師還記得那一年順天科場的事情嗎？他便是因此遣戍的，這案件正屬門生衙門管轄。

對答的是明珠門下最得勢的刑部尚書徐健庵，他早知道明珠的意思，故意先

露一些口風。

那末他一時不得賜環吧？

賜環是一時辦不到的，倘然老師要成全他，今年萬壽節，給他一個恩典好了。

健庵，這事你去辦吧！

這些小事，在明珠是不在意的，他的目標是在梁汾，這樣的一個人才，無論如何，他是不肯輕易放過的，於是他站了起來，向着大家：

今天的盛會，給我發現一位這樣的天才，而又有這樣友誼的漢子，我們不能不祝賀他三杯。來！給顧老爺換三隻大杯子！我們先敬他三杯，然後再賀他三杯。

這種的寵遇，在大家看來都眼紅，然而在梁汾，却沒有承受的福分，他平素滴瀝都不能入口，如何當得起這六大杯呢？然而在這般盛會之下，使他一個『叨

陪末座』的人沒有發言的餘地。爲了漢槎，爲了友誼，他覺得這種寵遇是不可或違的，只得拿起酒杯直着喉嚨灌了下去，他辨不出酒是什麼味道，只覺得今天的酒是甜的，甜得有些異樣。

他醉了，酒把他醉了，環境也把他醉了，不知道怎樣出了府邸，怎樣會到千佛寺裏，他全不知道，只是默笑着，他覺得人世間的人都是太好了，連屋外的雪也並不寒，冰並不冷，什麼地方都是暖烘烘的。嘴裏只是唸着自己得意的傑作：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他翻覆着唸到這裏，猛然想到了，自言自語的：

呵！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他伏在案頭上哭了。



## (六)

第二天的早晨，從北京到江南去的大道上，一個面容憔悴好像一夜沒睡的人正在首途，冷清清只有主僕兩人，沒有一個送行的。主人上了馬，用鞭稍指着晨光熹微中的古城：

再會吧！這陷人的鬼窟，覆雨翻雲的勾當，看得太多了，再也住不下去了。漢槎，你轉來，我們鄉間相見吧！

說罷，揚起鞭，朝南去了。那僕人還輕輕聽得他主人馬背上的吟聲：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廿五年三月十五日)

## 汨 羅 江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離騷

屈大夫新近患了神經衰弱症。

雖然他已經不是『大夫』了，可是他非要人家叫他『大夫』不行。因此，人家當面雖叫他『大夫』，背後却笑他是『屈瘋子』。

弟子們看見他失了勢，都另謀出路去了；和他同住的又是專門和他抬槓的姊嬖，環境是更寂寞了，他是大夫，理該有大夫的款式，然而竟然窮得連聽差都用不起一個，活該是嬖的倒霉，給他燒飯還要洗衣。幸而他近來的襯衣老是那一套，領子上爬滿了虱，除了自己，誰肯多麻煩叫他更換呢？

生活是一天一天陷入泥沼了。

過了中午還只有起身，照例是不洗臉的，頭髮也不肯束束，任它白蒼蒼的披在兩肩，活不像個鬼怪。划了兩口大米飯立刻就出門，要到傍晚才回來，在外面幹些什麼呢，鬼知道，婁可不知道。晚上總是不肯睡覺，人家早晨起來他還沒有睡呢。夜裏幹些什麼，鬼知道，婁知道的只有一些些，就是他房間裏堆了許多木片，一把鈍刀，一個人又唱呀又刻呀，總得鬧個整夜。婁恨的就是這個，夜裏點燈要油呵，一石油不是要一斗大白米去換嗎？而那些刻着蝌蚪的木片，又正是燒飯的好東西，她白天不知費了多少工夫才檢得來，却被他偷偷摸摸堆在房間裏，這如何叫她不怕呢？雖然是老姊弟，覺得這樣下去，是非教訓一頓不行了。

『阿平』，婁可不叫他大夫了，『我看你的脾氣真太執拗了，好端端的大夫不做，到這裏來活受罪，雖說是人家誣陷你，但究竟是你自己不好，爲什麼當初不……』

「這是……」他嘴裏正划進一口大米飯，筷子上還夾着一隻辣椒，「我的脾氣，生就是這樣，和他們合不來。」

「你們讀書人老是這樣那樣，脾氣剛直又有什麼用呢？蘇，你是知道的，就是禹王爺的老太爺，聽說他的脾氣也因為太執拗了，才給堯王爺治死呢！」她老是這一套，他也聽得夠了，仍舊划他的大米飯，哼了一聲。

「真真是書獃子，人家都在做官享福，你却來受苦，那宋家的少爺，怪漂亮的，不是你的學生嗎？聽說他現在也闊了，拉車的馬就有四匹呢。活得這樣大年紀，及不到學生，還要詩呵騷呵，真和你的。」復正說得高興，抬頭一看，人早沒有，連一盤飯也沒有划完；還剩下半隻辣椒。

屈原搖呵搖一直走到江邊，一路他想：真要命，老太婆總是這一套，要是有了三十貝殼，定得僱個聽差才好，這囉囉唆唆的氣真是難受。時勢是愈弄愈不好了，朋友不要說，多是不能了解我的，連自己的姊姊也這樣，兀不氣翻肚子。心

裏想，嘴裏却嗚嗚唱出山歌來：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絲嬋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  
汝何博謬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媿節。蒼棗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  
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堯獨而不予聽？

他有一種脾氣，老是愛編山歌；而他的山歌又那麼的難聽，拗斷了唱的人廿  
八顆牙齒，聽的人還沒有一個呢。他的山歌雖然有時也編入些愛情，但遠不及『  
妹妹我愛你』及『桃花江是美人窠』之受人歡迎。這也有人批評過，說他不懂大  
衆化；還有人勸他過，說他肯通俗化一些，就可身價十倍了。但他都沒有接受。

一邊唱着山歌，一邊看看江上的風景。一隻一隻的帆船駛來駛去，都是載滿  
了貨物。他看清楚了，拉紆的是楚國人，掌舵的也是楚國人，都穿着破爛的衣  
服，惟有那船頭站着的，却總是帶着刀的秦國人，而且船頭還打着秦國的旗幟  
呢；他便知道這些都是秦國的貨物。據說那些貨物都是不納稅的，楚國的稅本來

很輕，自從靳尚和子蘭這兩個混蛋勾結起來執政之後，稅就一天一天重起來，名目也日多了，大多數的楚國人都抽得透不過氣來。然而秦國的商人是特別的，他們的貨物運過來，起初是不納稅，有幾個楚國的稅吏不識好壞，總是吃了苦頭；後來自從秦國派了一隊什麼親善團來過之後，就明白規定了，凡是秦國的貨物不納稅，而且一路還要派軍隊妥貼護送。

屈原看了一回，歎一口氣，看看江岸住着一些百姓，這也是近兩年才有的現象，百姓沒有屋住，便住在攔在岸旁的破船裏，幸而這兩年沒有發大水，否則真太危險，潮一高漲，這些破船不是都到江底去嗎，他想自己在朝的時候是沒有這種現象的，要救這班百姓，還得去做官呵！想到這裏，他儼然又是立在朝廷上的大夫了，他派兵去打敗了秦國，替百姓造了許多的房子，他是尊嚴得了不得。什麼靳尚，什麼子蘭，還不是都砍了頭嗎？誰敢侵犯自己的尊嚴。

然而侵犯他的人偏來了，耳朵先着了『吹！』的一聲。

『你這老頭兒站着幹什麼？不是想偷貝殼嗎？』屈原的心連忙從朝廷中收回來。一隊衣服襤衫的巡丁由一個巡官率領着站在他後面。

『什麼偷貝殼？』他知道貝殼是可以換東西用的，平時任百姓去拾，但是近來明明看見江岸潮落時有許多貝殼，却沒有人去拾，他早就猜不透這些緣故。

『這老頭兒裝裝，』那巡官笑着說，然後擺足了威勢說：『你還不知道嗎？令尹上個月就出告令，凡是江上的貝殼，一概收歸國有，私自拾取的，就要砍頭呢。這是秦國客卿替我們令尹想的辦法，叫我們組織「貝殼統制巡邏隊」，你難道還不知道？看你年紀老才放你走，要不然，定抓到官裏去，按照私偷貝殼法緊急治罪。』這巡官像自炫博學似的，嘮嘮叨叨一大套。說完，就有兩個巡丁過來要驅逐的樣子。

『你們別慌，誰會偷這貝殼，我是屈大夫呵！』屈原急了，來不及體會他們的話，以為自己還是在朝廷似的，說出那些話來。

『哈哈！屈大夫，還不是有名的屈瘋子嗎？』一隊巡丁都笑起來，『量這老頭子也偷不了的，走吧！一，二，三三……四！』

走進破船裏去找東西吃去了。

屈原平白地受了侮辱，真要想哭起來！覺得時勢真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想起巡官的話，江上的帆船，和江岸這些住戶，想不到沒有幾年，楚國有了這樣大的改變，真是從何說起呢？

楚國這幾年也真倒霉，除了京都裏的一些皇宮衙門比屈原的時候進步一些之外，什麼都是令人痛心的事件。外國人在國內的勢力一天一天強橫了，不獨是秦國，連齊國和魏國也不是好傢伙，尤其是秦國這老西兒，最愛和楚國打對。打過仗，割去了不少土地，翻了臉倒也算了，但他們偏還裝得非常要好，那個叫張儀的最混蛋，老是帶了秦國的攻察團到楚國來，打着親善的旗子，來一次總騙了許多東西去；有一次連國王都騙去了，一去就給人家做了押頭，到死還不會回來。



屈原恨兩個人，一個是靳尚，一個便是張儀，他要是再做了大夫，一定不許張儀來，不但不許張儀來，連一切的秦國人都不許來，來了就砍了他們的脛。

屈原在江頭站了一會，連山歌也無心再唱了，低着頭想走回家去。對面一個人忽忽走來，屈原認得是他的學生景差。景差早看見了他，連忙叫他：『老師，我到你家裏去過，師嬸說你在外面，却不知道在那裏，因此找得好苦。』

『你有什麼事嗎？』屈原是寂寞得可憐了，只要有誰肯善意招呼他，都是好的，何況景差又是沒有去做官的學生，是他所認為最得意的一個。他自己沒有官做，凡是做官的他都恨。

『沒有什麼，好久沒有來侍候老師了，理得過來領教。』其實屈原的學問早就不是時髦，誰還要領教他的，只是說說而已。景差雖有要說的話，却不好一時說出來。

『我們談談也好。』屈原說。談談，其實是預備發他一肚子的牢騷。

『今天我從學校裏領到五個貝殼，學校有二年沒有發束修了，今天才發下這一點，因為令尹向秦國五百萬貝殼的大借貸成功了，我們才有這一點好處。』景差似乎在誇耀這五個貝殼來處不易，袋裏的卜卜正在響着，隨即拿了一個出來說，『老師，你看近來的貝殼和以前不同了，蓋上了戳子，要是沒有，得當私貨辦呢！』

『是呵！今天江邊還有人在查偷貝殼，真是……』

『老師，我們去喝一些酒，我有兩年沒上酒店了。』

真的，屈原也有近二年沒有喝酒了，本來他也是個酒鬼，但近來却發誓不喝了。第一，酒是秦國運來的；第二，子蘭靳尚這些傢伙，創出一種新節目，送了一些土地，便要和秦國人喝一杯酒，而且張儀帶着一班打着親善旗子的秦國攷察團來的時候，不是東也請他們喝酒，西也請他們喝酒嗎？因之他認定酒是會亡楚國的，他要救楚國，怎能再喝酒呢？然而他的頑固心理，一經景差的解釋，也就

打破了，因為今天請他喝的是土酒，不是老西兒運來的。

但是土酒照例要貴一些，爲的是酒稅抽得很重的緣故。

酒一下了肚，老頭子比較高興些兒：

『你近來也弄弄文學沒有？』他問景差說。

『老師，你還說什麼文學，現在的文學還不是換碗飯吃嗎？一篇文章，多到六七十塊木片，還換不到一個貝殼的稿費呢。現在光是弄文學不行，一定要加些東西進去才好。』景差喝一口酒，接着說，『可是東西也真難放進去呢，放得中意，意外多得幾個貝殼的稿費，不的話，就麻煩呢，他們有一種剷的傢伙，只要幾下，木片就開了洞洞。說不定還要……』

『那末我的學說不知道怎樣，這許多學生，現在一個也不來了，在外面不知怎樣胡鬧？』屈原的學說原也會博過一時欽佩的，但近來却很消沉。

『老師，不要提起，你的學說在外面早落伍了，』景差喝了酒，說話便不大

留神，『現在最漂亮的是要抓住楚國本位文化，叫我們不要忘掉祖先；而且據客卿們的攷據，秦國和楚國，原是同一祖先的。因之，也得研究秦國的文化，都歸到本位去。要是研究那些齊國的或是趙國的，那便是楚奸，一齊抓來，噓，噓，噓！』

屈原氣得只會喝酒，答不上腔來。

『老師，我勸你去發表一篇秦楚一系說，保你有好處，其實這文章不一定你做，只要你肯答應刻上你的名字，不嚷出來，我可保他們一定送你五百貝殼。』  
景差停一停說，『而且你仍舊可以去做大夫呢！』

『噓！』一隻酒鐘擲在地上，屈原鐵青了臉說：『你這下流東西，居然要賣我。今天連酒都是秦國貨，你當我不知嗎？』

走出了酒店，放開了亢烈的喉嚨，又唱起山歌來：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

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低了頭，又帶着滿懷的悲哀，走進房間去玩弄木片了。

屈原的心一天一天冷起來，每一個消息，是給他心裏投一塊冰塊，於是他自己貶了『大夫』的尊號，不要人家再這樣叫他了；然而人家偏不肯聽他，他只有低着頭不理。

山歌也不再從他嘴裏唱出來，簞的木片也不會給他偷偷摸摸帶到房間裏去。他是一天天的沉默下去。

愈是冷靜的人，心裏愈是熱，屈原的外表雖然冷靜得可以，心裏却燃沸到頂點，無論那一個人，只要說他好，只要能用到他，他無論何時，都可爲人家去送掉性命。然而人家說他是瘋子。真的，他是瘋了。

總於有一天，他也相信了命運，他覺得他的一生是被命運所玩弄的，他一定

要捉住這命運，於是他找到一位算命的先生。

『人是怎樣做的呵？』他這樣的問鄭詹尹，馱頭馱腦的。

『人就是照人的意思做。』鄭詹尹也是這樣的馱頭馱腦的回答他。

他滿意了，人家都當他瘋子，只有鄭詹尹知道他；然而，這樣的一個知己，又有什麼用呢？

他要研究做人的哲理，然而沒有人能告訴他，鄭詹尹只有告訴他一半，沒有完全告訴他，他總要找一個人告訴他的哲學。

於是他成了 *Sphinx*，每天在江邊上，問着過路的行人，老是這樣的一個問題：『人是怎樣做的呵？』

然而人家都當他是瘋子，只報他一個寡情的冷笑。

是一個五月的黃霏天，斷斷續續的下着時雨，屈原披着髮，淋得像落水鬼似的，在找人解決這個問題。

雨是漸漸大了，薄暮的時候，行人幾乎斷了踪跡，屈原覺得沒有人可以發問了，懷着一顆空虛的心，沿江邊走去。江水是流得非常之急，不住的在轉灣處打着渦漩，江邊停着一隻小船，一個漁父在釣魚。

『老漁父，』屈原走了過去，對他說，『人是怎樣做的呵？』

『什麼？』那漁父抬起頭來，露出驚奇的顏色，帶着懷疑的語氣返問屈原：『你不是屈大夫嗎？』

『不錯，我是屈平。』他顯然對於『大夫』兩字有了厭惡，却也驚奇那漁父竟會認識他；但一轉念覺得這『大夫』兩字又在開他玩笑了，他只得重問一句：

『我問你，人是怎樣做的呵？』

『做人麼？我不懂，大夫爲什麼要問這些道理？』漁父說，『我倒要先問大夫，你爲什麼到這樣地步呵？』

『我爲什麼嗎？』屈原覺得這漁父很誠懇，並不像別人一味對他冷笑，『你

看，舉國的人是糊塗的，亡國也好，做奴隸也好，他們全醉生夢死，一些還不知道。而我一個人，我是知道的，我不願意亡國，我不願意做奴隸，然而，我被他們驅逐了。」

『大夫，你真太跋了，亡國，你還可以富貴的，你爲什麼不去獻地圖？做奴隸，你總還是奴隸的總管，你爲什麼去簽條約？跋子呀！丟下了功名利祿不要，到這裏來受活罪，怪得誰呢？』漁父的口氣顯然帶着諷刺，他並不是存心跟屈原開玩笑，事實上他是要這樣說的。

『老漁父，』屈原很能體會漁父的話，知道他並不在開玩笑，仍舊很莊重的對他說，『你的話不錯，但這是對靳尚那些人說的，於我却不配。老漁父，我問你，做人的道路難道除了這一條，沒有旁的嗎？』

『第二條嗎？』漁父的態度顯然也很莊重，『有是有的，沒有旁的，只一個「幹」字，挺着胸脯上去好了。』



「但是這條路我是走過的，却失敗了。」屈原帶着失望的語氣再問他，「還有第三條的路走嗎？」

漁父不回答他，仍舊放下他的釣竿，自言自語的說道：「水，永互不濁的只有水，大夫！你看這汨羅江的水是多麼清潔呀！」

「水嗎！」屈原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是的，只有水，是永互清潔的。老漁父，我明白你的哲理了。惟有清潔的水，方能洗淨我所受的誹謗，也只有冷寂的水，能找到我的安慰。老漁父，你真是哲人，我屈原自愧不如你，哈哈……」

笑聲還沒有完，撲通一聲，屈原已跳到江裏去了。

汨羅江的激流，箭似的向東流去，屈原的身子只浮幾浮，已吞進漩渦的中流了。

漁夫慢慢的收起釣竿，嘴裏輕輕的歎着：「弱者。」

(廿六年四月六日)

## 廬山之會

天一熱，九江牯嶺道上頓時熱鬧起來。廬山本是避暑勝地，今年又成爲政治中心；本來呢，求名者趨於朝，韜晦者隱於野，趨於朝者達官，隱於野者高士，而今達官隱士似乎已沒有什麼分別，無論爲消暑，或爲干祿，均羣集廬山。於是這種熱鬧情況，便傳遍通國，連幾位遠睽廬山千百年的先生們，也都僕僕九江道上，成爲一時勝會。

我們倘使不健忘，應當記得有一位遊山日記的作者舒白香先生，他自從嘉慶九年（一八〇四）下山，蓋百三十餘年於茲，這次聽說廬山太熱鬧，和以前他去住的時候居無廬食無魚大不相同，於是也搭江輪去重遊一番。

在輪船的酒吧間中，一位眉目清朗的酒客正在那裏痛飲啤酒，看他逸興耑飛

的樣子，總是一個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一面喝酒，一面高聲吟着詩句。這詩句聽來好耳熟，但他是用山東土音唸的，竟然辨不出字句來：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接，吾將此地巢雲松。

這幾句才給舒白香先生有些聽清楚，由於積習難忘，一半也乘着酒興，忍不住問他道：

『先生所吟的，可是太白的詩句嗎？』

『不敢，正是區區的拙作。』這才說的是普通話。

『喔！原來是太白先生，千載之下，幸會，幸會。』舒白香先生真想不到連這位先生也會到廬山去。

『足下尊姓，想來也是到廬山去的吧！』太白先生亦猶常人，並不會怎樣詩狂，對客都是很中禮節的。

『後學姓舒，賤名夢蘭，別號天香，也正是到廬山去的。』舒白香先生只得

和他俗套起來。

『舒，舒……天香，喔！來了，你原來就是舒白香，你的詩詞很不錯，也是吾道中人呵！哈！哈……Congratulation！』他的深而且大德國式的啤酒杯向舒白香先生舉起來。

他們很快的乾了一滿杯，太白先生用檯布抹去了鬚子上的白沫。舒白香先生才有說話的機會：

『先生竟然知道賤名，奇怪之至，難道先生也很留意後世文壇的情形麼？』  
『這個，倒是不大留意的。你不是做過一本白香詞譜麼，這個調調兒我是一向不留意的，只因偶然在那時寫了一首詩，叫做菩薩蠻的，硬被人家派作詞學的祖宗，其實我對此真是門外漢，很 out-line 的，連幾個什麼曲牌的名詞，還是今春看了你的詞譜才明白一二呢！』他喝了一口酒又說，『其實不看你的書，我也知道你了，去年不是有一家叫什麼「宇宙瘋」的雜誌上，大大的重印你的遊』

山日記和詩詞嗎？我還記得給你做序跋的有叫什麼知堂的，喔！就是那個很博學的周作人，魯迅的老弟；還有是做“*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林語堂，承他在國外替我大大宣揚，我還記得很清楚的。」太白先生的酒量，不是親見，定不會相信，真是個好手，而且談鋒也是很健。舒白香先生問他：

『先生離開廬山，此後去過幾次呢？』

『算起來真太久了，我本來在那邊築了草堂，釀了好酒，預備終身隱居的，却不料遭了那永王的招致，幾幾乎要去了我的性命，幸而得遠流夜郎，歸來後聽說草堂已淪爲荒墟，就懶得去了。』說起永王的冤獄，他似乎還有些憤懣似的。

『先生屢爲詩稱讚廬山的風景，令人千載後讀之，猶可想像，爲什麼這許多年代，就不再去一趟？』

『老實告訴你，沒有酒我是不能過活的，以前的廬山，除了自營菟裘之外，似乎只有和尚庵可住，今年聽說上海的啤酒廠也在那邊開支店了，因此我才乘興

而去的。」

x

x

x

他們在九江登了岸，想僱轎子登山。那些佚子大敲竹槓，舒白香先生忍不住

向太白先生發牢騷：

『聽說這裏行將建造架空電車，此後登山，只要十分鐘好了。』

『這個，我却不大贊同，』太白先生說，『然而他們做官的人去趁趁倒也不妨，要是你我也趁這種東西，簡直不配。你想一刻鐘便可爬上五老峯，我們幹麼來這許多詩文呢？』

舒白香先生笑了，太白先生自己也說得笑起來。

他們終於並沒有僱着什麼轎子，步行走向山上去。

太白先生除了嗜酒如命之外，烟捲尤其是不大離口，這舒白香先生也問過他幾時吸上烟的，他一說起烟，就大加讚嘆，讚爲前人所不及，他以爲西洋文明，

什麼都不大瞧得上眼，惟有這個，無論是雪茄，紙烟，以及烟斗，均樂於接受。他吸這個已有幾十年歷史了。

然而他的運氣不大好，登山的途中接連碰到兩位警士，一位把他一支剛燃起的荷蘭雪茄繳了械，另一位還責他不該領鈕不扣，太白先生氣炸了肺。還是舒白香先生記起了一位朋友告訴他的秘訣，說只要不要從正路走，便可免去這種麻煩，太白先生也同意這個，說羊腸小徑較康莊大道有詩意得多。於是他們改走小徑，果然，不再有什麼麻煩，暢吸烟捲，得以無阻了。

他們剛在邊走邊談，猛從斜徑中抬出一乘肩輿來，抬轎的穿得衣冠整齊，不像苦力之類，上面坐了一位年約五六十歲的老人，『風飄飄以吹衣』，淡恬得很的樣子。太白先生一看見就連忙招呼：

『呵喲！你也來了。』轎子自然停了，那位老人走了下來，兩人很興奮的握手，太白先生連忙給舒白香先生介紹：

『這位淵明先生，他離開廬山比我更久，這次也是舊地重遊哩！』介紹罷，掀起鬚鬚哈哈大笑起來。

『淵明先生，幸會，幸會，先生來山想來好久了。』舒白香先生上前致辭。

『你和太白想是剛來吧！我來了已三天，到現在還找不到一個下處。廬山是和以前不同了，我重來真不勝今昔之感，你想抬轎的伕子敲得多厲害，幸虧我自己帶了一個兒子一個學生來，還是那股老勁兒。』他遲了一遲，舒白香先生便插嘴道：

『先生命兩子一門生，昇轎遊山，很被後人所誹議，說你不孝不慈呢。』

『這個，我和他們豬肉氣潑潑的人見解不同，大熱天叫他們做這種工作，固然不該，但你叫伕子抬，不還是一樣，彼亦人子也，和我自己兒子門生有什麼分別，我是主張這種哲學的。』他接着對正在欣賞雲氣的太白先生說：

『喂！我問你，有了下處沒有！』



『陶公，』太白先生嘲笑似的說，『你自己來了三天，還找不到一個下處，問我剛到的人怎的？牯嶺的瀛洲飯店，每天房金四十元，我不知你要用幾個『五斗米』去湊成這個數目，哈！哈……』

『太白，別開玩笑，』淵明先生正色而言，『我和你商重就是這個，旅舍是不必去的了，一則貴不可言，二則這些官僚的臭氣也擋不住，我想不如找一位朋友家裏去住幾天，倒也便宜得多，你以為如何？』

『這主意倒不錯，只是誰在這裏有公館呢？』太白先生說。

『我一時想不起來。』淵明先生用心思於苦索中，他離開廬山真太久了。『喔，有了！白香先生一定知道一二。』

『我知道的也不多，』舒白香先生說：『而且現在還住在山中的人更少，記得十里舖東南的栗樹嶺下，周敦頤先生住在那兒。』

『那一個周敦頤？』淵明先生問。

『就是那宋儒周濂溪先生，我和他有數面之緣。』舒白香先生說。

『宋儒！』太白先生不屑的說，『不是吃冷豬肉的嗎？他們家裏的豬肉氣我受不慣。』

『我還想起白鹿洞的朱熹，可惜也是此中人。』淵明先生搔首說。

『陶公，』太白先生叫起來，『你自己在柴桑故里不是有一所住宅嗎？什麼還到處亂尋？』

淵明先生嘆了一口氣，說：

『我給你們唸一首詩吧！』說吧搖頭晃腦的唸起來：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爲孤竹子，拂衣首陽山。

夷齊合一身，窮餓未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

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昔常詠遺風，著爲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

子孫雖無聞，氏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淵明先生唸罷說：

『白香先生的和陶詩，拜讀過了，是好的，但今天令我想起的却是這一首，此公恐怕也在山間罷！』

『喔，有了！』太白先生跳了起來，『這不是白香山的詩嗎？他正是吾道中人，我們到廬山草堂叨擾他去，再好也沒有。』

『香山是吾道中人，陶公微然吟髭說，『好是好的，可惜他的草堂怎可下榻？』

『哈，哈，你這窮鬼，』太白先生狂笑起來，『老說窮話，人家做了幾任宰相，還會窮的麼？我告訴你，香山的草堂，才是建築得富麗堂皇呢。聽說他還好客得很，說不定會碰見幾位熟人。』

×

×

×

廬山的溫度表還不到八十度，實在涼爽得很，到了傍晚，更是飄飄仙舉，和下界之炎熱大不相同。

三人行，經過斜坡小徑，尋廬山草堂的所在，三位詩人各吟其廬山的傑作：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溺湍馳文鮪，閑谷矯鳴鷗。

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邱。難徵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陶淵明：遊斜川）

西望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千丈，噴壑數十里。歛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洒雲天裏。

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濛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

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但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李白：望廬山瀑布水）

松杉鬱濃翠，夾道馳蛟螭。碧水自成沼，遠山飛上眉。客來村犬吠，雲過落花知。借問龍潭路，孤僧倚杖時。（舒白香：過蘆林）

萬樹一聲吼，靈山勢欲飛。蟄龍行雨後，斜日帶雲歸。潭水淨如拭，山花紅未稀，我心無住相，何暇印禪機。（舒白香：黃龍潭）

捨身崖下石奇峭，愛之反欲求長生。俯窺跼跼若將墮，達觀事事隨緣輕。萬里忽從胸次濶，千峯都向眼中明。原來怕死必無壽，莫訝名山太不情。（舒白）

香：捨身崖獨立有悟）

×

×

×

這一晚好湊巧，三位詩人到達的時候，正是廬山草堂主人白香山先生舉行盛大宴會的一天，鋼骨水泥建築的洋式『草堂』中，黑簇簇到了許多赴宴的賓客。這些都是上下千古的詩人，不期而集的齊來這廬山。

詩聖的李白和田園派詩祖陶潛的到臨，當然予主人及賓客以盛大的歡迎，而舒白香先生亦因與主人的名字有相連之雅，見面時免不了有這一段熱烈的談話。

主人：白香先生，今日幸蒙光臨，可以向許多朋友剖白一下了。

白香：什麼事？

主人：便是你的白香詞譜，他們都說是我做的，你想有趣不有趣，其實他們不過看一看書名，便信口開河，否則，那有不知道是足下的。

白香：哈……哈……

這段談話很快便結束，而且以哈哈了之的，因為主人實在太忙於招待了。

×

×

×

這一夜的盛宴，舒白香先生認識了上下千古與廬山有關的詩人；他很幸運能見到謝靈運江淹和善寫大字的顏真卿。那個和太白先生握手問長問短的，是他的『吾愛』，孟浩然『夫子』，而且那個做和尚又做官的推敲家賈浪仙，居然也光臨，還有黃岡竹樓主人王禹偁，岳陽樓散人范仲淹，像小瀛三似的王安石，扳起面孔的周敦頤和朱熹，慷慨而談盧溝橋事變的岳飛，他除了力主討伐，並且非把現代那些張邦昌秦會之亂臣賊子的後裔斬盡殺絕之外，還即席朗吟一律：

盜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東征滅土酋。功業要刊燕上石，歸休終作赤松遊。殷勤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寄東林）

（慧海上人）

岳鵬舉先生這次來廬，除了追暑之外，還受了當局禮聘，担任暑期訓練的高

級講席，當此風雲張日，他當然是席中被人所注意的人物。

坐在他旁邊的是南渡詩人陸放翁，兩人話談得最相投，他問放翁有什麼詩沒有，回答說只有宿東林寺一首，答着便唸出來：

看盡江湖千萬峯，不嫌雲夢芥吾胸。戲擡西塞山前月，來聽東林寺裏鐘。遠客豈知今再到，老僧能記昔相逢。虛牕熟睡誰驚覺，野碓無人夜自春。（六月十

四宿東林寺）

接着蘇東坡借子由和魯直也到了。而且後面還跟着一大批明人，看來是從別一處結隊來的，王守仁，李夢陽，文徵明，王思任，李日華，董其昌；以及前幾年被人家捧得發紫的袁中郎，他和譚元春緊攜着手，大談其文學革命的源流，把它一直追溯到王充，連聲嘆息王老先生沒有福份一遊這廬山。

和舒白香先生同代的，有王漁洋施愚山，這兩人總是在一起的。烟波釣徒查慎行，詞家顧梁汾，到廬山來發掘地質的翁方綱。最惹人注目的是袁子才，他和



蔣士銓在一起，高談濶論，目無餘子。而且還有一大羣舒白香先生所不認識的，大概是康有爲，張之洞，彭玉麟之類一流人物。

這一席宴，賓客足足到了三百餘人，不知道喝了多少酒，做了多少首的詩。即令芝加哥大學的統計學博士，也難以計算。

這次宴會的結果如何，不大詳細，因爲在會的人，沒有一個不醉倒的，據舒白香先生的報告，曾於午夜發起登五老峯觀日出的提議，而結果並無一人到達頂峯云。

(廿六年七月二十日)

## 迎 降

夜深了，書齋里的燭火還是輝煌。

柳如是夫人心中納罕，自從嫁給他之後，總是等不到天黑便攢進上房來廝混，從來不會有這樣晚過。而且這樣的情形已繼續三天了，看來總有什麼非常緊要的文章要寫吧。但是她就從來沒有看見過他有那麼重要的文章要寫到深夜，不要說是人家先送來一千二千潤筆的應酬文字，便是連他做官時的奏章，都是在日間動筆的；而且事前還得和她商量一會兒，從沒有像這幾天那麼疏遠她的。書齋裏又只有他孤零零一人，連丫頭送茶去，他都說放在門外好了；事情一定是重大呢。

不錯，事情一定是重大的，說來也和這幾天的局勢相配合，史閣部是在揚州

殉難了，左良玉又忽然起了叛變，那煊赫一時的馬士英和阮大鍼，聽他說也好幾天不見面了，據說連宮內的皇帝都化裝逃了呢；江上的兵隊早已投降了北兵，所差的是還不會渡江而已。自己呢，早探過老頭兒幾回口氣，但總不得他老老實實的回答。要是說逃呢，也得早早的打點起來，但看來他不像是要逃的樣子。難道是會投降吧，想來總不會的：第一，他近十年來所做的文章，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慷慨激昂反抗滿洲人的。第二，眉生的丈夫也便是他的朋友襲芝麓在北京投降了李闖，就給他罵得一個狗血噴頭，而他自己，看來總不像那麼沒有骨氣的人吧。逃既不逃，投降是不會的，想來想去，這老頭兒一定是要去殉節了。

殉節是不錯的，這樣大的年紀，多活也沒味兒，我就替眉生難過，怎會沒眼珠去嫁給一個不要臉的襲芝麓呢？要是他肯殉節的話，我也決計犧牲，一定不阻攔他，這不是連我也光彩麼？

夜是更深沉了，柳如是夫人和衣睡在床上，候他進來，可是始終不聽得靴聲。

響。一個子無論如何睡不起，她是漸漸的忍耐不住了。

書齋里，一枝手腕粗的蠟燭已是燃到只剩一寸光景了，光輝雖然這照耀着整個屋子，但人顯然是已經很疲倦了。錢謙益先生把紅筆一擱，仰天打一個呵欠，不提防眼睛一抬起，正看見他夫人站在几邊，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掩進來的，他下意識地連忙把攤在几上的幾本書翻攏，一面敷衍着她。

『呵！你爲什麼這樣晚還不去睡呢？』

『你倒問我？我問你幹嗎還不去睡呢？』柳如是夫人反問的聲色是嚴厲的，因爲她來到書齋已有好一會，雖然她心中還不十分明白他在幹什麼，但顯然與她預期是不合的，因之，說話便帶上些怒氣。

『沒有什麼，只不過刪改幾篇文章。』錢謙益先生一方面懾於夫人的閻威，一方面像做了虧心事的，嘴里說着，面就紅起來。

的確，他是從來不曾卑劣地想到這樣做的。這幾年來，他真是艷福雙修了，

晚年討得這麼一位明慧漂亮的夫人，而且文章又值錢，名氣更是大得了不得，生活是和天堂一般了。一介寒儒出身的他，雖然官至八座，究屬做的都是京師里的冷官，那里有什麼錢，但爲了討好夫人起見，不惜工本把生活弄得異常富麗，而且還在故鄉常熟造了一座非常精緻的別墅，本是可以太太平平的終天年了，却不料那些逆民居然造起反來，幸虧他早日離開北京，否則像襲芝麓那般，真是該死呢。逃到南京，恰好這里立了皇帝。雖然這皇帝不是他所歡迎的那個，但照他的地位，一個宰相該是拿得穩的，不料那班沒隙子的徒子徒孫，又給他一個空心湯糲，老是禮部尚書，連戶部都不給一個，幹嗎又有什麼趣味呢？然而能夠像南宋那末太平下去，一個小朝廷倒還罷了，偏偏人家又要來渡江。

滿朝文武官吏是一個不見了，他要是向西逃呢，這麼一位嬌滴滴的夫人怎吃得起苦？而且他自己也老了，還有許多心愛的書籍和常熟的別墅呢，怎令人逃得了。要是不逃，那便是殉節了，讀這許多年書，寫這許多文章，有君死而臣不

的道理麼；但畢竟也硬不起心腸。而且馬阮那班沒瞭子的徒子徒孫們，也要給他一個顏色。要是錢謙益先生肯……新的一個宰相，不要說，還用說麼？

錢謙益先生內心的衝突和矛盾，也正和江上的戰爭一樣緊張；然而不久南兵畢竟是敗退了，錢謙益先生心中的那個也佔了勝利，於是他決定不逃了。

這念頭只盤旋在心中，連平時最親愛的夫人也不敢告訴她，因為這種話一說出口便要臉紅，而且夫人或許會不贊成他的。

趁着北兵還沒有渡江那幾天，他便很鎮定的做那件很重要的工作，因為他已打聽明白，北兵的元帥豫王是一位酷嗜漢族文化的王子，他一定會向這位南朝鼎鼎大名的錢謙益先生討索文集看的。而他的文集呢，正如柳如是夫人所想，是充滿了抗滿文字的，他要是把原本呈獻，那還了得？於是他要趁暇把二十大本的『牧齋文集』（有學齋集）捧出來，把礙眼的字樣一概刪去，免得將來一生心力所在的文集會成新朝的禁書。真的，除了生命和夫人之外，二十大本『牧齋文集』

要算是他最寶貴的東西了。正在快刪削完工的時候，陡然給他夫人一問。真使他手足失措了。

『好端端的文字，爲什麼要刪改，你一定在準備投降了。』柳如是夫人到此已明白了他的用意，因此毫不容情的進逼，錢謙益先生急了，從臉上一直紅到耳根；但過了一會兒又鎮定下來，却仍舊嚶嚶囁囁的對夫人說：

『都是爲了你呵！我怎能拋下你去殉節呢？』

『別瞎說了，你跳井，我上吊，你殉社稷，我殉丈夫，你什麼會說出沒志氣的話來了？』柳如是夫人激動地說；但畢竟也沒有逼丈夫去死的心腸。

『不過我……』

柳如是夫人撲在他懷里悲哀地哭了。

×

×

×

（可憐一片秦淮月，慣照降旛出石頭。）

暮春的月亮是輝耀的，遍照了南京這許多城門，也照着紫金山上的孝陵，每一個城堞上插着一幅白旗，給夜風吹得一搵一搵的，城外二十里外，便駐紮着許多塞外風光的營寨。

### 南京城平靜無事。

天還不會亮，城內便亂哄哄起來，那座太祖高皇帝建造的大殿上齊集了許多平日不見面的文武官吏，燈燭點得雪亮。

錢謙益先生一夜不會入睡，他是主張迎降的左班頭兒，因此他和右班的頭兒趙爵爺商量怎樣出城迎降。一到天亮，他們便排成了隊伍，錢謙益先生和趙爵爺打着頭，一路步行出城門來，朝向北兵準備受降儀節的場所走去。

錢謙益先生一路走得很高興，他想着這該是一個多麼隆重的儀節，而豫王又是一個賞識漢人文化的王子，一定對自己很客氣的老先生長老先生短那麼的談論着，而且還要看他的名重一時的『牧齋文集』。結果呢，一個大學士的職位是逃



不了的，因為這已有了先例，陳名夏馮溥那兩個資望比他淺得多的東西，現在不是在北京做着宰相嗎？又想到柳如是夫人和那些心愛的書籍別墅，不知不覺地已走完了那條好長的路程。慣坐了轎子的他，居然還有這股腿勁兒，連自己也不相信；因之連帶想起他年輕的夫人，錢謙益先生不禁得意地微笑了。

然而奇怪的是，北兵營前並沒有什麼舉行儀式的場所，只有許多帶着刀的武士，從營門一直站到大帳，一齊向他們這一串官員瞪着眼，錢謙益先生打着頭，略一躊躇也便進去了。走到帳前，就聽得一聲『站住！』錢謙益先生開始感到北兵的不講禮貌，但他是決不見怪於那些小兵的。而奇怪的倒是那位酷嗜漢人文化的豫王元帥還未升帳。錢謙益先生不禁暗暗好笑，這位風流王子一定還在樓着劉三秀那寡婦<sup>中</sup>覺呢，連納降的大典也忘記了。正在好笑間，一個箭袍<sup>中</sup>纓帽的人出現在帳前了，錢謙益先生正待搶上一步去拉手問好，却不料雷似的一聲喝：『跪下！』這才使他着了慌，想不到連最賞識漢人文化的豫王也會這樣不諳禮節。要

想拚些氣節不跪吧，右班領頭的趙爵爺早已直挺挺跪在地上，回頭一看，一大串文武官吏都成了矮人，只有他還站住。好在他在朝里也是跪慣的，不知怎樣，腿一軟便灣下去了，雖然心里不免感到有些難受。

納降的一切手續做好之後，那豫王才顯出最會賞識漢人文化的樣子了。

『喂！錢蠻子，你做得好文章，獻來給咱家看。』聲音嗡嗡的在錢謙益先生耳中發響，由『老先生』變成『蠻子』，這是他無論如何想不到的，然而也不敢說沒有，他的二十大本『牧齋文集』刪削本，早是叫人帶着準備來進獻的，就那樣遞給一個北兵了。最愛漢人文化的豫王連翻也不翻一下，錢謙益先生感到一陣痛心，比方才更難受。

錢謙益先生們仍舊步行回城的時候，北兵早已開入南京開始淫掠三日了。錢謙益先生總算迎降是首功，得在門上貼一張大營的佈告，不許兵士入內淫掠。

仿着明朝的改制，新朝廷成立後，論功行賞，錢謙益先生很榮幸的被任爲南

京禮部侍郎了。

老是禮部，而且這一次更由尙書降爲侍郎，錢謙益嚐了一口不知是什麼味兒的藥，然而產業是保全了，柳如是夫人還是那麼明慧漂亮，而且那第三生命的二十大本『牧齋文集』，還得繼續銷行，這於他政治生涯的略遭挫折，是算不得什麼損害的。

×

×

×

錢謙益先生終於辭了職位，帶着夫人回到故鄉常熟過山林的生活了。

新朝於他太失望，官只給他一個侍郎，連開明史館時候一總裁的位置都挨不到他，這未免有些憤慨和怨望。

在鄉間，他是不免到里黨間去走走的，雖然人家還是那麼尊敬他，讓他坐首席，但有許多事是使他受不了的。例如他自己創製的隱士服色的領子和袖口有些異樣，人家便會恭維他是『兩朝領袖』。有一次，竟有一個廿來歲的後生當衆人

面前稱他爲『牧齋兄』起來，他不禁奇怪得很，問那後生：

『稱我爲兄，那是從何算起的？』

『我是順治四年生的，你是順治二年投降本朝，不是比我只大二歲嗎？稱兄也是古禮。』那後生也半開玩笑似的對衆抗辯。

錢謙益先生幾乎氣得發昏，從此他便足不出戶，只和柳如是夫人廝守，而且還有第三生命的二十大本『牧齋文集』，生活是一天一天變成灰色了。

有着迎降大勳的錢謙益先生終於一天悄然辭去了塵世，接着柳如是夫人自行吊死，算是殉夫的；而新朝給他的飾終盛典，却是將他的名字宣付史館，放入臣傳中。

在錢謙益先生未死之前，病中他是看到那麼一張邸報的，報上有這樣一段上諭：

『朕閱明降臣錢謙益所撰『牧齋文集』二十卷，內容怪誕不正，非治學有根

底者氣象，其中對於本朝云云，雖曾經刪改，字里行間，尙存貳視之心，尤爲荒謬。此類書籍，若任其流傳天下，必至壞人心術，着內閣飭行直省各督撫將已經流傳之書籍悉加查出，盡行銷燬。並飭江蘇巡撫向錢謙益本人追繳板片，一概焚銷，以明世道，而正人心……」

（廿七年九月四日）

## 跋

寫完了序文，覺得還有許多話要添進去，却都是瑣瑣碎碎的，不便『冠冕堂皇』的弁之篇首，於是把它附刊於篇末。這，也有它時髦名稱的，叫做『後記』是；但我所談却是古董，覺得還是仍名之曰『跋』妥當一些。

以清代文苑雜錄爲題的十一篇小文，都是廿四年冬隻身客吳門時寫的，寄給那時編立報言林的謝六逸先生發表。裏面所引的清人文字，大半不是原文，是出我杜撰的，因爲那時沒有帶許多書，只憑記憶寫出。雖然名爲清代云云，實則都是指當時情形而發。如衛道得第指幾個慇懃湘軍人提倡讀經的人物。尙書趕車在古城淪陷前夜也確有其事，不過現代尙書以能操洋語故，並未受凌辱而已。在朝與在野和老倒兩篇，指當時的政治人物，其餘大都泛指當時文壇的情形。

這裏所收的兩篇清代文字獄的文章，是我最不滿意的。對於文字獄，我本有  
意思寫一本專書，但材料實在太缺乏，試寫了一下，便成了兩篇這樣不死不活的  
東西，以後有機會總想完成這個志願。

金縷曲是我許多年前的舊作，雖然到後來才有發表的機會。裏面所有事實，  
大都是有根據的，但有兩處不可恕的錯誤，讓我自己在這裏指出，以代更正。  
吳梅村送友人（吳茲受）出塞詩我在梅村作悲歌行贈吳季子前已提起了，那時所  
根據的是梅村詩集箋注，我以為父之出塞總要比子早，不料後來買到吳梅村先生  
編年詩集，送友人出塞却編在悲歌行之後，那當然是我的錯誤了。

還有一點要加以說明的是，我把徐乾學（健庵）寫得很不恭敬，對讀禮通攷  
的作者是很不該的，據吳翌鳳梅村詩集箋注云：

吳兆騫字漢槎，吳江人。順治戊戌以丁酉科場事蜚語逮繫，遣戍寧古  
塔。康熙辛酉徐健庵爲之納鏹，放歸田里。

又鞏 輓 卮談云：

漢 槎 以丁酉科場蜚語，配寧古塔，著秋笈集，其寄懷故人有曰：『却悔平原輕赴洛，悲壯踰於古從軍』，出塞後，徐健庵陞總憲爲捐贖歸。

照此看來，漢 槎 的放歸，全是徐乾學的力量，豈不與顧貞觀和納蘭成德無關了。因此我推想到乾 學 爲漢 槎 盡力，不過是明珠的授意，而間接仍是梁汾的力量；這大概不會錯到那裏去。

漢 槎 的遣戍是順治戊戌（一六五八），賜 環 是康熙辛酉（一六八一），在寧古塔有二十四年之久，我把他縮短得不少，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又徐乾學喜漢 槎 生還詩有云：『嘆惜梅 村 今宿草，不將老眼待君還』，梅 村 卒於康熙辛未（一六七一），蓋去漢 槎 賜 環 已十年矣。

金 縷 曲 原詞，清名家詞所載的彈指詞均有未妥處，承趙 景 深 先生以朱 疆 村（祖 謀）家刻本詞蒞校正，特此誌感。



汨羅江雖敍屈原，却是抗戰前夕的一般情形，三年來的興奮熱烈抗戰，決不會再使現代屈原要自沉了吧！在這裏，和徐乾學一樣，我得罪了一位景差。原因是我想不出屈原另外的弟子，就把和宋玉並稱的那位楚詞名家倒了楣，實在抱歉得很。

廬山之會是一時興會之作，倘讀了能夠一笑，那便很好了，切勿以爲我在搗鬼。迎降一文是爲香港星島日報而作的，刊出時曾有後記一段，現在把它刪去了，總之，這篇文章要說是描寫明末，則毋寧說是看看現代人的臉嘴吧！

是爲跋。

（廿九年一月廿六日，記）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2 95388

宇宙風社月書第二冊

# 吳鈞集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再版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主編者 周黎庵

著作者 周黎庵

發行人 陶亢德

發行所 宇宙風社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桂林桂西路二十四號  
香港擺花街三十三號三樓



一

元